

第一章 緒論

本章緒論共五小節，內容主要包括：研究動機、研究背景、研究預期、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對象、範圍、架構等的討論，以下依序討論之：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研究的開端是研究者本身對社會現象的經驗或觀察而產生探究的欲求，對於嫁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問題，筆者在進入田野實作之前已經有所接觸，事實上，這樣的閩南婦女就在筆者生活週遭，從同事、鄰居，或是同學中都有遇到，從最初單純的婆媳問題的抱怨，到後來的探討，發現這其中的隔閡還存在著族群文化、性格、意識等等的差異。

進入「客家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之後，筆者開始對此問題進行「閩客通婚」議題的研究，也進而從族群研究的論述當中，重新思索這些在族群通婚中的女性角色，這使筆者跳脫單純家庭中的婆媳問題，而嘗試以族群文化的角度來看待這樣的議題。

閩南婦女在嫁入客家家庭後，的確經歷了許多困境與調適歷程，在分享她們種種複雜交錯的情緒之後，有一股為她們寫「口述生命史」的衝動，進入美濃社區的田野調查中，從一位嫁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心裡所喊出來的話：「不要叫我河洛嬤！」雖然這句話很淺顯，但是那種吶喊一直深深印烙在我的記憶裡，然而「河洛嬤」又稱福佬嬤，亦有情婦的意思(徐兆泉 2001)，用「河洛嬤」來稱呼閩南婦女，其實是很不雅的，也不太友善，能理解的是在語言的背後，仍然存在著族群意識，這使得閩客族群在通婚之後，一些閩南婦女在家族關係中經歷了一些因為族群差異而產生的內在衝

突、認同與融合等問題，例如美濃地區的客家庄就認為娶客家媳婦會比較保有客家人的純正血統。

事實上，族群通婚影響了個人、其子女、通婚雙方的族群團體及整個社會層面。這不僅是個人的婚姻問題，族群通婚已牽動著社會人口結構的發展，當然也使族群文化的發展面臨一些轉變。近年來外籍配偶日漸增加，也引發國內對族群通婚現象的重視，然而本土族群的通婚亦漸漸的普遍化，在強調本土化教育的臺灣，面對閩南與客家文化未來的發展，是否也應該有新的理解？特別是在閩客通婚後的下一代，他們如何去認識所謂「媽媽的語言」——母語。由此觀之，女性在嫁入異文化家庭之後，雖然有其弱勢之處，但亦有其不可忽視的影響力量，她們的認知、認同、態度、抉擇，是深刻的影響著下一代，影響著族群文化發展的重要關鍵。所以，筆者對族群通婚研究，採取女性的立場來探討，主要也在強調女性角色的重要性。在過去的中國歷史中，女性常常成為族群融合的關鍵角色，如唐朝文成公主下嫁吐番，就為了消弭族群衝突與戰役。不少的朝代中，通婚亦被視為族群融合最佳的策略，然而，對於族群通婚中女性的角色與其內在衝突，過去歷史資料較少，隨近代的女性研究的啟發，才受到關切。

許多族群研究開始對於女性角色的關注，應來自女性主義（feminism）的思想啟蒙與影響，如女性主義研究者，強調「女性經驗」（women's experience），女性「日常生活」雖然容易被忽視，但它仍然是極重要的議題，一些研究已嘗試運用質性研究的方法來探討女性日常生活的經驗，包括外在組織、物質環境和人際關係，是如何地塑造著女性的生活和認知(胡幼慧 1996)。女性主義使婦女在婚姻中更具有自覺性，但是在女性的自覺中，所經歷的族群通婚後的抉擇與改變又是如何？筆者從嫁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這樣一個女性的經驗角度，來進行對客家家庭閩南婦女的觀察與瞭解。

在田野實作課程中，筆者進入美濃這個最具濃郁客家味的村落，發現女性在面對著族群通婚時，常因為族群差異而產生困境，當然也包括了大陸與外籍新娘。透過深

入訪談的過程，筆者開始認真思考，如何以此議題做更深入的討論，其研究動機來自同理心的觸動，想有個管道為她們發聲，而目的不僅是為這群閩南婦女，事實上是希望從族群通婚過程與族群融合的現象中，為所有參與這樣歷程的女性發聲，也透過女性的立場來探討族群通婚的議題。

第二節 研究背景

一、族群差異與多元文化

在台灣，有關客家社會與文化的研究，一向是過去社會與人文學者較少注意的課題，直到近幾年才慢慢的受到注重，其原因除了客家人口佔總人口比例較低外，過去學術界大多把漢人社會視為是一個在社會與文化上同質的單位，「客家」常被視為中國社會與文化的一個次文化(徐正光：1997)。

所以關於閩客族群文化的差異性，過去較少被重視，直到 1980 年代後期才有所改變，當客家族群成爲一個獨特的研究課題時，本省族群關係的差異性研究才開始受到關切，這些概念從「本省/外省」差異到「閩/客」、「原/漢」的差異，臺灣多元文化的概念才逐漸展開¹。客家文化與閩南文化雖然可同屬於早期移民臺灣的漢文化或本省族群²，然而兩族群系統，在語言、傳統習俗與族群性格上，仍然是具有差異性的，這樣的族群差異性，使「閩客通婚」議題仍然可以放在族群通婚的概念下討論。

¹ 長期以來客家族群隱形於閩南族群，早期的客家移民甚至形成所謂的福佬客。王甫昌(2003)在《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一書中，其對族群類屬與想像建構之方式，可以發現台灣多元族群的概念發展。1970 年代，以「本省人」與「外省人」爲區分，1980 年代，認同的概念逐漸跨入族群類屬差異，「閩/客」與「原/漢」，以及之前「本省/外省」分野，「族群認同」逐漸在萌芽。而閩南(福佬)/客家的想像更是台灣多元文化概念的最重要關鍵。閩/客族群之間的分野是在 1980 年代中葉以後出現(王甫昌，2003：63)。

² 閩南、客家族群被視為早期的臺灣漢人移民，在台灣本土化教育發展中，閩南、客家、原住民被視為本土語言，同屬於本省族群，其相對於戰後外省族群的移入。

特別是在以男性為文化傳承主體的臺灣社會，閩南婦女在嫁入客家家庭之後，便形成不同族群文化的交融，在交融的過程中，因為族群文化的差異性，而產生認知上的衝突與調適轉變，這些過程與影響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此外，為避免客家人總是被含括在閩南人之中而被忽視，客家人也希望在本土化意識下，能夠與閩南人從同中取異，而閩客關係的研究不僅代表台灣走入多元族群的年代，也讓我們對臺灣族群的認識能夠更精緻、更細膩。

二、生活環境的接觸

從事田野調查或參與觀察的研究者，往往是從生活的經驗中慢慢導入探索的議題，而本研究也是從生活經驗中的所見所聞，做為研究的背景。由於筆者從小就在客家莊的環境長大，在中壢一帶，可以說是客家人聚集的本營之一，當然，身為客家人的我，對於變遷中的客家文化亦非常的關切，在我週遭就認識了不少嫁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在分享她們的心情之餘，自然對於這樣的女性族群有所瞭解，同時也發現「閩客通婚」對於客家文化發展的影響，以族群融合的立場來看，族群通婚固然有助於族群對立的消弭，但族群通婚會不會使族群文化漸漸失去原有的特質，從觀察社會的現狀而言，閩客通婚的現象是一直都存在著，而且彼此通婚的意願亦不斷的增強³，這不僅是個人主觀的觀察發現，亦是需要客觀資料的印證，故探討此議題，可以從已經發生的歷史背景、正在發展的現象，歸納出可供未來參考的觀點。

³針對閩客通婚現象而言，依據國科會 1991 年「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的三次綜合調查資料顯示，發現閩南與客家人之間不管男性與女性通婚的情況都愈來愈高（王甫昌 1993：60）。依據內政部「九十一年台閩地區國民生活狀況調查」的資料統計，台灣客家人的內婚現象比在閩南族群的內婚率要低 32.8%，也比原住民族群要低 12.3%，亦即客家族群相較於閩南與原住民的外婚比率較高，而外婚的族群對象就是以閩南族群為主（陳信木 2003：46）。

三、田野調查的延伸

在最初的田野工作中，筆者於 2007 年 7 月隨系所的田野實作課程，進駐美濃地區為期一週，曾經嘗試以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式來進行客家文化考察的工作，也從參與觀察中與個案認識並進行訪談，筆者最初是以此作為專題報告，而探討的主題正是閩南婦女嫁入客家家庭後的困境與調適歷程，在初步的研究過程中，已經發現閩南婦女嫁入美濃地區客家家庭後，存在著不少因為族群差異而產生的婆媳問題，例如「河洛嬖」一詞就是對美濃地區的閩南婦女不雅的稱呼，客家人的排外意識，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客家原本就屬於少數族群，當客家少數族群在面對閩南多數族群的時候，常常面臨族群同化，或隱形化的危機，所以客家族群所形成的自我族群意識也更強烈，在多數族群的壓力下，少數族群為了凸顯自己的存在，往往形成更強烈的族群意識，強烈的族群意識雖然可以凸顯自我族群的存在，然而也讓族群通婚時面臨一些障礙，這些障礙則可能出現在通婚女性的困境與調適中。

經過美濃社區的訪談資料的整理，筆者已獲得不少研究上的收穫，也較容易掌握議題的重心，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下，繼續延伸研究發展的路線，延伸的考察範圍則以筆者較熟悉的桃園地區為主，先前美濃社區提供了筆者一個很重要的田野經驗。

歷史與社會的發展都是影響人文現象的因素，因此與客家社區歷史人文背景（如美濃客家文化、中壢地區客家文化）有關的研究文獻亦有進行的必要。即使同是具有客家背景的族群社區，開發與發展的歷程仍會有差異，這些差異不僅是南北區域的差異而已，也表現在族群之間的互動變化的消長。

一般來說美濃地區受到地形的影響，對外交通開發較晚，因此當地人較為封閉，但他們卻保有較濃的客家風情與文化。劉還月在《臺灣的客家人》提到：「三面環山、一面臨河的美濃，是六堆勢力在下淡水溪最主要的據點，在客家人保守的天性下，依舊保有不少傳統的客家文化，成為許多離鄉子弟心中難以忘懷的鄉愁。」（劉還月

2000：131)。美濃南與高樹鄉為鄰，雖然其餘三面都與福佬人接壤，但因受到群山的阻隔，它比其他地方保有了更多的客家風情，這個人口只有五萬餘的小鎮，是臺灣南部六堆客家村落最北的「六堆」。不同於美濃地區的客家族群發展歷程，中壢地區雖然是北區客家族群的大本營之一，但中壢客家文化特色並不如美濃強烈，「同樣是分佈在桃園南境的客家聚落，中壢與平鎮雖然堅守著客家族群的政治權益，但其客家文化卻已逐漸被福佬文化所取代，不若龍潭、楊梅、觀音、新屋等地，仍保有聖蹟亭、范姜古屋等別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劉還月 2000：257)。



第三節 研究預期

研究的初期，當筆者進入田野考察，尚未發現這些閩客通婚的閩南婦女，她們熟稔的客家話，讓人誤以為就是客家婦女，經過相處才瞭解她們原本是閩南婦女，是透過閩客通婚的閩南婦女，也讓筆者開始思考到，觀察客家文化或客家族群，不能再單單以客家人立場來看，事實上，客家族群中已融入了更多族群，當客家族群面對通婚中不同族群人口的加入，會產生什麼變化，而這些族群通婚中的女性又如何思考自己扮演的角色，都是研究中可以探討的方向，因此關於研究預期的成果如下：

一、透過研究議題，探討閩客通婚所帶來的閩客融合的文化，並從女性立場來瞭解閩客通婚對客家族群的影響為何，讓國人對族群的差異與融合過程能有更深入的瞭解。

二、透過閩客通婚研究的訪談中，瞭解到族群融合中，女性角色的思考方向，探討她們可能發揮的影響層面，如教育或文化傳承。

三、提供後人對客家新文化的瞭解，客家文化也許不再是單一的客家人所創造，

而慢慢藉由閩南婦女的加入，帶來了新的元素與結構。事實上，客家族群通婚的現象日益普遍，除了閩南女性之外，也包括了外籍女性，這些通婚現象都可能使一些客家家庭想維持單純客家血統的想法產生改變，因此客家族群的變化也是值得觀察的。

四、提供後人研究族群融合時，從女性視角來進行觀察研究。國內關於族群通婚中女性角色的質性研究，有越來越重視的趨向，近幾年有關於女性研究的論文成果才慢慢受重視，相信這樣的研究領域是值得開發的，本研究則可補足一部份的女性研究。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 來進行，質性的研究方式是相對於量化研究而言，「質性研究就是一種從整體觀點對社會現象進行全方位圖像 (holistic picture) 的建構和深度的瞭解 (depth of understanding) 的過程；反對將研究現象切割為單一或多重的變項 (variable)，並用統計或數字作為資料詮釋的依據。」(Jacobs & Razavith, 2000 轉引自潘淑滿 2003: 19)。研究者必須在自然的情境中，透過與被研究者密切的互動過程，透過一種或多種的資料收集方法，對研究的社會現象或行為，進行全面式的，深入式的理解⁴。事實上，在族群通婚的研究中，無論是族群同化或是族群認同的歷程，這些狀態都是由不斷變動的社會現象所組成，這些現象往往因為不同時空、文化與社會背景，而有不同的意義，所以對於研究過程所收集的資料詮釋，就較難以用統計分析的量化方式，用數字與數字的關聯性，去進一步推論，在研究過程中，常常須要融入被研究者的經驗中，深入被研究者的感

⁴「質性研究有別於實證主義的科學研究取向，主張社會世界是由不斷變動的社會現象所組成，這些現象往往因為不同時空、文化與社會背景，而有不同的意義；因此，質性研究者在整個研究過程，必須先理解社會現象是一種不確定的事實。通常，質性研究者必須在自然的情境中，透過與被研究者密切的互動過程，透過一種或多種的資料收集方法，對研究的社會現象或行為，進行全面式的，深入式的理解。」(潘淑滿 2003: 18-19)。

受，並從被研究者的立場與觀點，詮釋相關經驗與現象的意義(潘淑滿 2003)。

當筆者進入美濃地區的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也是與受訪者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相處之後，才慢慢的發現她們所存在內心的困境與整個婚後調適歷程，這些瞭解過程的確要融入被研究者的經驗世界中，深入她們的感受與知覺，從她們的立場與觀點詮釋這些經驗與現象的意義。這些個案經驗中，提供了筆者對族群同化或認同不同角度的理解。所以質性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非常重視被研究者個別經驗之特殊性質⁵。

本研究所探討的議題與以上的質性研究特質，有很多契合之處，如研究中所重視的社會脈絡關係，質性研究把重點放在現象與現象的關係，而非強調研究的結果是否驗證了理論假設⁶。因此，從閩客族群通婚現象到族群同化現象，筆者以閩南女性角色來討論，探討的是個體轉變歷程對族群文化所產生的影響關係，重視其歷程變化，而非以其最終的結果來驗證理論，正如質性研究者所堅持的信念是社會是不斷在變動中，是一種不確定的事實，因此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存在著不同的意義，而意義的詮釋，則是站在被研究者，以閩南女性的立場，瞭解她們的內在觀點，透過她們主觀的意識、價值，賦予研究資料更深刻的意義。⁷在國內閩客通婚議題的研究趨勢，大都從女性角色來切入族群通婚的議題⁸，以質性研究方法為主，質性研究中多元、彈性、創造、省思等特質，的確提供給研究女性角色議題的研究者更多探討的空間，而

⁵「Bogdan 與 Biklen(1982)將質性研究之特質歸納六項：一、在自然情境下收集資料；二、研究者不會借重太多外來的研究工具，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主要的工具；三、非常重視研究現象的描述；四、重視研究過程中之時間序列與社會行為之脈絡關係，而不重視研究的結果或產品；五、運用歸納方式將所收集之資料進行分析；六、研究者所關心的是行為對研究對象的意義為何」(轉引自潘淑滿 2003：20-21)。

⁶Neuman(1997)亦歸納六項：一、重視社會脈絡(the context is critical)；二、個別研究的價值(the value of the case study)；三、研究者的誠實(researcher integrity)；四、以建構理論為目標(ground theory)；五、過程和時間順序；六、意義的詮釋(interpretation)。Neuman(1997：331-335)轉引自潘淑滿(2003：1-22)。

⁷關於質性研究與女性主義(feminist)彼此的關係，胡幼慧(1996)則認為，質性的研究法中多元的、彈性的、創造的、省思的、行動的、過程動態的、參與的這類特質，提供女性主義者符合其知識論點的探討空間，質性研究能捕捉被研究者的觀點，長驅直入女性主義者剖析女性或兩性的核心，而女性主義者的質性研究，也同樣豐富了質性研究領域(胡幼慧 1996：8)。

⁸如王雯君《閩客族群邊界的流動：通婚對女性族群記憶與認同的影響》；外籍配偶的研究，如張婷婷《外籍配偶與客家文化傳承》，謝淑玲《在臺客籍「印尼」與「大陸」配偶之客家認同比較研究》，林瑞珍《遠嫁似曾相識的他鄉－廣東梅州客家女子於台灣南部客家庄的生活》等。

本研究亦是延續女性角色議題的質性研究方式，探討閩南女性在與客家家庭通婚後的個體轉變歷程，筆者透過田野調查方式尋找個案，再進一步針對研究個案進行深度訪談。主要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一、文獻研究法：

所有的研究中，文獻研究法是必然要進行的工作，除了與主題相關的研究文獻之外，並輔助以相關的歷史背景文獻，這些主要參考的研究文獻包括族群融合與閩客通婚等議題、客家婦女性格的研究、閩客婦女的比較研究，此外針對客家文化發展亦進行歷史層面的探討，這主要是從過去研究來瞭解族群的現象發展，以便我們可以對主題有更深入的觀察，諸如美濃地區的歷史曾經發生過閩客衝突的事件，雖然這些事件與當今閩南婦女的內在衝突未必有直接關係，但是影響也可能存在著，除此之外，中壢對外交通也比較方便，這使中壢地區客家族群比較有機會融入更多外來族群的文化，在這樣的地區的歷史背景下，當筆者進入中壢地區的田野調查訪談中，也自然呈現了與美濃地區不同的觀點，因此人文地理的發展因素亦是探討族群發展時，不可或缺的考慮因素。

二、參與觀察法：

田野調查對特定文化及社會搜集製作資料、記錄、評價，並以社會或文化人類學的理論，來解釋此類觀察結果的一種研究方法，一般稱為民族誌法，直到二十世紀初，Rivers主張研究者要與他所研究的對象在一起、說他們的語言、研究他們的文化，搜集當地文物、家譜及生活史，並做系統性的記錄⁹。因此，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有更足

⁹「田野調查是從民族誌法 Ethnography 發展而來，原本為社會人類學者以參與觀察的方法，對特定文化及社會搜集製作資料、記錄、評價，並以社會或文化人類學的理論，來解釋此類觀察結果的一種研究方法，一般稱為人種誌或民族誌法，直到二十世紀初，Rivers 才開始強調由有訓練的觀察者直接進行密集的田野工作(intensive field)。Rivers 主張研究者要與他所研究的對象在一起、說他們的語

夠的彈性來適應現代都市環境的特殊情況而保有其完整性。

由於民族誌是一種開放性的觀察及描述，著重探索、發現、反省、彈性，因此筆者先前在美濃的田野調查經驗，主要以開放性的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進入研究場域，雖然筆者本身亦為中壢客家人，但是美濃地區的客家文化特色畢竟不同於中壢地區，所以進駐美濃的田野調查，如人類學家觀察法對部落或區域的文化，進行為期一週探索與瞭解，筆者試著從不同的層面來瞭解當地文化的特色¹⁰。就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為了以內部者的觀點(insider's view-point)，筆者認識了兩位閩南婦女，但是最初從她們一口流利的客家話中，是很難讓人瞭解她們竟然是閩南婦女，這兩位閩南中年婦女，一位是小英(匿稱)來自水里 41 歲，一位是小美(匿稱)來自旗山 55 歲，她們不但熟稔客家語，更對客家傳統文化有很深入的瞭解，透過她們，筆者才更瞭解當地的客家文化，不過這也讓人好奇她們從當時嫁入客家庄到現在所經歷的一些內在轉變。

於是在對方的同意下，筆者進行了初次的訪談工作，這樣的訪談內容主要是針對她們嫁入客家庄後生命的轉變歷程，藉由她們敘述自己生命的故事，來呈現小角落小人物的生命史，其實也很像是進行口述歷史的訪問，初次的訪談中，所使用的方法比較開放，很類似聊天，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達到研究者拋棄個人成見，先以在地人的想法，也就是內部者的觀點進行瞭解，在訪談之後，筆者才瞭解，這兩位閩南婦女在嫁入美濃客家社區後，所經歷的種種心酸歷程，她們都經過了內在衝突困境的掙扎與一番調適歷程。於是乎在這樣一個小角落中，可以發現族群通婚時個體所可能形成的轉變，以及個體的轉變在族群變動消長的意義又是如何。

首先，在美濃地區的觀察經驗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從觀察中發現這兩位閩南婦女

言、研究他們的文化，搜集當地文物、家譜及生活史，並做系統性的記錄。」(胡幼慧 1996：173-174)。
¹⁰根據 Blummer(1969)觀點，人類社會的許多面向，特別是企圖回答文化情境脈絡(cultural context)有關的問題，都可以用參與觀察的方式來探索(轉引自胡幼慧 1996：201)。

幾乎同化於客家族群，除了筆者的觀察，當然訪談中她們自我陳述的內容是很重要的資料。這一次田野調查中，發現了族群通婚所可能形成的同化現象，帶著這樣的經驗，到不同的地區進行考察，是否仍然會有一樣的答案？於是比較鬆散的研究問題逐漸的產生¹¹。

於是筆者帶著過去經驗所產生的問題持續延伸對客家庄或代表性客家聚落群的研究，並進入筆者自身的環境—中壢地區，進行長期的區域考察工作。進行田野調查時，是尋找與本研究主題相符合的對象，也就是「嫁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在取樣上尋找具有代表性的個案，也就是採設定對象的取樣方式，所選擇的樣本以配偶及配偶父母皆為客家人的家庭，盡可能保留客家語言與文化傳統(如飲食、祭祀禮俗等)，並且盡可能以與客家公婆同住的閩南婦女為主要訪談對象，同時田調的過程中，本人也到受訪者的家中，實地瞭解其家庭的實際情況，並對所敘述的內容進一步瞭解。

田野調查也是包括對客家族群的環境的觀察，以及觀察族群與族群間互動與發展的歷程，當然從過去歷史的瞭解，中壢雖然為客家人的範疇，但其福佬化是相當嚴重的，這自然無法與美濃地區同日而語，由於桃園縣的族群分布，北半部以桃園市為主，大多為福佬人，南半部的客家人自然也就以中壢市為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中心¹²。

因此在相同的問題設計下，會不會因為區域的差別性，而產生不同的觀點？這就是進入中壢一帶客家社區可以重新探究的問題。進入中壢一帶客家社區的調查中，發現中壢地區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與美濃有很大的差異，中壢地區雖然是客家人較多的地區，但並沒有濃厚的客家文化，於是筆者又轉往楊梅一帶進行田野調查，楊梅的

¹¹ 在 Malinowski 主張的觀點中，研究者應當先有一個比較鬆散的疑雲問題(foreshadowed problems)，並以此為起點進行廣泛的描述性觀察(轉引自胡幼慧 1996：178)。

¹² 「尤其是二次大戰後，臺灣進入民主選舉的政治生態，福客各半成為桃園縣政治生態界的「恐怖平衡」，而中壢市也就一扮演著政治中心的重要角色，然而，除了政治利益的衝突下，中壢人堅守客家族群的權益外，有關客家的文化、教育……等方面，卻幾近完全棄守，二十世紀末的中壢市，商市間甚至完全聽不到一句客家話，大多數的家庭語言也漸漸被福佬語取代，中壢一帶的客家人卻很少自覺，劉還月認為一個新的福佬客區，也許就要在二十一世紀初成形。」(劉還月 2000：258。)

客家文化比中壢來得更傳統，個案訪談的結果也與中壢有所不同。

筆者進行地區性的田調，一方面，也是想觀察所謂族群通婚的現象，以及客家人對通婚所持有的態度是否也隨區域差異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也針對受訪者所言內容，進行現象面的觀察。並從女性視角來探討族群通婚，個體的改變與家庭、族群的關係。

三、深度訪談法：

通常人類學的民族誌(ethnography)是結合訪談及參與觀察法，對於所探究的社會文化現象進行資料收集的工作，約莫到了一九八〇年左右，這種質性研究導向的深度訪談法，在因緣際會下才再度被社會科學研究社群所接受¹³。質性研究的訪談依訪談問題的設計嚴謹度，將訪談劃分成三類：(一)結構式的訪談(standardized interview)；(二)無結構式的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三)半結構式的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¹⁴。質性研究中的「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ing)又包括：非正式的訪談(informal interview)與正式的訪談(formal interview)¹⁵。

由於筆者最先進行美濃個案的訪談，因此利用美濃田調經驗為基礎，擬定研究範

¹³ 「訪談法在一九二〇年，美國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家就結合觀察、文件檔案與訪談三種方法，來進行都會區生態(urban ecology)的研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訪談法進一步被大量運用在臨床診斷與諮商輔導的工作，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量化研究取代訪談法，成為社會學主流研究方法。」(潘淑滿 2003：135)。

¹⁴ 「結構式的訪談是研究者以預先設計好的問題，去瞭解受訪者的想法、意見和態度，重點在於收集到正確的資料。無結構式的訪談在進行訪談的過程當中，毋須預先設計一套標準化的訪談大綱作為訪談的引導指南，強調在自然的情境中，了解複雜現象或行為背後的意義。半結構式的訪談不像結構式的訪談要針對每個討論的議題預先設計的非常清楚的問題，而常以半開放式詢問問題，半結構式訪談的大綱只是為了讓訪談進行的更順利，所以在引導式的問題之後會緊隨著開放式的問題。」(潘淑滿 2003 年：140-145)。

¹⁵ 研究者在進行質性研究的初期，經常會透過非正式的談話和受訪者建立友善的關係，這些初期所收集的資料，對後來的研究會有相當重要的影響，所以訪談者必須隨時問問題、聽答案，並詢問質疑的地方。當研究者與受訪者建立較為熟悉的關係，或訪談的議題有較明確概念之後，訪談就會趨向正式。正式訪談進行過程，每個問題都可以依受訪者特色或訪談當時的情境，彈性運用與調整。過程中盡量讓受訪者在自然的情境中，充份表達其看法與意見(潘淑滿 2003：145)。

疇。最初在美濃地區是先透過非正式的談話和受訪者建立友善的關係，然後進入正式訪談，然後再針對問題進行深入訪問，開始時屬於無結構式的開放性訪談，應用自然的情境，與受訪者自由的互動，經過美濃地區的田野研究工作訪談資料整理之後，問題也比較清楚的浮現。

但筆者無法確定，如此相同的問題在不同的區域是否會得到同樣的結果。因為這個疑點，於是便將田野調查的工作，轉向桃園南半部地區，一方面中壢為筆者本身的居住地，方便於進行社會與人類學的觀察法，由於中壢為都會型地區，而閩客通婚普遍，有利於取樣，最重要的是情境有了改變，這些通婚的閩南婦女受訪者態度是否也會改變，是研究觀察的主要重點。經過中壢地區的訪談樣本後，筆者又考慮在楊梅一帶尋找類似個案進行訪談，這主要是楊梅的區域特性又不同於中壢地區，而且區域差異也代表情境的差異，本研究採集美濃、中壢、楊梅三個主要區域所收集的樣本，進行分析比較。

在地區的方面，因為包括了不同區域的田野考察，筆者首先以美濃地區的田野經驗為基礎，設計問題大綱，針對設定好的研究對象進行深入訪談，研究的訪談採取半結構性訪談導引取向，訪談者提供提綱挈領的問題，引發受訪者訪談的情緒，使其在有限的主題下充分自由發揮。因此，中壢、楊梅的訪談就針對所設計的問題大綱進行訪談。

潘淑滿(2003)認為完整的質性研究訪談是由一系列的步驟組合而成，這些步驟包括：(一)發展研究主題階段；(二)研究設計階段；(三)訪談工作之預備階段；(四)訪談進行階段(潘淑滿 2003：147)。本研究第一階段，筆者是在第一次美濃田野調查中所產生的問題意識而發展出研究主題，透過研究主題的確定之後，才擬定研究設計的訪談大綱，研究的問題設計包括六大方向：(一)生活差異的衝突；(二)語言溝通的困境(三)族群差異的衝突；(四)改變和調適歷程；(五)決擇與族群認同；(六)族群未來的影響。

訪談問題大致如下(詳見附錄)：

(一)生活差異的衝突包括：重大節日與祭祀儀式、風俗禁忌、飲食習慣、價值觀念、對族群的認同感、客家人對閩南媳婦的角色觀感，以及其他意見等。

(二)語言的困境方面的訪問問題，如「您會客家語嗎？多久學會客家語言？」「不會客家語時，與家人或鄰居相處，有遇到什麼問題嗎？」

(三)族群差異的衝突的訪問問題，如「您認為客家人的性格跟原本自己閩南人的性格差異為何？有沒有難以接受的地方？客家人的性格優缺點？閩南人的性格優缺點？」「會感受到客家人的排外嗎？客家族群對於娶了閩南人的看法為何？您認為客家人對閩南媳婦的看法為何？」「內心是否曾發生族群認同的問題？認同自己是客家媳婦嗎？您認為當客家媳婦和當閩南媳婦的差異是在哪裡？如何才能成為標準的客家婦女或媳婦，依您的觀點與看法？」

(四)改變和調適歷程的訪問問題，如「您覺得自己嫁到客家家庭最大的改變是什麼？」「關於前面所提到的不適應狀況如何調整？適應？多久後您覺得真正適應並融入客家家庭？」「您覺得嫁入客家家庭到現在最難調適的部份是什麼？您如何克服？」

(五)決擇與族群認同的訪問問題，如「您覺得自己應該完全接受客家文化成為客家人心中標準的媳婦？還是保留自己就是閩南人的特質，讓家人來瞭解閩南文化？」「進入客家家庭之後，接受了兩種不同性格與文化的家庭，你希望是完全融入客家文化？還是保留自己的閩南文化給下一代？」

(六)族群未來的影響的訪問問題，如「您認為閩客通婚下，您的小孩是什麼族群的人？如果孩子問您，他自己是哪一個族群，你會如何回應？他們的反應如何？」「您教育下一代時，會強調客家文化嗎？還是強調閩南文化？或是淡化族群意識？您對此的想法是？」「你覺得自己有影響原本的客家家庭嗎？你影響了什麼？」

當研究主題與問題設計完成後，筆者再次進入中壢地區進行第二階段的田野調查

工作，由於發現美濃與中壢的田野訪談經驗差異甚大，特別是受訪者所表示的觀念與態度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筆者又再次選擇楊梅地區，進行第三階段的田野調查的訪談。在三階段的田野調查的訪談經驗中，美濃地區階段，筆者使用較開放的訪談方式，並沒有特別設計問題，只是知道受訪者的閩南婦女身份，而得到一種觀察者的發現，發現一些族群通婚時，女性角色所經歷的一些改變過程。

第一階段的美濃田野調查的經驗提供了筆者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的形成；第二階段，中壢田野調查的訪談則是帶著問題意識，並設計研究問題，針對取樣的受訪者，進行訪談；第三階段，楊梅田野調查的訪談則是經過前兩次差異的比較後，再追加的田野調查，至於選擇楊梅區域的主要原因，一是楊梅離筆者居住地不遠，方便田野調查，二是楊梅剛好是介於美濃與中壢之間，楊梅沒有美濃鄉村濃厚的客家風情，也沒有中壢都會區嚴重的福佬化，筆者試圖在美濃與中壢差異極大的區域，尋找一個中間值的區域樣本，因此考慮在楊梅進行田調工作。

第五節 研究對象、範圍與架構

一、研究對象：本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嫁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包括美濃地區 2 位，中壢地區 6 位，楊梅地區 5 位，共 13 位，年齡從 30~60 歲，婚齡從 4~39 年，教育程度從國中到大專，其中有七位與公婆同住。

二、研究範圍：礙於研究者本身時間空間的有限，研究的範圍主要以北部區域為主，即中壢、楊梅一帶，其他區域，例如先前美濃的田野調查經驗，為本研究的初期參考，選擇上考慮以客家村的區域，以及客家人比例較高的地區，做為田野考察的範

疇。

表 1-1 研究對象資料列表

編號	個案	地區	年齡	婚齡	教育程度	職業類	與公婆同住	小孩人數
A1	小美	美濃	57	25	高中	家管	同住	3
A2	小英	美濃	42	7	大專	教育	同住	1
B1	小融	中壢	41	12	大專	教育	同住	2
B2	小珍	中壢	35	4	大專	公	曾同住	0
B3	小惠	中壢	34	5	大學	商	同住	0
B4	小淑	中壢	45	22	大專	教育	否	2
B5	小兆	中壢	43	18	大專	家管	已逝	2
B6	小婷	中壢	40	10	大專	商	是	2
C1	小娟	楊梅	60	39	國中	家管	同住	2
C2	小華	楊梅	52	25	高中	工	同住	3
C3	小青	楊梅	42	18	高職	工	同住	4
C4	小絹	楊梅	41	14	大專	工	是	3
C5	小錦	楊梅	40	22	高職	工	是	2

三、研究進程(研究流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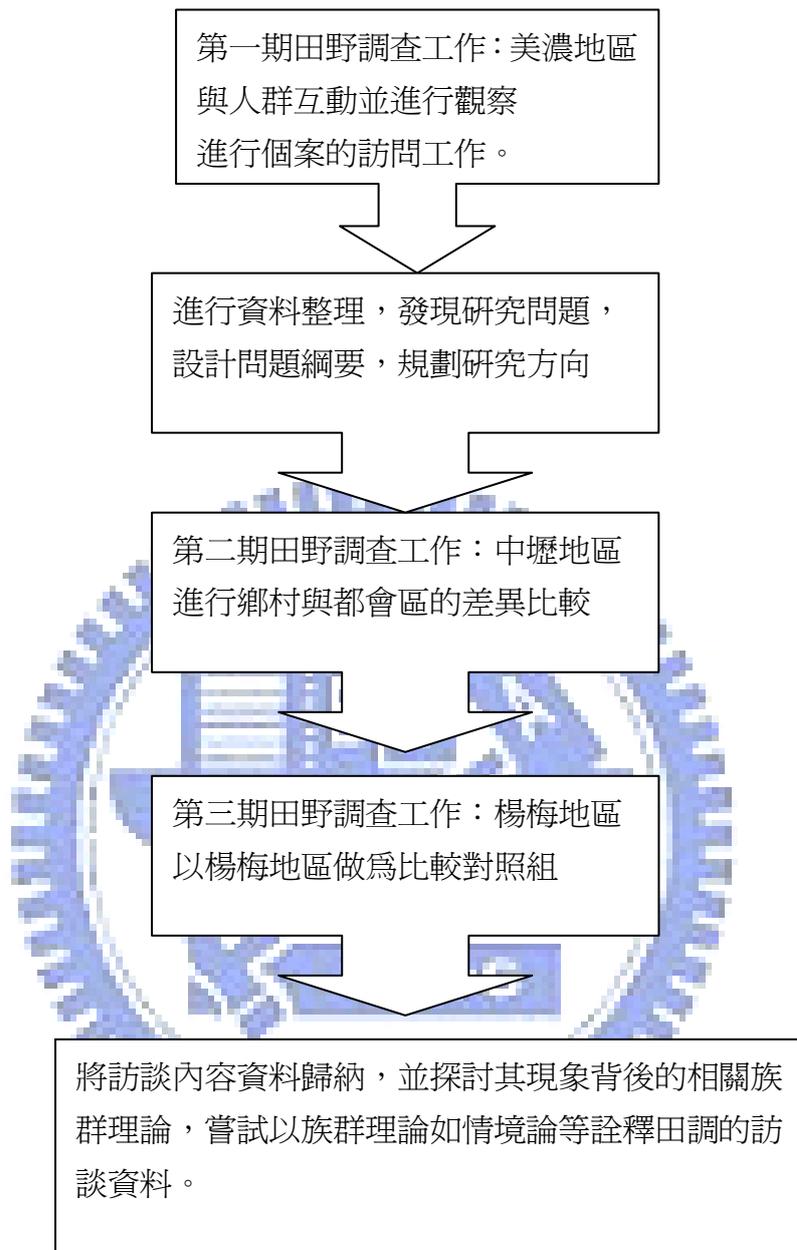


圖 1-1 研究流程圖

四、論文架構

論文共分成五章，第一章為緒論，主要包括：研究動機、研究背景、研究預期、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對象、範圍、架構等的討論。

第二章為文獻與理論探討，文獻探討共分成五小節，討論面向包括了閩客通婚及客家通婚的女性角色、族群通婚研究、族群身份認同與客家身份認同、閩客女性研究、困境與調適歷程，所探討的族群理論主要包括：原生論(primordialism)、情境論(situationalism)等。

第三章為個案說明，主要說明個案的情況，並從十三個案選出較具代表性的八個個案。在美濃地區所訪談的個案共有兩位，在中壢選擇三個訪談個案，楊梅地區也選擇三個訪談個案，訪談主題包括：族群差異、生活衝突、語言困擾、改變和調適歷程、對下一代教育的影響等等。

第四章為個案分析與討論，首先由困境與調適過程進行討論，其次從個案例子來探討自我改變歷程中的抉擇與轉變，接著討論她們對族群身份認同的態度如何？最後則是探討閩客通婚與族群融合的未來發展樣貌。

第五章為結論，綜合個案探討中所發現的現象，包括影響個案面對困境的態度與處理方式、個案閩南婦女的態度與改變，以及其對下一代教育的影響是什麼。若從女性對家庭教育的影響層面來看未來客家文化的發展，而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存在於閩南婦女對族群文化所持有的態度與看法，從訪談資料的整理，來歸納出個人觀點。

第二章 文獻與理論探討

本章文獻探討共分成五小節，討論面向包括：閩客通婚及客家通婚的女性角色、族群通婚研究、族群身份認同與客家身份認同、閩客女性研究、困境與調適歷程。所探討的族群理論主要包括：原生論(primordialism)、情境論(situationalism)等。

第一節 閩客通婚及客家通婚中的女性角色

在探討閩客通婚議題的文獻中，王雯君(2004)於《閩客族群邊界的流動：通婚對女性族群記憶與認同的影響》研究中，探討了閩客通婚的女性對於族群認同的看法，並且從女性的族群記憶觀點來分析閩客族群邊界流動的過程，其於 2005 年發表的〈婚姻對女性族群認同的影響－以台灣閩客通婚為例〉，也是以閩客通婚中的女性角色來切入研究的主題，其主要探討的主題，就是閩客通婚以後，女性在不同情境中改變族群認同的過程。

因為近年閩客通婚的情況普遍，因此閩客的族群互動，以及閩客的族群身份認同，漸漸受到重視，特別是對於閩客通婚的女性而言，其感受將更為深刻，而女性角色亦是族群建構的重要關鍵，王雯君除了分析婚姻對女性的文化適應與族群認同的影響以外，也討論她們對下一代的族群認同以及語言教育的觀感，其研究發現不同族群、世代的閩客通婚女性，對族群認同的態度呈現多樣性的變化，她們的族群身份認同會隨情境的改變而轉變。

然而，王雯君所探討的女性角色是雙向的比對(閩女嫁入客家；客女嫁入閩家)，研究的重點是在於女性對族群的記憶與認同，而本研究則是選擇單項(閩女進入客家)，探討的重點在於通婚女性在面對族群融合的情境下，如何經歷內在衝突與其調適歷程，並深入受訪者的內在心理歷程而加以剖析，以內在衝突與調適歷程為核心，

討論女性在經歷族群通婚後的改變過程以及其行為抉擇，討論對象以客家家庭閩南婦女為主，探討閩南女性的調適方式，同時也藉由通婚中的女性角色，來瞭解她們對族群文化的影響程度。

此外，近年來臺灣的跨族群通婚的下一代，已經成為臺灣的重要族群人口，因此通婚女性在臺灣生活所面對的種種問題，已引起社會廣泛的注意，特別是客家庄裡的外籍配偶數量也日益漸多，如林素朱（2003）由閩客通婚的經驗看婦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她以自身的經驗說到自己十二年的閩客通婚是在觀念衝突與調整中渡過的，但是她發現了客家族群近年來有很大的轉變：

這十二年來，我這個閩南女性經歷了一個客家族群在現代社會中的重大轉變。我看到了這裡的客家人從不太習慣閩客通婚，到接受甚至歡迎閩客通婚，再發展到目前外籍新娘滿街跑的情形，不禁讓我訝異客家人觀念的改變和心態的調整，原來也可以有這麼大的彈性。（林素朱 2003：136）

從林素朱這位閩南籍媳婦的自身經驗，可以瞭解因族群的不同，生活習慣和價值觀念是必然存在著差異，然而隨著時代資訊的進步，客家族群與其他族群的通婚現象趨向普遍，這樣的客家族群通婚現象，與過去客家人的排外意識，已經有很大的轉變。客家族群的觀念逐漸開放，在面對不同族群的加入，客家族群的文化變得更多元更豐富，但也可能面臨逐漸被淡化被稀釋的危機，而這些新加入於客家族群的其他族群女性，會為客家未來的文化發展帶來怎樣的變化，這是值得探討的。

在客家族群通婚中，一些外籍配偶或大陸配偶不僅扮演著生物傳承的角色，同時也肩負著客家文化傳統的延續，她們慢慢的成為了客家文化傳承中重要的角色，林瑞珍(2004)的研究對象是嫁入臺灣客家庄的廣東梅州女子，其發現台灣南部客家人與廣東梅州的兩岸客家通婚現象中，有高度族群文化親近關係，容易產生共同的族群血緣身份認同，因此廣東梅州女子比其他外籍配偶較能傳承客語與延續客家文化，儘管在

整體的文化中她們屬於弱勢地位，但她們仍然擔任著傳統價值與文化傳遞的重要角色，所以不可忽視通婚女性對文化傳承的影響力。另外，張婷婷(2007)在研究外籍配偶與客家飲食文化傳承的關係，發現外籍配偶的烹飪方式會受限於客家家庭對於食物料理的看法，如客家家庭中若不習慣異國料理，那麼外籍配偶就必須入境隨俗的學習以客家菜為主的烹調，如果客家家庭對異國料理接受度較大，那麼異國口味就容易發揮在家庭烹調之中，其中與公婆同住與否是影響外籍配偶在傳承客家飲食文化的重要條件，因為客家婆婆往往會教導外籍配偶家中的食物料理方式，以傳承客家的飲食文化。

客家族群的通婚對象，除了閩南婦女與外籍配偶之外，尚包括原住民女性，彭尉榕(2004)針對原客通婚中的花蓮地區原住民女性進行研究，發現原住民婦女婚後必須面臨的問題包括：語言溝通、宗教信仰、性別分工的差異性，以及婆媳的問題等，研究發現族群身分的認定與認同的轉變受到情境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如世代觀念、地域差異、政治法令、優惠政策以及族群意象等。

當然，以上的研究都與客家族群通婚中的女性角色有關，其中主要對象包括有：閩南女性、外籍配偶、大陸配偶和原住民女性，從這些個案中，可以發現客家族群對於通婚對象，所包括的族群越來越廣。這些研究內容都提供了客家家庭通婚中所面臨的問題，同時也提供這些通婚女性進入客家家庭後的觀感與態度等資訊，當這些通婚女性進入客家家庭之後，對下一代的影響也必然是存在的，有關閩客通婚的下一代，鍾易達(2006)以生命歷程研究及敘說分析為研究方法，進行探索自我以及族群認同的生命故事，藉由父、母與子三者生命故事的探索，探討生命經驗與社會文化脈絡間交雜的關係，並了解相互的影響，其中的家庭組合(閩母、客父)，也恰巧和本研究的家庭關係相同，我們可以從鍾易達的研究中，瞭解閩南媽媽對下一代族群身份的認同的影響是存在的，閩客通婚的下一代，不只是單單採取客家父親一邊的客家族群身份認

同，閩南母親這一邊的閩南族群身份認同也同樣重視，由此可知通婚的下一代會對父母血緣關係的族群身份同時進行思考，該論文內容至少說明了母親的族群身份也是會影響下一代的族群認同，所以通婚的下一代是可能產生多重的族群認同，而這部份也是本研究訪談與探討的內容之一，筆者針對閩南婦女的族群身份認同及下一代教育問題提問，希望瞭解受訪者所持有的態度為何。

上述相關研究的對象雖然不同，探討的角度卻有類似之處，她們均為嫁入客家家庭中的女性，這些婦女在家庭中所扮演的，主要包括媳婦、妻子與母親，在這三種角色中，她們面臨了怎樣的衝突與困境，這是研究雷同之處。綜觀以上研究，除了王雯君與本研究關聯性較強，其餘則為次要相關的研究文獻，然而在王雯君的兩份論文當中，探討的範疇是以族群身份認同為主題，而本文則是深入閩南婦女個案的困境與調適歷程，並嘗試了解個案的困境、調適歷程與族群身份認同關係，這點是過去研究較少著墨之處，因此筆者認為有開發的空間。

第二節 族群通婚研究

閩客通婚在過去較少被討論，以過去閩客族群的互動經驗而言，客家人與閩南人在外形上差異不大，只有語言差異是唯一容易辨認族群的方法，所以客家人多半選擇隱藏自己的身份，故客家人又被稱為「隱形的客家人」，雖然客家人與閩南人外觀特徵差異不大，但在家庭關係中，不可否認的是彼此族群文化的差異性是仍然存在的，所以對於嫁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而言，她們是以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家族內的閩客族群差異呢？這便是本研究關心的議題。

閩客族群之間在長時間的互動之後，族群之間可能逐漸淡化原有的族群界線而走向融合，也可能彼此仍持續保有族群特色而共存，或者是產生了另一文化特色。隨著閩客族群的通婚，無論是族群人口、文化、觀念的形成都微妙變動著，這些微妙變動

是族群關係研究重要課題。

相關於臺灣族群通婚的研究中，最早有王甫昌的研究(1993)〈光復後台灣漢人族群通婚的原因與形式初探〉、(1993)〈族群通婚的後果：省籍通婚對於族群同化的影響〉、(1998)〈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等。王甫昌主要研究省籍通婚，探討族群通婚後的族群之間的變化。王甫昌將省籍通婚議題分別以同化論(assimilation)與多元論(pluralism)的觀點來論述，認為省籍通婚會產生同化與多元的發展結果。王所指稱同化論的主要論點是認為族群通婚會導致族群之間的同化，不同族群在長期相處之後，文化會漸漸融合、心理上也會產生認同感，所以通婚是消弭族群之間的界線最重要因素，例如 Stephen(1991)與 Steven(1985)等研究就認為族群通婚的確對於下一代子女在族群身份認同及文化同化上有顯著的影響力，因為通婚不僅是生物性的同化，對族群的影響也是多層面的，通婚為下一代提供族群同化的條件，使下一代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色，如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語言等(王甫昌 1993)。

相反的，王所指稱多元論者如 Cohen(1983) 與 Abla(1990)的觀點，則認為通婚雖然可以造成族群的文化同化，但是未必形成族群認同的轉移，所以不同族群之間的互動只是對多元文化差異的彼此包容，但是族群界線未必因此消失，弱勢族群的族群意識反而容易增加，即使族群有融合的情形，少數族群仍然認為自己屬於一個獨特的族群，由於個人主觀的族群認同仍然足以維持一個族群的存在，因此個人主觀認同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王甫昌 1993)。

族群發展理論固然是本研究中重要的理論基礎，但在探討女性在通婚過程中價值觀念、態度的轉變，以及她們所處的困境與調適歷程，所強調的仍然是過程，以及對現象的觀察，並不是結果的理論驗證，特別是在族群認同上，仍然存在著許多變因，王雯君(2005)認為，無論是同化論或是多元論皆不應該假設人們只能有單一的族群認

同方式，所以王雯君從族群情境論的觀點，發現個體在不同情境下，其族群身份認同會進行改變。此外，國外學者的研究，如Coolies White Stephan 與 Walter G. Stephan(1988)也發現通婚下的子女容易產生多重族群身份的認同，他們不侷限於單一的族群身份認同，而Alba and Chamlin(1983)則認為，通婚下子女的族群認同取向可能與其成長年代的觀念、教育文化以及居住環境等影響有關係(轉引自王雯君 2005：125-126)。如前述鍾易達(2006)以自身經驗做為研究內容，發現了自己客家父親與閩南母親，影響他在族群身份的認同，容易面臨多重選擇(如客家與閩南的兩種身份認同選擇)。

因此族群通婚提供了個人在選擇族群身份認同時更多可能改變的因素，通婚女性對族群通婚所持有的態度是採取自我族群身份的移轉(例如偏向於夫家的族群身份認同)，或是增加自己另一個族群身份的認同(例如使自己有兩種以上的族群身份)，或仍然強烈堅持原本自己的族群身份(例如保有自己血緣關係的族群身份認同)，這些都有助於我們更瞭解通婚女性對下一代教育的態度為何。

然而從族群通婚研究中，也發現了學者在理論上的轉變，從同化論、多元論，一直到情境論，學者們愈來愈重視到個人的主觀認同，並從個人的主觀來思考族群身份認同的問題，這使得單純以血緣做為族群身份認同的因素，已經顯得不足夠了。因此筆者也藉由個案的主觀認同來進行討論，這樣的主觀認同是指她們在情境的改變下，對族群身份認同態度上轉變的可能性。

第三節 族群身份認同與客家身份認同

由於近代族群理論的論述受「認同」(identity)概念影響而有變化，因此族群研究理論典範也從過去的「原生論」(primordialism)漸漸轉變到所謂的「情境論」(situationalism)。原生論的學者認為人一出生時的根本賦予，例如血緣、祖源、歷

史經驗、文化語言或宗教等，才是族群團體形成與凝聚的主要原因，因為這些因素促使彼此情感像親屬關係般根深柢固。然而 1960 年代以後發展的情境論則認為血緣和共同文化未必是導致族群認同與凝聚的唯一原因，族群身份認同有更多內涵需要被重新解釋，特別是當社會形成普遍的族群通婚之後，族群身份認同會走向多元的選擇，因此族群認同概念將從過去的僵化，轉變成為更有彈性的思考模式(王甫昌 2002；王雯君 2004)。王雯君(2005)指出族群認同將不只是存在客觀本質論的血緣文化認定，更著重在主觀自我認同的選擇，特別是情境論的認同論述強調族群認同不再只是固定不變的文化內容，而是會隨著社會脈絡改變，而通婚族群，也會在不同文化互動下改變族群身份認同態度。Joane Nagel (2003) 認為個人的族群認同會受情境影響而進行妥協，個人的族群認同不僅是決定於個人主觀的因素，外在環境對個人也會產生影響，所以個人可以擁有多重族群身份認同的組合，在面對不同的情境下，個人可以選擇適合的族群身份認同，所以族群認同的形成是情境下的妥協與建構(轉引自王雯君 2004)。

情境性族群認同包括結構與認知面向。結構面向的情境認同受到族群關係互動的外在社會情境影響；認知面向的情境認同，指向個人的主觀認知，這與個人對文化的瞭解或學習有關，個人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下，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身份認同。情境論者提供一個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族群身份的認同是可以因為情境而改變的，情境論者強調了個人主觀認知的意義，認為主觀認知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這種族群身份認同的轉換概念也影響了族群界線的移動，使族群界線不再是固定不變(王雯君 2004)。如果說族群身份認同並非一成不變，那麼族群團體的本身又該如何界定？族群團體是一個確定的實體嗎？王甫昌(2002)的族群研究就指出族群團體並不是一個存在實體，而是被族群意識所界定出來，所以僅僅以客觀文化特質或血緣連帶並不足以構成一個族群團體，它需要主觀族群意識的社會建構，所以王甫昌又進一步指出所謂族群

意識(ethnic consciousness)是需要某一族群成員對自己族群特質與存在產生覺知，同時表現出忠誠度，因此族群團體是族群互動過程中所建構出來的主觀意識。但族群區分仍然需要某些重要的文化特質為基礎，溫美芳(2006)認為族群意識往往是弱勢的群體透過某種族群運動建構而產生，其發現了客家族群容易透過某些特徵屬性、族群記憶或儀式活動等，激起彼此的族群認同意識。溫美芳亦指出客家人經過跨族群婚姻這層社會邊界的流動後，仍然能喚醒自己客家認同記憶，以及強烈的客家族群認同感，其研究分析客家族群的認同情感，發現了父親的客家人身份，容易對子女的認同感產生顯著影響，家庭中的客家身份認定、客語教導、親友互動，及對客家文化之關懷，演唱客家歌曲、參加客語課程等等，都對個體的族群認同感有正面的影響。可見客家族群的認同情感與家庭、文化、語言有多重密切的關係。

建構一個族群意識的認同因素，包括了血緣、教育、文化等面向。謝淑玲(2005)發現客家族群在通婚上，仍然存在著對配偶高度的客家認同期待，這樣的客家認同，除了血緣、祖源，當然還包括了對語言、文化、生活等等的認同，因此謝淑玲發現「大陸」配偶的客家認同相對於「印尼」配偶高，大陸配偶在相同客家祖源與語言文化下，比較能適應臺灣的生活，因此相同的客家族群背景有利於不同國籍的婚配。其指出客家認同，除了認同血緣屬於客家族群外，也包含著對客家話、客家宗教信仰與客家文化等多面向的認同。

而本研究對於所謂客家族群身份認同的觀點，認為「情境論」與「原生論」相比，「情境論」的認同觀點則提供更廣泛的探討空間，這種客家族群的身份認同是不一定從血緣上來認定的，它還包括了語言的學習、文化的傳承、生活的傳統模式等等，特別是情境論可以展現在閩南女性本身的主觀意識與個人的多重選擇上(因為情境論主張個人可以擁有的多重族群身份認同的組合選擇)。由於客家的族群意識存在於弱勢族群的危機感中，客家通婚中男方家庭普遍的期待是配偶能融入於客家文化的傳承，

因此閩南女性在嫁入客家家庭之後會不會隨婚姻家庭的需要，而改變或增加自己的族群身份？這是研究中所要探討的方向之一。不過隨著社會觀念的開放，女性自主的意識抬頭，「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觀念淡薄，過去傳統客家婦女的勤儉刻苦、相夫教子、服侍公婆的特質，也隨著新一代客家女性價值觀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再加上閩南人屬於臺灣多數族群，閩南女性並不同於外籍配偶（註：外籍配偶在客觀族群環境上屬於弱勢），閩南女性會選擇男方家庭「客家族群身份認同」的期待，並與客家家庭形成語言與文化的融合，還是她們要堅定自己原有的族群特質，讓客家家庭發展出多樣的族群文化風貌？或者是她們會跳出客家人與閩南人的族群框架，而以更大的族群概念—「都是臺灣人」的觀點來做解釋呢？顯然在通婚邊界流動中的女性，必須面對更多的選擇，當然這也影響了閩客通婚的下一代，他們是如何解釋自己的族群身份。

本研究主要採取前人在族群通婚研究中所使用的族群情境論的觀點，來探討客家家庭閩南婦女所持有的族群身份認同態度，嘗試著分析閩客通婚對閩南女性的族群身份認同的影響為何。

第四節 閩客女性研究

在閩客女性差異比較部分，莊英章(1994)就提到傳統的客家婦女展現與眾不同的風格，在於客家婦女不纏足的習俗，這使得她們可以不讓鬚眉地下田工作，與男性在經濟市場上一較長短，同時客家婦女不侷限於家庭及子女養育的任務，可以較不受其丈夫的支配。而閩南婦女則因纏足的限制，一切的活動幾乎均限於家屋中，較沒有能力可與男性競爭或改變附從依賴的處境。然而客家婦女不纏足，從事勞力活動，並未帶來客家婦女在家庭中較高的地位，張維安（1994）在客家婦女地位研究中發現，勞動參與對客家婦女地位提升影響不大，客家婦女在家中地位，反而是不如閩南族群的

婦女。如客家人牌位所登載的是家族世代男性的諡號，而女性卻往往有姓而無名，僅賦予「儒人」尊稱，客家女性充其量只代表生產養育功能的附屬，客家婦女在夫家扮演生殖後代的功能性角色，在整個宗族身份與社會文化中根本無地位可言，一切權力的擁有者、資源的分配者、實質意義的地位者都是以男性為主，所以不論意識形態、制度文化、生產活動等方面，都可發現傳統客家社會中男尊女卑的事實(邱彥貴、吳中杰 2001)。

不過關於纏足與否已經不再是閩、客婦女的主要差異，倒是現代化男女平權與教育一般的提升，閩、客婦女不再像過去差異鮮明，因為閩南婦女不再受纏足習慣的影響，客家婦女形象也慢慢的在新世代中轉變為新的圖像。有關當代客家女性角色的研究部分，可以發現近代客家女性身份逐漸的提升，賴碧華(1992)研究客家已婚婦女家庭角色與生活滿意度，分析結果發現客家已婚婦女的家庭角色不論在決策權力、金錢管理及財務分工上，與過去的傳統客家女性比較後，發現均有偏高的趨勢。關於客家女性的傳統美德形成的背景，李竹君(2002)認為所謂客家女性的傳統美德是一套女性在面對社會環境所衍生的一種外在形塑和生存策略，事實上客家女性形象並非一成不變，因為客家女性勞動是受到父權思想及現實生活的壓迫，因此李竹君發現了現代客家女性意識抗拒和改變的可能性，例如在家事分工上、宗族地位上，或是財產繼承權上，現代客家女性在發現傳統習俗性別不平等的待遇下，不再一味的承受，而是趨向於追求男女平等的立場。

客家女性受傳統性別影響，承擔較多的勞動和不平等的待遇。這些不平等隨時代觀念的改變而有所轉變，現代客家女性的思想已經和老一輩的客家女性不同，陳明惠(2005)的研究是以美濃客家女性為樣本，將她們共同與差異性做分析與比較，發現客家女性並非同質性，其中學歷高低、原生家庭的社經地位、外來文化接觸都影響了美濃客家女性的價值觀念。陳明惠認為客家女性角色特質隨著時代背景、情境差異改

變，如世代差異下，年輕女人是違反傳統規範(如女性必須承攬所有勞動性家務、繼承權只歸屬於男性、宗祀男女地位的平等問題等等)，老女人則是捍衛傳統價值，其中學歷愈高的客家女性愈有機會與能力擺脫客家文化傳統的規範，因為她們容易獲得更高的社經地位，而不需依賴家族傳統，可見在世代變遷下，客家年輕女性與年老女性的觀點呈現差異性。而葉怡文(2004)亦從性別與族群的角度，來檢視台灣客家婦女的社會地位，認為隨著台灣社會的變遷、女性意識的覺醒，台灣客家婦女的傳統觀念也受到影響，客家女性有比以往更強的女性自覺。陸緋雲(2002)則從女性主義等多元角度探討客家婦女社會地位，發現客家婦女的地位比過去更高，也更具獨立自主性，不再是一味依附於傳統價值。然而客家女性雖然希望擺脫舊觀念與形象的束縛，但仍然是具有高度的客家認同，林善垣(2005)以客家歌謠合唱團的個案研究為例來探討台灣客家婦女，研究發現客家女性的認同是客家族群認同先於女性族群認同，可知客家女性仍然有高度的族群身份認同意識，而本土化運動也使客家女性積極傳承客家文化與語言。

以上研究的共同點都發現客家女性的傳統印象有了轉變，如年輕的客家女性未必把勤勞節儉視為客家女性必要的條件，年輕的客家女性比年長的客家女性，更具有女性意識的覺醒性，年輕的客家女性追求男女平等立場，年長的客家女性以傳統勤勞節儉為美德。這些研究都給予客家女性的角色定位有更新的詮釋，研究者都極力擺脫過去客家女性的傳統印象，而給予客家女性有更新的圖像，如高社經地位與高學歷的新世代客家女性，已經不再是過去勞動的傳統客家女性印象。

雖然如此，傳統的客家婆婆在遇到現代的閩南籍媳婦又會產生怎樣的觀念差異呢？而面對客家婦女傳統圖像時，閩南籍媳婦是否也被要求刻苦耐勞、勤儉持家呢？在過去客家婦女的形象是非常鮮明的，她們的刻苦耐勞、勤儉持家等等，都是客家婦女被刻印的形象表徵，閩南籍媳婦要如何看待客家人心中所喜好的客家媳婦？閩南籍

媳婦會努力使自己成爲傳統形象的客家媳婦，去融入於客家族群？還是會排斥這樣的比較心態，堅持自己仍爲閩南女性？族群通婚會因而改變族群身份的認同嗎？閩南女性在嫁入客家家庭後，面臨族群文化的差異，她們會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讓自己同化於客家族群的文化中，還是她們將可能改變客家族群的文化？隨著閩客通婚的接受度提高，族群不同所產生的文化差異，是彼此消長的競爭，還是多樣風貌的族群融合呢？這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第五節 困境與調適歷程

在皮亞傑認知發展理論中，關於適應(adaptation)一詞是指個體認知結構與基模會因環境限制而主動改變的心理歷程，在適應過程會發生調適(accommodation)歷程，調適歷程是個體爲了符合環境的要求，主動修改自我原有的認知，使自己適應環境(張春興 1996)。張春興(1996)更進一步指出在生活適應的意義是個體爲了滿足自己的生活上需求，必須排除障礙，克服困難，調適的意義則是個體爲了與生活環境維持和諧狀態，所呈現出態度、觀念等等的改變歷程，所以適應是個人面對所處的環境或社會變動時，爲了滿足自身的需求，所進行的改變，這改變的過程，就是一種調適歷程。

因此，針對生活中發生的困境而言，顏錦珠(2002)認爲調適與同化是一種策略，有助於個人去順應環境並維持心理平衡的歷程，當個人爲了適應外在環境，就必須運用各種技巧，以增進個體與外在環境的和諧關係，這些包括了心理的與情緒的層面都能處在一種良好的狀態中。顏錦珠以東南亞外籍新娘在台的生活經驗爲素材，分析她們在異鄉適應歷程的轉變，首先是困境挫折的發生，這些包括人與環境應對的困境，她們除了一般的婆媳相處問題，也容易產生對新環境的茫然與不安感，因此她們的生

活處於一連串的調適歷程，其中包括了語言溝通、價值觀念的調整、不同文化習俗的適應、如何融入於臺灣在地生活、重新學習等等，她們必須經歷一段調適歷程才能順利展開新的人生階段。本人也發現這些調適歷程的產生主要是來自於生活的困境，這些困境造成了個人內在的衝突，因此個人為了尋求生存，必須發展出一些行為策略(如學習語言、融入於在地的文化風俗、嘗試與公婆相處融洽等等)，其中調適歷程(如調適文化差異與調適個人心理上茫然與不安感)就是一種解決困境與適應環境的方法。莊慧君(2003)則更精確的指出順應 (accommodation)、適應 (adaptation) 與調適 (adjustment) 三詞語的意義，順應是指個體為順合環境需要所發展的行為，調適則是個人適應一般性及可預期性之環境，並取得心理平衡的過程，其中適應著重在心理層面，而調適則包括了價值判斷。由此可知，「調適」包括了較廣泛的範疇，除了心理狀態也包括了思考層面。因此莊慧君在婆媳衝突的研究中將調適意義定義為婆媳之間為了維持和諧互動歷程與滿足身心需求所做的努力過程，另外也說明「調適的心路歷程」是指當事人經歷衝突與調適時的一種心理狀態。因此莊慧君歸納了婆媳衝突的心路歷程以及調適的心路歷程，其中衝突的心路歷程是指心理和情緒狀態，如婆媳衝突的心路歷程為生氣、後悔、委屈、害怕、鬱卒、難過、質疑、矛盾等，而調適的心路歷程則是體諒、忍耐、順從配合、堅持溝通等行動。蔡沛婕(2001)深入探索已婚女性角色轉換(從女兒、妻子、媳婦)的心理歷程，及初為人媳之生活經驗及調適歷程，研究發現當代女性面臨角色轉換的困境會自然發展出因應家庭成員的相處方式，其相處方式也因個案而異，特別是轉變為媳婦的角色，她們在經過自我內在調適後，會開始經營家庭成員良好的互動關係，而這樣的自我轉變歷程是她們必經的調適歷程。

從以上研究，我們發現困境、衝突的發生是形成調適行為的因素，因此在研究調適行為與歷程時，必須先探討其面對的困境、衝突為何？產生這些困境、衝突的背景又為何？在婆媳衝突的研究中，許詩淇(2004)認為外在的婆媳衝突並不多見，內在衝

突的婆媳關係較常見，也就是外在和諧但內在不和諧的「表面和諧」是較常發生的現象，因為婆媳互動初期，會以表面和諧，並且避免外在衝突，作為雙方的首要考量，在婆媳關係偶發的內在衝突發生時，若有轉化的方法，雙方將容易形成實質和諧關係；相反的，婆媳關係如長期停留於表面和諧，缺乏內在衝突的轉化方法，則婆媳關係將停留於表面和諧關係，因此婆媳的內在衝突的轉化方法為影響婆媳關係的重要面向。關於家庭衝突與困境的背景，蘇芳儀(2004)深入受訪者的情境脈絡中，瞭解台灣籍婆婆與外籍媳婦相處的心理歷程，其中種族差異在家庭中凸顯出來，特別是生活最基本的語言溝通及飲食習慣上，往往需經歷磨合期，而隨時代不同，台灣婆婆原本存有尊長的權威地位期待，也與事實存在著落差，可見面臨時代的轉變，婆媳關係的規範逐漸在轉型中。而鄭玉秀(2003)發現台灣歷經現代化之社會變遷後，現代已婚婦女因教育程度提昇及經濟獨立而自主性增強，對婆婆能提供健康知識並調整其生活態度，而婆媳權力也有提前轉移的現象。

閩南籍媳婦在嫁入客家家庭後，難免因為族群文化或生活習慣不同，而有婆媳相處上的問題。閩南女性嫁入客家家庭後所面對的困境與調適歷程，是本研究主要的探討主題，其所面臨的困境與調適歷程不限於婆媳衝突，而且本研究所探討的婆媳衝突是以族群差異所導致的因素，如排外意識或其他先入為主的不平等刻板印象等，其中最主要原因可能與客家族群較強烈的族群身份認同有關，閩南女性很可能在不同面向呈現膠著的困境，筆者將逐一分析這些狀況，以及閩南婦女在面對這些困擾後的態度與選擇，這樣調適歷程很可能都會因為情境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第三章 個案說明

本章主要進行個案情況的說明，本研究進入美濃、中壢、楊梅三個地區，訪談個案對象共十三位，分別為美濃二位、中壢六位、楊梅五位，如表 3-1 所示：

表 3-1 研究對象列表

說明	編號	個案	地區	年齡	婚齡	教育程度
●	A1	小美	美濃	57	25	高中
●	A2	小英	美濃	42	7	大專
●	B1	小融	中壢	41	12	大專
●	B2	小珍	中壢	35	4	大專
●	B3	小惠	中壢	34	5	大學
	B4	小淑	中壢	45	22	大專
	B5	小兆	中壢	43	18	大專
	B6	小婷	中壢	40	10	大專
●	C1	小娟	楊梅	60	39	國中
●	C2	小華	楊梅	52	25	高中
●	C3	小青	楊梅	42	18	高職
	C4	小絹	楊梅	41	14	大專
	C5	小錦	楊梅	40	22	高職

然而一方面由於十三個個案說明使篇幅過長，一方面也由於時間不足，部份個案提供的說明不夠完整，因此本研究只選擇其中訪問較為完整的八位做為個案的代表（美濃二位、中壢三位、楊梅三位）。

在美濃地區所訪談的個案共有兩位，訪談方式由受訪者自由表述，無預先設定問

題，只是在互動與對話中提問以瞭解受訪者的心路歷程。在中壢與楊梅地區所選擇的三個訪談個案，其訪談方式是依主題提問，包括族群差異、生活衝突、語言困擾、改變和調適歷程、對下一代教育的影響等等(訪談大綱請參考附錄)。

此外，參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資料，發現美濃、中壢、楊梅客家人口占總人口數百分比，分別為美濃鎮高達 92.7%，其次為楊梅鎮 67.5%，中壢市 56.8%，如下表：

表 3-2 九十三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資料來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單位 (萬人)	總計(萬人)	多重認定為客 家人(萬人)	客家人口占總人口數百分 比(%)
臺閩地區	2,261.6	441.2	19.5
高雄縣	123.7	24.3	19.6
美濃鎮	4.6	4.2	92.7
桃園縣	182.7	73.3	40.1
中壢市	34.0	19.3	56.8
楊梅鎮	13.5	9.1	67.5
竹東鎮	9.3	6.9	74.0

在客家人口占總人口數百分比上，本研究的三個地區，以美濃地區最稠密，其次為楊梅鎮，最後則是中壢市，此客家人口占總人口數百分比差異因素，是筆者考慮進入田野調查的因素之一，一方面也可以觀察客家人口分部區域的稠密差異對個案是否有影響。

第一節 美濃地區個案說明

一、個案編號 A1 小美

個案編號 A1，年齡 57 歲，婚齡 25 年，共有三子，並與婆婆同住。小美的先生是在工作場合的培訓團體中認識小美，他認識小美以後，就請托媒人，小美的母親就把她的婚姻做主了。

不過小美在婚前並不會煮飯，「因為我是公女，茶來張口，飯來伸手，我到結婚前除了外面住宿，要不很少很少會洗到衣服，因為我家裡做生意，我小時候家裡就有請女工人會洗衣煮飯，其實我到結婚前都不會煮飯。」不會煮飯的小美自然無法得到婆婆的認同，不過調適能力很好的小美很快的就學會了客家菜，調適改變了相當多，「我很聰明，她（婆婆）不會刻意教我，她就會罵我，她邊炒就邊罵，她用客家話罵我：只會吃不會煮，我看她口氣表情就知道，她就是在罵我啊！不過我看了兩次就會了，後來就換我煮給她吃了。」

她的客家婆婆認為閩南婦女比較懶惰，這使得小美因此比較不受婆婆的喜歡，甚至於這段婚姻婆婆也反對過，其中反對的原因就是因為她是閩南婦女：

小美：他媽媽(婆婆)反對，他爸爸在他三歲就走了

訪問者：他媽媽(婆婆)反對的原因是什麼？

小美：閩南人很懶。

訪問者：他媽媽(婆婆)反對有沒有造成阻礙？

小美：沒有讓他(小美的丈夫)退縮，我大伯有幫忙說服，說這個時代不一樣了，

我也不知道，他跟我說他媽媽很喜歡我，都在亂講，結果嫁過來才發現，

婆婆說閩南人不好，因為比較懶。

小美的困境除了族群的背景，還有生活上的語言問題，不過小美很快的就學會客家語，調適了語言上的問題：

訪問者：那妳嫁過來時，有沒有在語言溝通上和婆婆有問題？多久才學會客家話？

小美：有，我一個月就學會(客家語)

訪問者：一個月？妳一個月就會講了？是不是因為妳在之前的地方就聽過客家話？

小美：沒有，因為那時候我婆婆開雜貨店，人家講我們也腦筋比較靈活，講白一點，可能我語言能力也比較好，我也會察言觀色，如果我會害羞不敢向大人問，我嫂嫂有個小女孩，差不多五六歲，我就會問她，她就會糾正我，我不會時會抓著她跟她學。

由於小美是旗山人，因為旗山跟美濃曾經閩客械鬥過，在訪談中發現小美的婆媳關係似乎受到這樣的影響。客家婆婆習慣以「河洛嬖」一詞稱呼她，但是「河洛嬖」一詞似乎顯得並不友善，「她(指婆婆)心情好的時候會叫我小美，跟別人都叫我河洛嬖，她只要跟別人講時都叫我河洛嬖，心情不好時，會講那個河洛嬖，又不知道跑哪裡去了，而且口氣很不好，就這樣，她心情不好就叫我河洛嬖，心情好就叫我小美，但是我沒有氣她，因為這是我生命的轉捩點，我認命，我從開始的為什麼、不服氣、我的不甘心，到後來的認命。」

由於美濃曾經有過閩客械鬥的歷史，可能因為如此，所以婆婆存在著對閩南人仇視的心理，這樣的因素影響了她的婆媳關係：

因為我要跟她和平相處，我不怨她，我就想說因為妳那個時代被閩南人嚇到了，用這個理由我找台階下，因為她是恨閩南人，不是恨我，剛好我是閩南人，她

是客家人，我前世欠她的。

小美說婆婆小時候受到長輩的影響，所以很討厭閩南人：

婆婆3、4歲時，在河邊玩水，老人家叫不回來，就會說待會”河洛嬖”來了，就會被抓去，她就被嚇到，每個小孩都很害怕，說好像閩南人一來打架，小孩抓的抓殺的殺，所以她就很討厭閩南人。

從「河洛嬖」一詞可以知道受訪者小美，面臨的並非單純婆媳之間的問題，其中存在著早期閩客械鬥歷史所影響的族群對立意識。當然這樣的歷史背景容易造成對嫁入客家村的閩南婦女小美一些較不平等的對待，這使她很容易就產生了困境：

我那時候一直解不透，想為什麼差別待遇這麼多，我沒有不好，我也想把妳(婆婆)當作我媽媽，為什麼相同是媳婦，我的東西就很害怕不敢吃呀！甚至拒絕我的熱情，但是說坦白的，我很用心，為了得到她的肯定，我要在這裡立足，我想辦法投其所好，我買包包給她，讓她去日本玩去大陸玩，因為她家有錢，那時我大伯和我先生的生意都有起色，很有錢，我會想辦法去討好我婆婆，但是我婆婆很少，幾乎沒有在我面前說過我的好。

由於這樣的因素，也讓嫁入客家村的小美比較難獲得客家婆婆的肯定，這使得小美比另外兩個是客家籍媳婦的嫂嫂更為辛苦：

小美：因為我車禍，我婆婆去另外兩個嫂嫂那裡輪住，她那時候才知道我的好，

那兩個媳婦都沒有跟她住過。

訪問者：那兩個嫂嫂是客家籍的客家媳婦？

小美：對，那她(婆婆)打從心裡覺得那個才是媳婦，當她去住的時候，別人的既

定模式，他老人家在講，別人沒有跟她回應，不像我是一杯水都以他為主，我是很卑微的，很貼身的，要這樣的融入她的生活，一點的問題我也立刻賠不是。

訪問者：那大概結婚多久才發生意外，她才發現妳的好？

小美：二十幾年。

對小美來說，最初相處的困境對她是一個艱難的考驗，也一度讓她陷入低潮，「但是我沒有氣她，因為這是我生命的轉捩點，我認命，我從開始的為什麼、不服氣、我的不甘心，到後來的認命服氣，好！我欠妳的，我信念的轉捩點，當我問為什麼？找不到答案為什麼，同樣是侄嫂為什麼我的待遇差那麼多，為什麼人家煮給妳吃就好吃，我煮的就不好吃，有一次很傷心難過的時候，我騎摩托車跑出去。」儘管小美心中覺得委屈，曾經一度想不開，但是她一想到孩子，就轉了念，宗教也帶給她一個新的力量，

「我騎車本來要跳下去中正湖，但是我捨不得，因為我想到我的孩子，哭紅了眼睛去找退休老師，我就問她說我怎麼辦，我要怎麼還，她就說好！我教妳怎麼還，妳就去廟裡唸大悲咒，回向給妳婆婆，那妳不能有怨，我回家就唸，我婆婆也看到了，我就回向給她身體健康，我是正向的，我沒有怨，因為我想要化解，每次我婆婆說我不好，我都不會出去講。」

小美在面對婆媳的問題主要還是靠著自我調適，轉變自己的念頭與心境，她不會怨婆婆，婆婆對她苛刻的要求，她會想說，是因為老公三歲就失去了爸爸，婆婆母兼父職，要頂起這家的擔子，很辛苦，也很可憐，所以今天婆婆會偽裝自己來呈現她的威嚴，這是正常的，「她一定是要這樣保護她自己，所以我不怨她，我就用這正向思想，我不跟她唱反調，她說什麼只要我覺得對的，我都盡量配合她，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自己轉，我叫我婆婆改變來迎合我不可能，我就自己改變，我要在這裡立足，

我就要改變，就這麼簡單，如果我不改變，就無法在這裡立足，就是要離婚，可是離婚就沒有小孩，所以退回來，我只能配合她，她講再多難聽的話，就是把她當聖旨，這叫認命了，沒關係，我欠妳的我趕快還一還就好了，所以轉換了我的心境。」

事實上小美儘管面對族群、語言、烹飪等問題，她一直努力克服這些問題，並努力與客家婆婆相處，希望贏得婆婆對她的認同，例如透過與鄰居的相處「我為了要我婆婆接受我，我從鄰居那邊著手，於是我有 10 幾個婆婆，把她們都當婆婆，像有一個婆婆到我家時，我一定會說伯母請坐，吃檳榔，喝茶，稱呼要叫她，茶、水，要檳榔的給檳榔，要香菸的給香菸，好了，就說您慢慢休息，我要工作，我就去掃地呀！或做小孩的工作，我不會跟她們聊，但是我都聽得到她們在說家裡媳婦的問題，我會聽到鄰居的伯母偷偷告訴我婆婆，這個河洛嬤很乖耶！乖乖的，不會說我不好，我對大家都很好，我由別人去，然後讓他們來感動我婆婆。」有時小美會買衣服給婆婆，討婆婆的歡心，「像我買很多頂級的衣服給我婆婆，我自己都沒有穿那麼好，我都很省，我先生那時候做業務經理，我為了博得她的芳心，因為我想說我婆婆很早就守寡了，我先生 3 歲嘛！想說買些頂級漂亮的衣服給她穿，我們家境那時候也慢慢好了，她高興就拿來穿，她不高興就丟在我房間門口，我老公就說：這不是媽媽的衣服，怎麼在這裡？我就說：大概是掉了。我也不敢說她在生氣，等到她生氣完，我就去跟婆婆說不要生氣啦！他氣消了後又拿去穿。」

小美與婆婆關係變好，是後來婆婆住院的時候，小美努力照顧婆婆，像對小孩子一樣，一直哄她：

我說妳(嫂嫂)先回去，我來幫忙媽媽(指客家婆婆)擦澡，衣服放著我來洗，妳回去休息，我嫂嫂跟我說她(指客家婆婆)早點都沒有吃，我說沒關係，我會餵給她吃，我嫂嫂餵她吃她都不吃，我婆婆就一直討著要喝茶，因為發燒，我知道老人家最怕死時沒人要理她，她一下就要茶一下就要茶，我乾脆泡大杯一點，就等著

她，她大概三五分鐘就要喝一口茶，我就抱著茶不離開，我就像對小孩子一樣，一直哄她。

小美因為宗教的力量改變了她的態度，那時候她藉由唸佛改變心境，她覺得可能是菩薩告訴她要盡孝道，要化之前的怨，於是她都沒有不耐煩什麼，很心甘情願的照顧婆婆，終於也得到婆婆對她的讚美：

就一直哄她，她刁難我也哄她，我怕她覺得我走掉，就哄她，叫她要安靜喔！不要吵到別人，我去洗衣服一下就回來，沒有走，洗的時候，離開我的房門我就聽到隔壁病床的屏東人，客家人，他們兩個人談話，對方問這是你的女兒嗎？不是呀！是我小媳婦呀！要知道，什麼都會，這孩子，讀書都第一名，小孩都教得很好，我第一次聽到她稱讚我，我從來沒有聽過她稱讚過我，那時候我好高興。

小美的付出慢慢的得到婆婆的肯定，也因此婆媳關係也更好了，她回憶著一段過去說著：

她回到老家，她自己腳一跛一跛的，她叫我名字的聲音就是很友善，那時候聽到很高興，我手斷掉我出來，那麼大的太陽，她來這裡以前她的地方，很高興的叫我名字，她從那麼遠的地方，就為了來看我，那要走多遠的距離，走來看我的身體，以前都是我倆一起賣，她說我媳婦身體不好，我來賣我來賣，我很感動很窩心（哽咽），那時候手痛都感覺不到了，就好像飄在空中，那種喜悅，你知道嗎？那種好像久旱逢甘霖。

最後婆婆接納了小美，也對小美更加疼惜：

她要走的時候已經 11 點多了，怕被太陽曬，那麼大的太陽，我就趕快叫我老公

載她回去，那時候她也知道我手痛不能用給她吃，所以在生病的時候，我感受到她接納了我，所以那時候在長庚醫院，她在病榻上，我就想說她早上也沒有吃，已經 11 點了，我想說買點稀飯給她吃，跟她講我還沒有吃，她很心疼我，叫我趕快去買來吃。

小美回想當時婆婆對她的肯定，有很深的感動，那時婆婆 78 歲，但是骨質疏鬆，身體很弱，小美準備了豐富的魚肉飯菜餵婆婆：

以前我東西要給她吃，她都不敢吃，因為我是閩南人，我都拿兩雙筷子，一雙她的，一雙我的，我會先餵自己吃一口，說好吃才餵她，她才吃，我就哄她吃飯，我嫂嫂餵她吃都不吃，我哄她吃時，她的眼睛像刀子一樣，看妳的心有沒有真誠，我的想法是她是看我的真誠度。

終於她的孝心讓婆婆進一步的肯定了：

我們四目相望，她(婆婆)說：小美，妳怎麼那麼能幹！妳怎麼那麼能幹！怎麼那麼好！我回答她：妳很棒！把我教得那麼好，肚子又生了那麼好的兒子，我也不曉得我怎麼把她哄到那麼高興的離開，其實她的身體不能碰，都會黑青，很可憐，照顧她很辛苦，所以不能怪我嫂嫂，我婆婆人很好，嘴巴比較壞，她心很好，她很同情乞丐，會拿麵包給他們，我到現在沒有說我婆婆不好，她人很好，也讓我盡了孝道，客家人說認命，只要認命就站得住腳，站久了，這個地方就是你的，我想我應該已經成功的做到一個客家媳婦這樣一個角色，婆婆最後對我的認同我很感動。

小美得到了婆婆對她的肯定，她驕傲的說：「一切都是為了要融入這個環境，不融入不行，我是 90 年模範母親代表，那裡有一張照片，我那個時候 47 歲。」

二、個案編號 A2 小英

個案編號 A2 小英，年齡 42 歲，婚齡 7 年，共育有一子，亦與公婆同住。個案小英是南投水里人，她民國八十年參加童軍團長研習認識客家丈夫，「他已經在美濃當老師，我在福隆貢寮當老師，剛好在阿里山認識，可是我一聽水里就很巧，所以就會問，一直聊天，然後剛好他又是服務原住民學校，那很巧，我以前大學常常去原住民部落，所以對原住民的東西會很有興趣，可是聊起來後就說再見了，………完了之後就沒有再聯絡了，可是在大陸營的時候又碰面了，有一次又很巧，我有一次回南投水里吃早餐，剛好又碰到，他帶美濃學生去玩，大概是 81 年的時候，碰到大家就覺得很自然，就更熟了。」

但是他們卻認識九年後才結婚，過程中客家婆婆最初並不贊同這個婚姻，主要是擔心小英的家庭遺傳基因問題，「這中間其實很坎坷有起伏，因為我姊姊在國中的時候精神分裂，我們已經交往到要論及婚嫁的時候，他約好要來我家提親，因為我姊姊精神分裂，所以通常有人到我家我都會先跟他說，我姐姐只是嘴巴會唸，她沒有什麼暴力，結果從此以後他媽媽就反對，因為老人家覺得這是會遺傳的。」

因此她的客家婆婆另外安排自己的兒子相親多次，「因為中間我們有斷，有一兩年沒聯絡，又偷偷連絡一兩年，就是這樣吧！他還跟我說，他相親相到花名在外，因為我婆婆會叫他去相親，就是我們中斷這段時間，那時候我就把他當朋友，我們也知道不可能在一起了，可是我們也會覺得有點遺憾，我們經過不在一起，完全斷得很乾淨，然後後來就有點捨不得又在一起，可是又覺得不可能，就昇華為朋友，所以那時候他都會跟我講，今天他又去相親啦！」

一方面也由於美濃地區本身的傳統與保守性，小英認為美濃客家人容易存在「要娶美濃人，要嫁美濃人」的觀念，「有呀！會有這種觀念，他們家就是這樣，其實他

們就想要這樣，他們甚至覺得美濃人要娶美濃人，要嫁美濃人，我們學校有個主任，他是北部客家人，他們家族移民到美濃，很多美濃女子拒絕他，就因為他是北部客家人，所以我覺得早期的美濃人很保守。」由於客家人為少數族群，這種希望保留純正客家血脈的心理因素，使得客家婆婆希望能娶到純正的客家媳婦，不過她的兩個兒子娶到的卻都不是，「可是那時候我婆婆也會這樣跟別人介紹我們這些媳婦為“河洛嬭”，他們也會有點哀怨，覺得感覺娶到兩個不純正客家人，他們會有這樣的遺憾，因為在這裡他們都希望能娶到純正的客家媳婦，可是我們會覺得說，我們讓美濃越來越不純，因為以前美濃百分之九十五客家人的純度。」

然而，小英最後還是和她的客家先生結婚了，主要還是他們兩人對這段感情的堅持：「因為我老公一直不結婚，我婆婆一直逼他去相親，那麼多好女生都沒有在一起，她可能看他兒子年紀到了，對她也是一種壓力，那時候因為我們結婚已經 35 歲了。...我媽也看我年紀大了，當一個女兒慢慢到 34 歲未嫁，要嫁了就很高興，她只是說因為之前不要，拖那麼久現在又要嫁，要想清楚。」

小英嫁入美濃客家村後，第一個得克服的是客語溝通的問題，「我知道要從聽說學起，所以我很認真去聽它，然後仿說，一開始很刻意就學不起來，可是過了半年嫁過去，我婆婆是全客語，你馬上就講，就突然就講得出來了。」不過剛開始小英對客語腔調不太適應，甚至於感覺是在罵人「我婆婆個性比較堅毅，比較強勢，所以她有時候講話好像在兇你，我後來才發現是語言，就感覺好像她在罵人，所以內心會覺得怎麼一直在罵人，可是我那時候的想法，就想說她已經讓我們在一起就不錯啦！很感恩啊！我那時候嫁過來，我老公就有給我心理建設，他說我媽媽比較難相處我也搞不定，我兩個嫂嫂都沒辦法和她相處，他就覺得說，我又是曾經是被反對過的，所以他一直跟我講說不結他也不會介意，想說只要是在一起就好，也不用結婚的儀式，只是後來調校成功，就結婚了，心裡就已經準備好說一定要經過一段痛苦。」好不容易嫁

入客家家庭的小英，在生活上還是得面對生活上的婆媳問題，「可是這之間，還是有很多婆媳之間相處的問題，那些該有的婆媳問題都還是出現，我們還是去面對，因為每個人還是會碰到。」小英婆媳之間的問題發生於婆婆對傳統美濃媳婦的期待，這種期待造成了她的壓力，「我在社區不敢聊，因為都不熟，怕到時候又傳到她耳朵，可是我學校有一個老師，在地的女老師，她每次問我，我都說很好呀！她就寫一張紙條給我，問我如果想大哭，或是想要躲起來，她列了她家地址電話，她說她家三樓沒有人，叫我可以去那裡，屬明說身為一個美濃媳婦的感覺，後來才知道原來她們知道我的感覺，像我們在一個房子裡面住，我真的沒有自由空間，沒有自己時間，想要自我放鬆都不行，她會管控時間，如果回家太晚，我婆婆會生氣，所以妳一定要讓她看到傳統美德，妳五點半下班，回到家東西一放，妳就要馬上去廚房，她就會覺得這才是媳婦。」由於老人家設定的標準是早期全職的家庭婦女，這樣傳統客家的婦女形象已經根深柢固，對於職業婦女來說是比較吃力的，「我覺得不是事情，而是說妳已經忙了很久，可是她一直要把妳當成早期全職家庭婦女，這時候可能比較辛苦，因為老人家設定的標準，在她們心中婦女就是要這樣，可是她忘記我們還有一個職業，所以我覺得，那種傳統的概念，客家婦女形象應該是要怎麼樣，它已經根深蒂固，所以當妳不是，就很難接受。」

所以小英剛結婚就很緊張，剛上完班很累了很想坐著休息，一坐下去就會很不對勁，因為婆婆覺得媳婦一回到家就應該去掃地，「加上我婆婆有個麻煩性格，像我們老房子樓頂一定會有壁虎屎或是蜘蛛網，也不可能每天清，一段時間就會有壁虎屎這樣，我一回到家就會趕快去煮飯洗碗筷，忙完後就躲在房間休息到9點多再出來拖地，可是她早上就會看到壁虎屎，她就會覺得媳婦很懶惰不去清理，……因為她已經習慣說那應該就是媳婦該做的，可是我去上班，她可能一整天對我的印象就覺得媳婦很髒，我一回到家就去煮飯洗碗，她就會看到說壁虎屎還在牆壁那，可是我還是不知

道在哪裡，可是我不可能一回到家就把全家看過哪裡有髒東西。」

不過勤勞彷彿是客家婦女的一種象徵，勤勞與否也常形成客家與閩南婦女的比較，小英認為刻板印象是存在的，「我覺得刻板印象還是有存在，在我們這一輩，有一個朋友，他是客家人男的，娶的是閩南女生，他就問(某甲)說，你老婆是哪裡人，(某甲)說我老婆是客家人，對方就說：『你老婆應該很勤勞吧?』，(某甲)就說哪有，對方就說可是我娶得那個閩南老婆很懶惰，連孩子都不帶。我們這一輩都還有這種感覺，感覺客家媳婦比較勤勞節儉，其實那是老一輩想法口傳，跟族群無關。」

嫁入客家家庭的小英經過了一段自我調適，渡過初期壓力較大的階段，也慢慢適應了客家村的生活，也發現婆婆越來越願意接受她這樣的閩南媳婦，她除了決定去做客家媳婦，也努力學習客語，也希望把客語傳承下去，「要嫁過來的時候，我的貢寮師生都在笑我，睡那麼晚的人，怎麼會去那裡五點起床煮早餐，我有堅決的意志，我決定去做客家媳婦……你就會感受到一個人，慢慢的對你接納，我婆婆慢慢的改變她的態度，也越來越願意接受我這個閩南媳婦，我覺得努力有了成果。……我們要跟小孩子說客語，慢慢來，我35歲才學，也學會了，所以，希望所有的客家人能說客語，也希望能傳承下去。」

第二節 中壢地區個案說明

一、個案編號 B1 小融

個案小融，41歲，婚齡12年，為教育工作者，育有二子，與公婆同住，她和配偶是師專學生時代，就已經認識的同班同學，並經由慢慢認識的戀愛過程才結婚。起

初娘家不是很同意，但是看到對方父母非常有真誠，就接受了。「我們交往的時候，我並不知道對方是客家人，他沒特別說，也沒聽他特別說客家話，不過從我先生的身上發現他並沒有那些客家人的缺點(小氣、愛計較、不容易相處等)，所以我覺得不能用那些刻板印象來以偏概全，因為未必客家人都那樣。」

個案小融雖然嫁入客家家庭，不過她後來竟然發現自己的祖先也有客家血統，也發現婆婆也有閩南血統，「我後來有發現，我好像是客家人，我聽我那邊親戚說，我們的祖先很久以前有客家的血統，這倒是讓我非常的驚訝!我聽說我們的祖先就是客家人和原住民，後來又跟閩南人混合，因為我在閩南村長大，大家都說閩南語，所以我一直以為我是閩南人，嫁來之後才突然發現，我其實也不太清楚，後來我又發現我婆婆她有閩南血統，她爸爸是客家人，媽媽是閩南人，但可能是從小在客家庄生活長大，就隨我公公變成很客家的人，我公公是道道地地的客家人，呵呵，你沒問我，我倒是忘了。」

從小融的個案，可以發現在她的原本的家庭與現在的客家家庭，其實都曾經經歷過閩客通婚，也因此她們在血緣上融合了閩客族群的血統，但是由於從小環境的教育與影響，使自己認為屬於某個族群：

所以之前跟小孩子研究祖譜真的很有趣，我發現自己，先生，其實嚴格來說都不是道地的閩南或客家族群，可能都是後天或從小生長的環境讓我們自己以為自己是哪一個族群吧!關於族群認同，其實我倒是很喜歡他們的客家認同，對客家人而言，雖然彼此不認識，常常因為都是客家人，說客家語言，就變得跟親兄弟似的，感覺你就是他的親人，一切可以互通，你知道那種感覺很棒的。

由於世代的閩客通婚經驗，使雙方家庭對族群通婚的態度很開放，小融的婆媳關係少了族群差異的隔閡，「公婆那邊就不覺得閩南有什麼不好，接受度蠻大的，他們

四個兒子都娶閩南媳婦，我父母兄弟這邊，也有親戚娶客家媳婦，也相處得很好，其實我覺得好像都混在一起了，我們年輕人交談都用國語，除非特別情況，才用客家話和閩南語，其實我們彼此都懂一些，只是說得不是很好……他們幾個兒子都娶了閩南人，其實我婆婆很敬重我，可能跟教書這工作有關係，她一直對教師這樣的職業很尊敬，之前我婆婆對我很好，講實話我也很敬重她，因為我們從小教育也是這樣，我們家一樣要對長輩很尊敬，對禮貌很重視，從進入他們家，我就是一個算很傳統的媳婦吧！一切以他們的意見為意見，可能是這部份都有一定的認知，所以我們相處得很好，她對我真的很好。」

此外，也因為家族常有的閩客通婚，所以她的客家家族對閩南文化接受度比較高，「回去客家鄉下的時候，我有個叔婆不會講國語，原本以為她只會講客家話，所以我只對她笑，沒想到她竟然會講台語，所以我就用台語跟她溝通，雖然很有限，但是你可以感覺那種溝通的誠意，她們會說台語，讓我很驚訝！從此我發現不一定和客家人就要用客語，其實很多客家人聽得懂台語，而且我發現他們幾乎都聽得懂台語，溝通並沒有想像的困難，我在想很可能是他們家族一直有閩客通婚的關係，所以對閩南文化接受度很高，而且兩種特質融合，你並不覺得很客家。」

在小融個案中，也發現都市與鄉下的客家家庭，婆媳關係有些不同，「我和家人相處的問題倒是沒有，總而言之，順從就好了，我婆婆對我算很好了，像我婆婆有一個姊姊，我叫她阿姨，那位阿姨就不一樣了，阿姨沒讀什麼書，不像我婆婆還有在學校工作，看的世面比較多。那位阿姨有一次來住我們家，就嫌東嫌西的，說我這個做媳婦的不夠勤勞，不夠早起，她用鄉下婆婆的方式來要求我，我婆婆就跟她說：『這是我家的媳婦，我來管就好了，不用你管。』那個阿姨要求她的媳婦就真的很徹底，把她當傳統客家媳婦般要求，因為她媳婦是越南籍的，所以我覺得自己比較幸福。」

世代通婚的經驗與婆婆開放自由的態度，都有助於小融的婆媳關係，不過小融本

身對客家語言與文化的認同與學習都是相當積極的，例如在客語的學習上，因為教書的關係，剛好有一次機會是學客家話的研習，因為地點太遠，學校找不到人參加，也因為小融是客家人的媳婦，又會開車，就安排她去學習，學了二個多月，雖然還不會說，但是能聽得懂一點點了，由於客語有分海陸、四縣她搞不太懂，也因為沒有環境，所以學得很慢。「因為我們在家裡都說國語，所以我沒什麼機會學客家話，但是我不排斥學客家話，多學一種語言都是好的呀!不過我沒學會，因為也沒機會用，先生公婆他們不太常用客家語言，也可能考慮我不會客語吧!不過我們鄰居客家人也不常用客語交談，除非真的是遇到故鄉來的，我想慢慢學吧!希望十年之後，我會說一些，會聽懂一些。」

小融也非常重視下一代的客語教育，她表現的比先生、公婆還積極，「我有教孩子客語，只是我客語會的很有限，想學但是沒環境，我家人不太說客家話，先生公婆反而不是很重視，我倒是比他們重視，因為他們以後要和客家親戚溝通啊!而且本身就客家血統，就應該要學習客家話，不過說真的，學客語沒有那個環境，小孩子的語言跟媽媽會比較多，他們的台語就還可以，因為我有教閩南語，但是我並沒有刻意教他們，他們也是自然就會，刻意教有一點奇怪，但是教材我都有，一些歌謠啊!小孩一直跟我說：『媽媽我可不可以不要學客家話，我學閩南語就好了。』我說不行，因為我覺得他們算客家人，所以一定要學，至少也要會聽吧!不過我不會強迫他要怎樣，我比較希望他們兩種語言都要會一些，因為他們閩南語學得比較快，所以偶爾會加強一下客語，例如給他們看一些客家電視台，小融覺得語言流失很可惜，因此她希望孩子能在互動中自然的學習，「既然是母語，就是要自然去學會呀!我鼓勵他們和老人家相處，和親戚互動，老人家自然的語言會教他們啊!我會希望這樣的語言學習很自然，是在人群互動中學會的，而不是透過教學課程，那樣太刻意，很死板也很奇怪，語言是自然的，如果以尊敬大自然的態度來欣賞語言的美，也是很棒啊!。」

對於下一代的教育，小融則是採取兩種文化的融合，「我都有讓他們學，客語、閩南都有，還有我喜歡帶他們去看古厝，認識祖譜上面的故事。…我努力融入客家文化，當然也希望我的下一代都能瞭解客家文化與閩南文化都屬於他們的文化。」

小融對家族有高度的歸屬感，特別是宗族的客家血統，「我喜歡當客家媳婦的原因是他們有分輩份，他們很強調長幼有序，像我小孩是”康”字輩的，你只要看他們中間是什麼字，就知道是哪一代的。我還記得我小孩出生還不到一歲的時候，祖墳在山裡面，要走很長的山路，都是爛泥巴，我婆婆問我說妳確定要帶孩子去掃墓嗎？我跟她說他是劉家子孫，本來就應該掃墓，我背著他沒關係。我們慢慢走，有一個家庭的感覺是很棒的，我常常鼓勵我的孩子要去掃墓，要去祭祖。對於祭祀要準備的東西，我覺得蠻特別的，我不會覺得不好，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困擾，因為公婆的要求不高吧！主要是家族能夠團聚，那種團結凝聚的感覺很好，兄弟沒有分伙，所以一定要回來祠堂祭祖，在同一個祖墳拜拜，所以我們家族都會見面，感覺很好很熱鬧，所以我反而覺得這是很棒的事。」

在烹飪上小融也融合了客家菜和臺南風味，「因為我從小在臺南老鄉長大，我們的飲食習慣喜歡甜甜的、酸酸的，他們習慣吃鹹的，特別是醃漬過的，我剛開始也有點不習慣那種口味，我覺得閩南人菜色比較有變化也比較精緻，因為煮法上不太一樣，後來才慢慢改變，他們吃的口味喜歡簡單，肉燙熟就好了，白斬雞就可以了，然後要有醃菜類的，這是飲食習慣的不同，我後來也配合他們的口味，融合了客家菜和臺南風味，他們也慢慢接受這種融合的台菜，也蠻有趣的，朋友都說我的菜色很特別，我就說這是台客菜，其實有一些混搭的煮法。」小融的廚藝很好，台客菜的混搭煮法也讓家人都接受了，使她很有成就感，兄弟親戚來也是如此，她覺得也可以算是一種融合，「最重要的是他們(先生公婆)都接受了，也覺得蠻有成就感的，我並不排斥做菜，做菜我還蠻拿手的，他們那邊有兄弟親戚來，我不但會煮客家風味，也會讓他們

品嚐臺南風味，而且還會彼此切磋廚藝，我也蠻喜歡和我婆婆研究客家菜，她也對臺南小吃蠻有興趣的，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種融合，這跟你問的衝突好像並沒有發生，而且反而是一種菜餚的學習，如果沒有到客家家庭，我也不會自然學會客家菜。」

不過在家人的相處上，小融也經歷了她自己內在調適歷程，「倒是我後來慢慢有”修”的觀念，如果沒有”修”的觀念，……，我不會計較太多，也比較容易跳出來看事情。」小融認為自己太順從公婆，而把自己的想法忽略了，夫妻之間的溝通也出現問題，「以前會覺得是犧牲，現在不會了，過去我太順從公婆，把自己的想法忽略了，現在婆婆有不對的時候，我也會告訴她，我不像以前一樣盲從，如果她錯了，我順從她，反而會造成更大的錯，所以我會用比較緩和的方式讓她瞭解。……那時候我認為犧牲最大的是，我為了要成全老人家，真的，我自己的家庭，造成夫妻之間溝通的問題，是我很大的犧牲。例如我沒辦法在我公公婆婆面前牽著我老公的手，倆小無猜的去散步，我要牽就牽我公公婆婆的手去散步，我想這是我的爸爸媽媽，我沒辦法夫妻兩個人單獨出去，這是我個人的關係，也不能怪我公公婆婆，我的婚姻也是在這樣的狀況下受到影響。」小融的擔心和顧慮是什麼？她認為自己太在乎一個家族整體，有時候當好了媳婦，卻忽略了妻子角色。另一方面客家男人比較不習慣共同做家事，可能與傳統客家婦女一手攬家事所造成，「可能我太在乎一個家族整體，太重視孝道的傳統，反而忽視和我生活的另一半，也許是這樣我們的感情越來越淡，很多事很難兩全，但是我盡力了，媳婦和妻子的角色，我都想努力做好，有時候當好了媳婦，卻忽略了妻子角色。但是我不怪誰。對了，有一點，我覺得客家人講話都好衝，而且男生的自我意識很高，我和先生婚前協調家事的問題，我說家事我們倆一起做，我老公是能夠認同，但是他是這樣認為，家事他會幫我做，他說家事原本就是我們女人的事，是他幫我，真不知道這是什麼論調，可能是我以前看我爸爸都會幫媽媽晾衣服，但是我爸爸也很掙扎，因為聽說男生晾在竹竿下穿來穿去好像不是很好，但是我爸不在

乎，他覺得我媽媽很辛苦，這一點，可能客家男人比較不習慣共同做家事。也可能客家婦女都一手攬家事吧！所以我也只好調整我的心態。」族群的差異，不僅會出現在婆媳問題上，在兩性關係也是有影響的。

在族群個性的差異上，小融倒是因為到市場買菜的時候發現的，「性格差異倒是有一次經驗，我在關西的客家人街上買東西，跟我以前在閩南人的世界買東西差很多，以前我跟媽媽去市場買東西，絕對不會看老闆會不會偷斤減兩，但是在關西這裡就不一樣，婆婆常常要我注意老闆秤斤，有一次我們要拜拜去買雞，買回去之後才發現太貴，婆婆一秤才發現減輕了三五兩以上，反正差了一百元，被貴了一百元，我真的沒想到，婆婆還蠻在意的，去跟老闆說，老闆才補了些東西，這樣會貪小便宜，倒是我第一次發現，覺得還蠻有趣的，後來我真的慢慢注意客家人在買菜跟賣菜，真的還有點斤斤計較哩！這比起來跟我以前在閩南市場的風格不太一樣，閩南市場有些老闆還會加送你一些菜，讓你貪到便宜，好變成他老客人，跟他買更多的菜，而且還會半買半送，可能性格不同，做生意的方式也不一樣吧！這點差異我倒是覺得很有趣。」

在族群身份認同上，小融蠻能夠認同自己是客家家庭的一份子，對客家媳婦就是要具有勤勞、勤儉、簡樸的特質，「我認同自己是客家媳婦啊！而且我可能真的有客家血統，我覺得當客家媳婦和當閩南媳婦是有些差異，我覺得要成為標準的客家媳婦就是要勤勞，我覺得客家人有一些特質很好，很勤儉，應該說很簡樸，很勤勞，我也覺得這是做人的基本，一個人如果能克勤克儉，他就是一個成功的人，但是也不要太過了，虐待自己也不好。」

在族群身份認同上，小融則是採雙重身份認同，她能認同自己的客家人身份，同時也保有閩南人特質：「我覺得我剛好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說我是閩南人也 ok！說我是客家人也 ok！而且我覺得我可能兩種血統都有，我覺得這兩種族群都很棒！是因為我沒有什麼樣族群的感覺，因為不論是什麼族群都應該要共融，我的想法是這樣

的。……我會保留一些閩南人的特質，雖然我也接受客家文化，願意接受客家媳婦，但我還是想保留閩南人特質。」

二、個案編號 B2 小珍

個案小珍，35 歲，婚齡 4 年，並無育子，曾經住在竹東的客家村，後來又遷移至中壢地區，小珍在竹東的客家村適應的情況並不是很好，所以才離開，「我和先生離開竹東已經很久了，竹東那裡算是客家鄉下，說真的我很不適應，感覺自己很像外人，不知不覺就會被孤立，尤其是那些鄰居和親戚都用客語講話，我聽不懂，也不是很想學，但是在那種環境下你就是被迫要學，而且要適應他們的生活習慣，好比說吃飯吧！那對我來說真的是很大的困擾，因為我不懂客家菜的口味，所以我根本沒有出到任何的勞力，給人感覺我好像很懶，這些總是會給人比較，我很不喜歡這種比較，反正他們其他的媳婦(指客家媳婦)，比較會做菜啊！我怎麼比得上，而且別人(指客家媳婦)的廚房我也不想去碰，我們又沒有那口”灶”，所以我真的很不想回去，那真的是……吃飯圍爐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負擔，光是吃飯做菜這一點，我就無法適應婆媳關係了，偏偏婆婆就最重視這個，還好我們已經搬出來了。」

最初她們各自的閩南與客家家庭，其實都不十分認同閩客通婚，「(閩南)家裡是有意見的，因為知道是客家人，父母親覺得客家人比較勤儉刻苦，生活習慣也不太一樣，怕我會不習慣，會跟公婆有磨擦，所以並不是很贊成。」至於客家家庭也並不怎麼喜歡閩南媳婦，「我個人覺得他們(客家家庭)並不喜歡閩南媳婦，當然他們不會在我面前說，但是他們家有四個兄弟，老大娶閩南媳婦，就是我，二弟娶大陸老婆，老三老四都是娶客家媳婦，其實我覺得他們父母就不是很公平，因為公婆要我們放棄繼

承權，讓給老三和老四，二弟就說：『誰叫大哥要娶閩南人當媳婦，所以他比較吃虧。』你認為呢？如果是你，你被人家那樣說，心裡會是什麼滋味，所以算了。」

小珍認為竹東客家村落，都會希望娶到的是客家媳婦，「之前我們住在竹東客家村落，鄰居他們都會希望娶到的是客家媳婦，她們覺得客家媳婦比較好，如果你不是客家人，她們常常會問你學會客語了嗎？是哪裡人呢？而且客家人大部份覺得閩南媳婦不夠勤奮，她們會比較。我婆婆就常常會比較，所以我很不喜歡。例如老二的大陸新娘比較懶惰，因為她睡得很晚。老三那個小嬸很會做人，她會在婆婆面前幫我婆婆做事，或是做婆婆喜歡的事情。至於老四那個小嬸是個很傳統的客家人，標準的客家媳婦，也蠻勤勞的，例如家族聚餐，吃飯的時候，她都會出現幫忙煮飯，算是很傳統的客家媳婦。我覺得客家人都喜歡傳統的客家媳婦。所以在四個媳婦中，她們最喜歡的是老四、老三，所以客家人還是喜歡客家媳婦，所以他們最後都把繼承權給她們，很不公平。」被迫放棄繼承權是小珍認為最不平等的待遇，「我覺得最委曲的是房子的事情，他們要我們放棄繼承權利，而且是我老公簽的，氣死我了，他們怎可以這樣，都是自己的兒子，難道就因為娶的不是客家媳婦嗎？這是我覺得很不公平的地方。」

在受訪者小珍的感受中，她認為客家家庭有要娶客家人當媳婦比較好的想法，這也造成她心理層面上的困擾，「說是沒有說，但是感覺就是有差別，也有差距，人總是會比較嘛！我覺得是有的，娶到客家人當媳婦，他們會覺得比較純正，可以延續客家傳統，所以我們比較吃虧，我也覺得有差別待遇，……可能我不是他們理想中的媳婦，如果他們說我不喜歡的，我會擺臭臉，我覺得他們還是比較喜歡客家媳婦的感覺，好像他們自己人比較親，我不喜歡那樣被比較，這樣不太公平，所以算了。」所以小珍認為造成她與客家家庭的公婆相處困境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她不是客家人。

除此之外，小珍也出現很多調適的問題，如在客家傳統的祭祀或拜拜牲禮的準備上，「祭祀或拜拜，一定要準備雞，而且雞還要比較大小，像我回公婆家，就很不滿

意，例如拜拜的時間都很早，還有儀式很麻煩，我就很不喜歡，還有很怪的是他們一定會要他們兄弟各自準備一些拜拜祭祀要用的牲品，我通常是不太理會這些的，也不會準備，我只負責人現身，人去就很誠意了，我先生他會去準備，但是這一點我婆婆知道，她常常很不滿意，但是我也不理這些，我覺得我有去就很好了。」

當然失去房子繼承權的小珍，在團圓圍爐時，內心也會更感受到不平等，「其中我最受不了的一件事，就是我婆婆和公公說過的一句話：『一人一口灶。』（閩南語）。意思就是說兄弟分家要各自努力，既然已經各自過各自的生活，但是又要一起回去過年。我婆婆就很怪，都要求我們要準備東西，他們兄弟之間分得很清楚，自己的生活自己顧，我很難想像過年還各自過各自的生活，我的公公婆婆又沒有生病，應該做起父母的責任，應該招呼兄弟一起吃團圓飯，而不是叫別人回去又不招呼，又常說“一人一口灶”要各自準備，可是我們回去又沒有那口“灶”（受訪者的意思是指沒有房子的繼承權），像他弟弟都有“灶”，我們過去根本很像外人，當然也可能是我的原來的家庭都是父母在招呼，所以我們理所當然覺得應該如此，至今無法適應，所以回到客家家庭去是我很大的惡夢，因為要準備那些菜實在也很頭大」。

生活上許多價值觀念的差異，也是造成婆媳之間的代溝，小珍目前為止一直都還沒有適應婆媳關係，到目前情況是互不干擾，「其實我媽媽有教我怎麼做，可是我不肯妥協，例如我媽媽說你這個做大嫂的要招呼他們，或訂餐廳一起來圍爐，但是這是不可能的事，雖然錢我願意出，可是公公婆婆他們非常的傳統，他們就是一定要媳婦自己做菜，當然他們都住在一起很方便，但是我們又不住那裡，他們除夕夜更不可能去餐廳，也不希望我們花那個錢，他們會覺得很浪費，而且他們有個習慣是一定要在除夕夜前拜拜，自己準備牲禮和菜，當然他們的客家媳婦都會全力配合。其實一直到現在我都沒有辦法融入那個客家家庭，我覺得好不容易出來了，要再回去適應那樣的生活，我沒辦法」。在小珍的觀念中，她認為族群通婚的雙方應該是平等的，要彼此

欣賞與瞭解，自然的融合，她認為不需要刻意去改變自己來迎合別人，「也許就是不肯妥協，不想去改變吧！我覺得應該公平，不一定要我去改變，雙方都可以彼此欣賞改變啊！另一半如果願意多瞭解閩南文化，不也是很好嗎？但是我不會要求啦！我只是覺得改變也好，融合也好，都是自自然然的過程，不需要刻意去改變自己迎合別人。」

另外讓小珍感到困擾的問題，就是語言的隔閡，她是這樣說的：「會聽不懂在說什麼，尤其是回竹東家，親戚在一起常常會這樣，尤其是以前左右鄰居，如果還是住在竹東的客家村，可能會被迫學客家語，不過現在我和我先生搬到桃園，比較沒有壓力。我婆婆她雖然沒有明確要求，但我可以感覺他們會強迫我學習客家語，因為親戚會說客家語，鄰居也會說客家語，所以常會帶給我困擾，學習語言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真的是非常的討厭，是有一種被孤立的感覺，我很不喜歡這種感覺，會和家族有距離感。……完全不考慮第三者聽不聽得懂，不在乎對方的感覺。是的，語言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隔閡。」語言溝通是讓小珍無法適應的地方，她不會去勉強自己去學習，「最難調適的部份喔！應該是在語言溝通，你知道嗎？回去竹東老鄉，他們一定會用客家話，我呢？就變成聾子啞吧！那種感覺我很不是滋味，所以我無法調適，我也不會去勉強我自己去改變，去學，因為我已經沒有住在那裡了，當然如果一直住在那裡就另當別論，我可能不會是現在的我，當然會怎樣我不知道，但是一定會不一樣。」

由於種種困境與調適上問題，小珍並無法接受自己是客家人以及客家媳婦這樣一個角色，「我不接受我是客家人或客家媳婦這樣的說法，因為我不是客家人，也不是傳統客家媳婦，我就是閩南人啊！……我從來沒想過要當客家媳婦，也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客家媳婦，標準的客家婦女或媳婦傳統的印象就是感覺要很勤勞、很勤奮，要一直做一直做，所以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客家媳婦。」

因此小珍希望自己的家庭就是應該要有閩南文化和客家文化，她希望是兩種文化

都彼此接納，「我可以接受客家文化，但是我無法成為客家人心中標準的媳婦，我覺得對我而言太難了，我寧可放棄，我覺得我們自己的家庭就是應該要有閩南文化和客家文化，我覺得他們都可以學習，例如去外婆家也可以懂閩南語啊！看布袋戲啊！歌仔戲啊！也可以學客家歌啊！同時都接受兩種，學習兩種不是比較好嗎？所以我當然會保留自己的閩南人的特質，但是不是分族群那麼清楚啦！就是都去瞭解啊！這不是多元的社會嗎？」

在族群認同上，小珍的態度很明確，她認為自己就是閩南人，認同的問題是下一代才會出現的，因為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閩南人，不過先生和婆家都很重視客語，也因此她希望搬遷到自由度較高的中壢市區，離開竹東客家村給她的種種生活壓力，「我沒有什麼族群認同的問題，但是如果有人問我是什麼人，我當然會說我是閩南人。我覺得認同問題要到第二代才会有，我的孩子才會出現認同的問題，因為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閩南人，倒是老公說他是客家人他一定會教小孩子講客家話，至於我不會特別一定要求孩子學會閩南語，但是我老公那邊的觀念就很強，老二、老三、老四的小孩一定要學會客家語，我的老公也一定是這樣的觀念，我的觀念是順其自然，他要教就教，因為我不會講客家話，我也沒有動機想學，如果我住在竹東那裡，很可能就被迫無奈要學客語，就算不會說也要聽得懂別人說什麼，不然會好像外地人，格格不入，所以我覺得在都會區比較自由沒有壓力，在客家庄生活的壓力比較大，常常聽不懂鄰居或親戚說什麼。」

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小珍則是以先生為主，因為先生很重視客家文化，「如果老公要讓他們認識客家文化，就授權給老公，如果學校需要教閩南文化，我就會補充我熟悉的部份讓孩子瞭解，我覺得他們可以吸收的比別人更多，這樣比較好。我不會去強調什麼族群意識，就是自然而然。」

在族群的認同上，小珍認為：「如果我們是住在原來那個客家村落，我就會覺得

他們是客家人，但是他們如果是被我父母他們帶大，我就會覺得他們是閩南人，我覺得這個跟從小生長的环境有很大的關係，生長的环境會決定他們的族群，但是，若是我自己帶，我可能不會特別去說什麼族群，我可能就跟他們講說，我們就是臺灣人啊！臺灣人本來就有閩南跟客家族群啊！」

三、個案編號 B3 小惠

個案小惠 34 歲，婚齡 5 年，無育子，與公婆同住。小惠的先生是大她二屆的學長，訪談時，小惠娓娓道來她們的交往過程，「當時我以為他原本就坐在我後面，所以當他說：學妹，我是修妳們班經濟學的外系學長，可不可以請妳幫忙，若老師有調動課程時間時，打電話通知我好嗎？我說：好啊！那他又說：那如果我接到課程異動訊息要作確認，可以打電話問妳調動的相關細節嗎？我沒有懷疑的說：好啊！便寫給他我的電話了，自此之後就開始交往了，其中經歷了他畢業、當兵及進入職場，直到他覺得年紀已經到三十左右，應該要成家立業了，就買了禮物放在車上，在下班開車途中，突然拿出來送我，並問我要不要結婚了？……幾個月後他跟我回高雄老家時，突然找我媽談，並說服我媽勸我結婚，當我媽跟我提時，我跟她講我們的狀況，但他一再跟我媽保證一定會改進他自己，加上我年紀已三十，我媽要我直接決定訂婚日期，當時我實在沒信心，我想再一年觀察看看。最後還是這樣半推半就結婚了。」不過最初小惠的父母對客家女婿並沒有好感，「交往差不多三年，我媽知道他是客家人後，馬上問我客家人好嗎？因為我們是屏東的閩南人，當然屏東縣內有許多客家人，所以父母親多多少少會接觸到客家人，普遍來講，他們對客家人是帶有些不太好的印象，如：客家人比較自私自利，也很難溝通、較堅持自己的想法，還有客家男生有小氣的傾向等等。」至於客家家庭父母的想法，小惠認為，「依我的觀察，他們對閩南人的想法好像是比較會玩樂、花錢、不勤儉，也比較懶散，其他的我就知道了。」

當初小惠對於客家先生的看法是「剛交往時，當然看不到那些客家人那些問題，但是時間一久。這些通通跑出來且愈來愈明顯，好不容易決定結婚，我認為以後儘量去做好及配合他們，應該不會太難，但實際上加入客家家庭後想說已成為這家庭的一份子，以為他們只會對別人自私，也只會對別人小氣(除了我)，但事實卻不是這樣的。」

婚後小惠覺得閩南與客家人生活上最大的差異是在飲食習慣和價值觀念上，在飲食習慣上，「客家婦女常會做醃製食物，剛開始我常常聞到怪怪的味道，且看起來也不太衛生。客家菜較閩南菜重口味，用餐時常常看到每一道菜不是一大鍋就是一大盤，不知道是不是習慣這樣煮法，所以常常會吃不完，且客家食物有時會有特殊沾醬或煮法。」在價值觀念上，客家婆婆較節省，「例如洗澡這件事，我娘家的觀念是覺得洗澡最重要的是先沖熱身體五分鐘再用肥皂，這樣才不會著涼感冒，所以從小在教導我們洗澡時，就會叮嚀我們，但婆婆認為洗澡只要花五分鐘就好，為什麼要洗五分鐘以上，要先沖熱五分鐘的水實在太浪費，冬天亦同，當然我也有提出這樣我可能會著涼感冒，但她還是只覺得自己身體很好沒關係，我也要跟她一樣的省錢，只要花五分鐘洗澡就好，後來我還是照自己的方式，因為我覺得身體比金錢重要的多了。」

小惠覺得大概結婚三年後，自己才能真正調整自己的心態，大多時候，她希望能保持一點距離，才會避免磨擦，這些改變和調適歷程與家庭觀念及價值觀有很大的關係，「之前我的家庭觀念是溫馨及大家要互相扶持的，不過，不曉得是遇到客家家庭還是正好遇到這種個性的家庭，比較只顧自己心情做任何決定及講任何話，對家人亦不關心。我詢問過我先生，他說他從小時候爸媽就是這樣，我想這對我先生的家庭教育也影響非常大。」小惠認為家人團聚的感覺要比金錢消費更重要，但是公婆則認為全家在外用餐消費是一種浪費，「舉例來說：我希望在有特別的節日時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吃飯或到處走走，聯絡彼此的感情，常常邀請他們一同前往，但每一次一定會被公婆潑冷水，他們認為不需要或者是浪費錢。後來連邀請也都不想再問了，只跟自己

的先生去，但婆婆卻又有事沒事的說我們都沒想到她，然後又說：外面比較好吃，她煮的不好吃。」

小惠後來也學著下廚，不過與婆婆的互動並沒有進一步改善，「而下面的故事更是可說明我如何做都是不對的，我結婚之後因有一陣子沒有上班，我認為要主動幫忙煮飯菜，還特別請教她如何煮菜，她卻說：等我教妳完，我早就煮好了，後來我特別去請教我自己娘家的媽媽，很努力的煮好讓婆家可以吃，但每次煮好後好聲好氣請公婆來吃飯，公公會捧場來吃，但婆婆不是視而不見又另煮一堆菜，就是看了說一定不好吃，我只好自己找台階下說：對啊！還是媽媽煮的最好吃，久而久之過了一年，我就真的不太想繼續了，想說那就吃她煮的吧！但她後來又跟親戚說，我在家都沒有煮過飯菜，聽到後真懷疑她是不是有失憶症，難道都忘了自己對我說過什麼或做過什麼嗎？最後只好當作她就是這樣不領情的個性，也只能調適自己的想法及做法囉！」

價值觀的不同，長期下來小惠已有些許調適，但整體而言不容易適應，因為價值觀念會影響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細節問題，不過小惠認為自己已經努力改變了，在家庭的融合上，小惠因為得不到肯定而產生失落感，間接影響融合的意願，倒是先生有受到閩南文化的影響，「我一開始有為家庭的融合，族群的融合而犧牲，比如會配合他們的習慣或習俗希望整個家庭更為融洽，但漸漸地得不到婆婆認同的失落感，間接影響我融合的意願，相較之下，自己的先生有融入閩南的文化部分較多，所以能改變的只有自己及自己的先生、小孩，若要改變其他家庭成員的觀念，尤其是長輩來與你配合，是不太可能的。」

另外在閩客通婚的族群融合觀點上，小惠則有自己的想法，小惠不認為要依附於夫家而全盤改變自己，閩客通婚是一種文化的交流。「我覺得閩客通婚對族群融合是有助益，不過這年代的觀念，現在不管是哪個文化的女人，感覺已不再像是過去嫁給什麼族群，全盤接受地就要做那個族群的標準媳婦；族群的味道不再那麼鮮明，而是

看相互不同文化如何擦出不同的火花。」

在語言上小惠會一點點客家語而已，但談不上會，有時候公婆會用客家語交談，但是主要還是用國語溝通，因此語言溝通沒有障礙，在族群認同上，小惠認為自己就是閩南人，她不接受自己是客家人，也不接受自己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的雙重身份，因為她認為自己不太會講客家話，也較難認同自己是客家人。在下一代的族群認同上，她認為是客家人也是閩南人，「若以後有了小孩，小孩子問我，他自己是哪一個族群，我會說二個都是，因為她媽是閩南人，他爸爸是客家人啊！……客家閩南文化應該都會有，順其自然地讓小孩去認識。」

在文化接受度上，小惠願意接受客家文化，也希望下一代接受多元文化，「我有接受客家文化，但不會想成為客家人心中標準的媳婦，是會保留自己就是閩南人的特質。……因為這二種文化各有優缺點，當然能的話希望把二個文化的優點部分都給下一代，但老實說，還是比較會希望保留自己的閩南文化給下一代，因為較認同自己的文化嘛！」



第三節 楊梅地區個案說明

一、個案編號 C1 小娟

個案小娟，年齡 60 歲，婚齡 39 年，育有 2 子，曾經與公婆同住。她的婚姻是透過姨丈介紹的，因為姨丈是先生的朋友，那時她快要 23、24 歲，在那時候已經算很晚婚了，那時候雖然有考慮過客家村的生活差異，但是因為有認識的人住在這裡，所

以就嫁過去，當時父母很關心小娟嫁給客家人能否適應，因為客家婦女比較勤奮吃苦，父母擔心女兒日子過得太苦，所以婚前曾來到楊梅村看過，雖然有些擔心，但是覺得未來的女婿很老實的樣子，所以並沒有反對。一方面雙方都是農作家庭，小娟認為應不難適應，「因為我們那個時代都要作農，因為我父母老家也是作農的，所以客家家庭覺得我可以適應作農的生活，我婆婆生前她還是很會種菜，什麼菜都有種，我們都一直吃自己種的。」

在生活的方面，小娟發現客家家庭真的非常節儉，「在重大節日，像清明節就不太一樣，客家人祭拜的東西很多，而且每次一定要拜三牲，要殺好多喔！閩南拜的沒有那麼講究，客家人真的很重視。飲食習慣上也差很多，我婆婆很會種東西，也很會醃漬，所以瓶瓶罐罐很多，她們很省，很多菜和肉都很會醃，因為可以放很久，特別是醃菜，所以別人說客家很節省不是沒有道理的，這方面我也學了不少，我如果太浪費東西，會被唸，所以吃的用的東西都不能隨便亂丟。……在價值觀念上喔！在客家家庭就是要學會如何省錢，然後要很勤勞，所以像很多客家婦女都會自己種菜，自己醃菜，就算是去市場買菜也要斤斤計較，她們很會處理食物，在計帳算錢方面都很厲害。」

在客家家庭的生活，小娟必須要使自己變得更勤勞節儉，就是讓自己變成客家婦女一樣勤勞，她經過了兩三年時間的調整才慢慢的適應。「差異是有，就是要適應，像六月天，天氣很熱，要割稻，我婆婆就會說要早一點起來幫忙，要準備點心什麼的。在這裡大家都自己種菜，老人家特別愛種菜，冬天就種高麗菜，夏天種空心菜，拜拜的時候要準備三牲，對，以前我把拜拜剩下來的菜給貓狗吃，我公婆就不高興，因為他們很省，其實我們都是苦過來的。……我公公婆婆，他們真的很省，就像我帶小孩出去理頭髮，我都會買一些東西給小孩吃，或是買玩具，他們如果跟在後面，看到我買玩具，都會罵太浪費，他們很嚴格，也是因為沒有什麼錢，這個家種一點點的田，

有時候吃都不太夠，所以他們很省，小孩子我也都是自己帶，小孩也沒有讀幼稚園。……像我以前在娘家都吃得很好，在這裡吃的菜都一樣，吃久了都會膩，我有時候會出去買菜，如果買太貴，還會被罵，可能他們覺得我太浪費了。」

在客家家庭，小娟可以感受到客家婦女勤勞的特性，老人家也覺得客家媳婦比較能幹，「老人家常常有這種想法，他們覺得客家媳婦比較能幹，比較會做事，這樣她們比較輕鬆，其實客家女性也很怕當長媳，因為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不知道客家人對閩南媳婦的看法，但是我覺得都是人一樣要做事情啊！」剛開始小娟也有被叫過「河洛嬭」，但她並不認為有族群的問題存在，「有，我大嫂有這樣叫過我，說：這是河洛嬭，我是沒有生氣，但是覺得河洛嬭不太好聽。」不過小娟還是讓自己盡可能成為標準的客家媳婦，「我已經是客家媳婦了，而且算標準的客家婦女了。……我是前面那一種的(完全接受客家文化成為客家人心中標準的媳婦)，因為我嫁到這裡，算是客家村吧！我覺得自己改變比較多，就是去適應客家人的生活。」

在語言方面，爲了要融入社區和家庭，所以還是得學會客語，「這是客家村，不會客語溝通當然不方便，而且她們(鄰近)講什麼我都聽不懂，當然不方便，所以我一定要學啊！不過我講的客語不太標準，但是我聽得懂她們說什麼，會講會聽，和不會講不會聽，在客家村會差很多。剛開始聽她們說客語，感覺好像吵架，還聽不太習慣哩！」在家裡，以前都是講客語比較多，所以小娟因爲這樣學會客語，但是現在說國語比較多，至於她的小孩也都會客語，「其實我們不用特別去教，因為他們都說客語，所以小孩子都會客語，我的兩個女兒後來也嫁到竹東，她們的客家家庭就一定要教孫子會客家語，因為那裡的客家家庭很愛講客語，也一定要下一代會說客家語，他們覺得會客家語，才能傳承客家傳統。……是啊！她們覺得我兩個女兒是客家人，因為她們會說客語，爸爸也是客家人啊！我也說客家語啊，所以我是不是閩南人對她們沒什麼影響吧！」

小娟把自己融合在客家家庭之中，因為嫁入客家家庭，又在客家村，小娟理所當然的認為自己也算是客家人，「我們這時代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給客家人，當然也算客家人了。……我原本是閩南人家庭出身，但是後半生都在客家家庭，所以也比較像客家人，……我當然是融入客家文化，因為我都已經嫁到客家村了，小孩子也都是在客家村長大啊！閩南文化是去我父母那裡的時候會接觸一些，我兩個女兒也聽得懂閩南語，但是說不溜，因為我娘家比較遠，不常回去吧！……客家婦女就是比較勤儉持家，現在我就是傳統客家婦女了，……族群融合我不懂，我知道我一定要改變去配合這裡(客家家庭)，而我當然改變很多，像是勤勞、節儉、種菜、醃菜，要成為一個客家媳婦也不難，對了，我也會說客語，其實我會說客語，別人會以為我是客家媳婦，他們都忘記我是閩南人，因為我已經在客家村那麼久了，別人也當我是客家人了。」

小娟雖然因為嫁入客家家庭而形成自己是客家人的認同，不過她的族群身份認定卻是可以因為環境而改變的，「我可以接受啊！我嫁到客家家庭已經很久了，所以也很像客家人了，應該說有客家人講話的地方，我就當自己是客家人，但是在閩南人的地方，我就是閩南人。……是啊！都算是，小時候父母那裡是閩南人，現在嫁給客家人，像我回娘家去，我哥哥他們都會開玩笑的說：客人回來了，『客人』回來了(用閩南語說客家人為『客人』)。」小娟認為自己可以是閩南人，也可以是客家人，不一定要單獨歸屬於某一特定族群，「我覺得都可以，我並沒有說一定要是什麼族群的人。」

小娟雖然努力改變自己去融入客家家庭，但是還是因為觀念習慣差異太多，而曾經藉由都市更新計畫的機會搬出去住過，「我是有努力去改變，但是常會想離開這裡，因為觀念習慣差很多，所以我就趁著這裡在『都市計畫』的時候，和我先生搬出去住，想在外地自己打拼生活，當初想說搬出去會比較自由，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用一切都要依老人家的意思。……其實我們以前有在外面住了兩年，那時候因為政府要土地重劃，我也蠻想搬出去自己住的，不過老人家看我們搬出去就不高興，後來我們又回

來，但是在分房子的時候就變得比較小，因為大的被其他兄弟分去了，財產分也分不到了，但是我也看開了，照理說我們是老大，應該比較多的，不過你怨老人家也沒用，他們也難做人，因為老二老三都有生男孩子。……我們搬出去住那時候，我心裡也有數，如果搬出去住，他們的財產就不會分給我，二年後我們搬回來，果然他們也把房子分好了，老人家死了，喪事卻都是我們在弄，現在我們真的也沒分到什麼，不過我也看開了，是當初我自己要搬出去的。我個人其實算一直不去計較，反正家人能怎樣好，我就是去配合，也很少說一定要怎樣。」

在衝突與犧牲的感受上，小娟則是認為客家家庭的男女差異很大，「因為要男生繼承傳統啊！女生會嫁出去，……在繼承上男女差異很多。」所以她的兩個女兒並沒有在家族中獲得財產繼承。

至於下一代，則是完全歸屬於客家人身份的認同，她的兩個女兒則是都選擇嫁到客家家庭，成為客家媳婦，對於閩南文化的瞭解並不多，「我有兩個女兒，她們覺得自己是客家人，我都告訴她們，自己就是客家人，長大之後，也讓她們知道如何當客家人的媳婦，最後她們都嫁給客家人，不過她們現在不像我們那個時候，公公婆婆沒要求那麼多，但是她們從小也是這樣辛苦過，所以嫁給客家人都能適應。……她們從小都在客家村長大，對客家文化都很瞭解，……我想她們就是接觸客家文化而已，她們對閩南文化不太瞭解。」

二、個案編號 C2 小華

個案小華，年齡 52 歲，婚齡 25 年，育有 3 子，與公婆同住，她和先生原為筆友，是經同事介紹而認識，然後進一步交往結婚。雖然有客家、閩南的差異，她覺得不同族群都有自己的優缺點，一般客家人給人較吝嗇，閩南人比較重視享受的感覺。在兩種生活差異上，小華認為，「重大節日與祭祀儀式方面，客家人認為年節的祭祀應由

家中的長男或長孫來主持，所以我們要費比較多心力在上面。風俗方面，如在元宵節的時候，有添丁的人家要辦三牲，還要作新丁版到神廟或祠堂祭祀，客家人是非常重視宗親的觀念，所以習俗還蠻多的；飲食習慣上，客家人吃的口味很重，很喜歡醃漬類，閩南人的飲食是比較清淡的；價值觀念上，客家人看錢很重，也比較節儉，閩南人比較隨興；對族群的認同，客家人族群非常團結，對自己的族群文化認同度很高；在客家對閩南媳婦的角色觀感上，一般來說客家人會認為閩南媳婦比較沒有客家媳婦那麼能吃苦耐勞，……我覺得客家家庭比較重視物質生活，而閩南家庭比較重視精神生活。……客家人比較容易鑽牛角尖，閩南人比較隨遇而安。」

至於族群差異，小華雖有聽過「河洛嬖」，但是她不太在乎，「有聽過(河洛嬖)，但我不會管別人怎麼說，不會因為這些而受到影響。」在楊梅，她不認為客家人有客家人一定要娶客家人的觀念，「我覺得還好，這裡雖然是客家村，但是閩南跟客家通婚的情況還是很多，我覺得這觀念應該影響不大。」在族群的認同上，小華努力使自己成為標準的客家媳婦，「我覺得我是客家媳婦，客家媳婦要勤勞一些，也要比較能幹，要會省會持家，我應該有做到吧!……我有努力啊!讓自己成為標準的客家婦女……就慢慢的吧!先學客語和家人鄰居可以更方便溝通，然後學客家菜，然後一些傳統習俗等等，像拜拜啊!這些比較麻煩的事，都要自己來，其實喔!剛開始都要自己來，有點辛苦，但是做久了，就覺得自己樣樣都會，也比較能幹，像我們過年過節都不出去吃飯，所以我要準備一大桌，剛開始很吃力，又不太會客家菜，但是現在就都會了，我覺得也算是一種收穫。」

小華認為自己學會客語，會客家料理，應該算客家媳婦，她接受自己是客家人的原因是人生歲月有一半以上要在客家村和客家家庭渡過，也可以說因為她要融入家庭和這村里，所以要學著適應環境，「我的改變應該就是學會客語，也學會了客家料理，也算是一個客家媳婦。……接受啊(接受自己是客家人)!因為我已經嫁到客家家

庭，我的人生歲月有一半以上要在客家村和客家家庭渡過，所以我也可以算是客家人，至少算客家媳婦吧！」

不過小華認為自己應該還是閩南人，因為祖先是閩南人。她覺得自己雖然有改變和調適自己更像客家人，但是本質和個性上，她覺得自己是閩南人，「我覺得自己的個性比較像閩南人，也比較適合，客家人的性格，跟我不太像。……我覺得還是說我閩南人比較適合，性格上我還是屬於閩南的，比較大而化之，隨性。」在生活上的調適困難，小華主要是在飲食和金錢觀念上面，飲食上她慢慢改變了家人的飲食習慣，「難調適的部份是在飲食方面，因為客家人吃得很鹹，又是醃漬的，我剛開始在煮菜的時候很麻煩，不過我慢慢的調整，我的方法是親自掌廚，從買菜到下廚都費很多心思，我用比較養生的觀念去做菜，才慢慢改變家人的飲食習慣。」在金錢上，因為全家人的經濟開支都是由長子來負責，身為長媳的小華覺得壓力比較大，她說衝突倒是沒有，只是經濟壓力感覺比較大，所以她也調整一些方式，讓大家共同分擔家計，「在金錢方面，客家人是比較斤斤計較的，我後來用的方式是將家中的開支列表公佈，然後要求家中有收入的成員共同分擔家計，因為我先生是長子，所以比較辛勞，要負責掌管家務，剛開始也是很辛苦，我也是進來之後慢慢改變的。」

小華在家庭中也經過調適與改變，其中最大的改變就是變得很節省，因為要持家，要管理家務，「我覺得是彼此配合，我是沒有犧牲什麼，只是學著去適應環境給我的，要求我的，然後我還是要尋找一些平衡點，如飲食，我可能要學客家菜，但是又要改變口味，像我們長子要掌家計，因為客家人比較計較，所以我也學著列清單，讓大家知道錢怎樣用，我想這都是改變，彼此的適應。」另外，小華也適度改變家人的飲食習慣，「我覺得是飲食方面，他們口味變淡了，全家人的胃痛，也不藥而癒，家人改變很多，他們變得比較重視營養與新鮮，不會為了節省而吃壞自己的肚子。」

小華爲了融入客家家庭，經過不斷的調適與改變，但是她始終認為自己性格上與

客家人有些差異，「以我而言，我就比較瞭解客家文化，這是因為生活的關係，我必須要融入，我改變很多，在客家傳統女性身上，我學到閩南婦女所沒有的，但是我覺得我還是原來的閩南婦女性格，客家婦女或媳婦，我覺得只是一種角色的學習，我覺得自己的性格並不是如此。我覺得客家人真的比較拘謹，也節儉，像是客家人的市場，買東西都要斤斤計較，閩南人，會比較大方。我覺得個性上是有不同的。其實我比較喜歡閩南婦女的性格，比較開朗，現在的我也有一點客家婦女傳統的性格，是有些不錯的地方，但是我還是覺得閩南婦女的性格比較適合自己。」小華因為環境需要她必須努力轉變成客家人的一份子，但是個性上的特質，她還是覺得自己是閩南人特質。「我想成為標準的客家媳婦之外，我還是可以保留閩南人的特質，客家媳婦有她們的優點，閩南人也有很不錯的優點。」

不過，小華還是希望擁有小家庭的獨立生活，想搬出去住的原因是覺得比較自由，但也不是離開楊梅客家村，而是就在附近，只是想獨立而已。「我覺得婆媳還是需要時間適應的，所以我還是比較希望搬出去住，自己成立一個小家庭，再適時的給予關注與支援，避免造成依賴和負擔。」

至於下一代的教育方式，小華採取開放的態度，「自然的瞭解自己的文化，我希望他們都去認識不同的文化。」至於在語言上，小華嫁入一年才學會客語，「大概一年，蠻快的，因為這裡的人常常喜歡用客語溝通，不會客家語時，常常需要比手畫腳，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會有外地人的感覺。」不過在家裡和社區，國語、客語、台語都交互使用，「大部分還是國語，偶爾會用客語和台語，客家人也很多會說台語，鄰居如果他們知道你是閩南人，就對你說台語，不過她們還是喜歡用客語，……其實現在閩客通婚很普遍，媒體對這兩種語言的傳播也很多，現在也有客家電台，學客語其實也不難，只要有環境，常常聽就會了，像我也是住久了，聽多了就會了，而且因為閩客通婚很多，所以即使在客家村的客家人也懂閩南語的很多，我以前以為嫁給客家

人就一定要說客語才能溝通，其實並不一定，她們(鄰近)也會說閩南語，因為還是有一些閩南媳婦，或是嫁給閩南人的客家婦女，所以很多人都會兩種語言，至少是聽沒問題，但是這裡的習慣上還是會喜歡說客語，因為客家人多，而且他們很在乎自己的語言。」至於小孩則以客語教育為主，「有教啊！應該是家裡有在說客語，也多多少少會教，小朋友自然聽懂客語是沒問題，可是他們不太愛說，還是喜歡說國語，至於閩南語他們是自己會，可能是在外面也常常聽，我想是因為閩南語比較普遍的原因。」

基本上她還是希望保留閩南文化，「我會希望保留閩南文化給下一代，因為我覺得還是要讓他們瞭解閩南不錯的地方，也希望他們有一些閩南的性格。」在下一代的族群認同上她認為不需要區分，而讓他們自由選擇，「他們要說客家或閩南都可以，我覺得他們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族群，不要區分，臺灣人應該是一家親吧！不一定要分得那麼清楚。」

三、個案編號 C3 小青

個案小青，年齡 42 歲，婚齡 18 年，育有 4 子，並與公婆同住，她和先生是在同一家電子公司同一單位上班，日久生情，她認為客家男人婚前很體貼，事事順從，是好好先生型，婚後較有大男人主義，但顧家、愛老婆、疼孩子。當初談論婚嫁時，娘家是曾經有反對過，但是不影響他們對愛情的執著，因為閩南人的觀念是覺得嫁給客家人會很辛苦的，客家人是非常勤儉持家，但是人情比較淡薄，父母大概怕自己的女兒太辛苦，公婆要求太多，所以蠻擔心的，不過她嫁到客家家族之後，卻學到很多，例如知道如何去節儉，如何孝順公公婆婆，以及如何照顧好家人等等。

在生活差異上，「我覺得差異並不大，對於風俗禁忌我不是很瞭解，不過客家人每一餐未用完時，是不會浪費的，他們會一餐、二餐、三餐，一直到食物壞掉不能用為止，才捨得倒掉，而閩南人就沒有這麼節儉了，而且客家人知道如何理財，所以他

們比較富有，而閩南人比較注重情義，也比較沒有理財觀念，感覺上跟客家人在語言溝通上比較沒有共識，沒有那麼親切和融合。」

在生活差異上，小青認為有差異，「在伙食方面，婆婆會吃不慣我煮的，所以這部份不是很合，而且閩南人比較沒有那麼勤快，婆婆就會嘮叨，因為客家人真的是很勤快也很節儉。」

在自我的調適上，小青覺得應該是知道如何為家裡小孩付出，「我會為大局設想，以家庭和諧為重心，事事順從，我想我改變應該很多，反正為了家庭，我覺得個人的犧牲沒關係的，我也會選擇去融合客家家庭的文化，做什麼像什麼，我覺得我可以當好自己的角色。」婆媳關係大概一兩年才適應，「與婆婆溝通的問題是最難調適的部份，老人家的話，只要順從，不要頂嘴，這樣一切就很順了。我很努力的改變自己去融入，像懂客語，改變煮菜的口味，也變得比以前勤勞跟節儉，當然還有很多瑣碎的小事要配合。……那些狀況，就是慢慢的讓自己接受，因為就是家裡的一份子，很多生活習慣就是要改變自己去融入，也許當我買了房子，搬出去自組一個家庭，一切問題應該都沒有了。」

小青嫁入客家家庭之後，不僅接受自己是客家人，也努力成為客家人心中標準的媳婦，「我可以接受(接受自己是客家人)，客家人也沒什麼不好啊!努力、勤勞、節儉。……其實我很努力達到這樣的標準，可能客家人心中對媳婦有一些標準，但是我就是能做到和客家媳婦一樣，也很想讓他們知道閩南人的優點，真誠、善良、好相處，我覺得娶閩南媳婦和客家媳婦是一樣的，客家媳婦可以做到的，我也一樣可以。」小青的方式是完全融入，以家庭為重的，努力使自己成為客家媳婦，「我認同啊!因為嫁進來就是客家媳婦，應該融入家庭，客家媳婦和當閩南媳婦的差異不大，而且我也努力讓自己成為客家媳婦，盡自己所能對父母孝順。……既然已經嫁給了客家人，就應當瞭解如何做好客家人的媳婦，這才比較重要。」她選擇改變自己成為有客家婦女

傳統的性格，「我會去改變自己，如勤勞、節儉、孝順、會持家等等，……閩客通婚對我有相當大的改變，同時讓我擁有更多傳統客家婦女的品性，而且也更會回娘家去孝敬自己父母。」

在語言溝通上，小青大致一兩年才大致完全瞭解客家語，「我會一些客家語，但是不精通，因為與公婆住，相處一兩年才大致瞭解客家語，……其實用國語，公公婆婆還是聽得懂，不過用客語他們比較熟悉，我在家裡和先生小孩用國語比較多，和公婆則習慣用客語，因為他們比較習慣客語。」也因為在客家村，所以她必須要能用客語溝通，「因為這裡的人用客家語蠻多的，我也是因為溝通上需要，慢慢的適應他們說話的腔調，然後才學會的，但是也沒辦法講得很順。」而小孩兩種語言都會，他們語言是自然學會的，因為有需要所以自然會用，「小孩的客語和閩南語都聽得懂，但說不清楚，我沒有特別教，但是有環境，所以他們兩種語言都是自然會的。……會跟爺爺奶奶和鄰居說客家語，至於閩南語其實比較普遍，有些客家人也會。」

在族群身份的認同上，小青認為自己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可以的，因為我綜合了閩南人和客家人的優點，所以我覺得自己都是。」在下一代的教育部份，孩子以客家人認同為主，不過小青希望他們也能欣賞或接受閩南文化，有更大的包容力，更寬廣的心胸，「他們是客家人，我會這樣告訴他們，我也很少提到我是閩南人的事，除了會說閩南語，不過我會說客語，大部份他們會覺得我也是客家人，而孩子沒有族群困擾，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就是客家人。……我主要會讓孩子承襲客家文化和美德，但是也會灌輸他們閩南人的優點。……孩子會以客家文化為主，但我會讓他們也欣賞或接受閩南文化，我覺得就是要包容力更大，更寬廣的心胸，所以我想他們會比較有接受和適應不同文化特色的能力。」

第四節 小結

在八個個案訪談中，以美濃地區而言，個案 A1 小美的經驗中，可以瞭解婆婆最初對閩南媳婦有排斥的心理，不過這種排斥，隨著小美的努力而有了改變；而個案 A2 小英的經驗，則發現美濃地區存在比較保守的婚嫁觀念，小英認為「美濃人有希望嫁(娶)美濃人」的觀念是存在的，這也使得嫁入的閩南媳婦會需要較長時間的調適。

中壢地區，個案 B1 小融對客家文化的認同感與宗族歸屬感很高，也沒有出現因為族群差異的婆媳問題，倒是與配偶有溝通上的問題；個案 B2 小珍則是一個較為特殊的例子，她從原本竹東的客家村遷出，她的困境發生在語言溝通、飲食習慣差異、風俗習慣等各方面都產生問題，也因此使她最後離開竹東的客家村，而到中壢獨立發展；個案 B3 小惠在價值觀上與婆婆有很大的落差，小惠的觀念也比較接近現代女性的觀點，特別是都會地區的通婚，她們認為不同族群的通婚，應該彼此相互欣賞與包容。

楊梅地區，在個案 C1 小娟的經驗中發現客家家庭克勤克儉的生活態度與閩南家庭的差異較大；個案 C2 小華主要是克服了飲食習慣的差異、金錢觀念上的問題；個案 C3 小青則是以客家家庭為中心，不斷的將自我融入於客家文化。

另外從閩客通婚後閩南婦女的個案在族群身份認定來看，美濃與楊梅地區的個案容易隨婚姻而改變，中壢地區個案 B2 小珍與個案 B3 小惠則是保持不改變。在對下一代的教育上，美濃與楊梅地區的個案傾向以夫家的客家文化為主，中壢地區的個案則選擇兩種族群文化的融合。

第四章 個案分析與討論

本章主要目的在於個案分析與討論，首先從困境與調適過程來進行討論，其次從個案的例子來探討自我改變歷程中的抉擇與轉變，接著討論她們對族群身份認同的態度如何？最後則是探討閩客通婚與族群融合未來可能的發展樣貌。

第一節 困境與調適

一、困境分析

在 13 個個案中所遇到的困境，包括：族群的差異性、對族群性格的刻板印象、美濃客家族群的保守態度、客家男性與閩南女性對家事的態度、生活消費的價值觀念與家庭觀念等等，由於個案所遇到的困境有所不同，因此分析列表如下：

表 4-1 個案困境分析

編號	個案	地區	個案困境
A1	小美	美濃	◎由於早期閩客械鬥歷史所影響的閩客族群對立意識，所以婆婆對小美的閩南身份有仇視。 ◎婆婆對閩南媳婦存有比較懶惰的刻板印象，這對小美是很不公平的地方。
A2	小英	美濃	◎小英認為美濃客家人容易有「要娶美濃人，要嫁美濃人」的保守觀念，所以婆婆比較期待純正客家血統的媳婦。 ◎老一輩容易以傳統的客家媳婦的標準來要求，這使職業婦女的小英倍感壓力。
B1	小融	中壢	小融的困境是與丈夫之間的協調問題，小融因為太順從公婆，而忽視了另一半，另一方面小融認為客家男人自我意識較高，

			客家男人比較不習慣共同做家事，而客家婦女都一手攬家事。這個經驗與她原本閩南家庭的父母不同，她覺得自己的閩南父親會幫母親做家事，但自己的客家丈夫卻不主動幫她，意願和觀念上客家丈夫認為家事原本就是女人的事。
B2	小珍	中壢 (原住竹東)	小珍的個案較為特殊，也是困境很嚴重的個案。她個人所遇到的困境非常多，其中包括了語言溝通的障礙，傳統祭祀拜拜的問題，家庭中對族群差異的對待，繼承權的問題等等。而這些困境小珍無法克服，並選擇離開原來的客家家庭，與丈夫到中壢自組小家庭生活。
B3	小惠	中壢	小惠在生活消費的價值觀念與家庭觀念上與公婆差異很大。特別是金錢上，因為客家父母都比較節省，但是小惠重視的是家庭氣氛，因此常因為金錢價值觀念產生代溝。
B4	小淑	中壢	小淑遇到的問題有語言部份，特別是家族聚會時，她認為會客語比較能跟親戚溝通，另外習俗上要準備牲禮，開始不是很習慣，在飲食上客家屬於重口味，最初比較不適應。
B5	小兆	中壢	小兆並沒有調適上的問題，因為丈夫父母早逝，而丈夫雖然是客家人，但對客家文化瞭解不多，一切由小兆做主。
B6	小婷	中壢	在生活上的調適問題不大，主要是飲食習慣的差異，因為客家人喜歡吃很鹹；其次是需要學習客語，因為婆婆喜歡用客語。
C1	小娟	楊梅	小娟的困境主要是在於適應客家傳統的勤勞節儉的生活。
C2	小華	楊梅	小華遇到的問題主要是飲食和金錢觀念，飲食上因為客家人吃得很鹹，又是醃漬的，剛開始在煮菜的時候很不習慣。在金錢上因為全家人的經濟開支都是由長子來負責，所以壓力比較大。
C3	小青	楊梅	小青主要在於適應客家傳統的勤勞節儉的生活，在飲食上，婆婆不習慣小青煮的，同時也對小青有勤勞節儉的期待。
C4	小絹	楊梅	小絹從小在客家村長大，對客家人很瞭解的，並沒有不適應，她認為客家人和閩南人分不太出來。
C5	小錦	楊梅	小錦適應問題不大，但是改變很多倒是真的，如比較節儉，對金錢也比較會規劃，生活上的問題在於婆家規矩很多，因此使自己的空間變得很小。

關於個案所遇到的困境因素分析，分成以下項目探討：

(一)歧視與排斥：個案中因為族群差異而產生的問題，如個案 A1 小美，由於旗山跟美濃曾經發生閩客械鬥的歷史，因此客家婆婆存在對閩南人的敵意，客家婆婆會因為小美的閩南人身份而產生歧視與偏見，使個案所面臨的並非單純的婆媳之間問題。另一方面，由於客家本來就為臺灣族群人口比例的少數，因為擔心客家族群的勢微，擔心族群面臨被強勢族群同化，具有高度的危機感，在美濃的另一個案 A2 小英，就發現有「美濃人要娶美濃人，要嫁美濃人」的保守觀念，客家婆婆也希望媳婦是客家血統，因此她們認為對閩南婦女會用「河洛嬖」的字眼，在字面上多少可感受到一種排外的意識。在另一個個案 B2 小珍，則是由原本竹東客家村搬遷到中壢，自組小家庭，小珍認為住在竹東客家家庭公婆比較期待兒子能娶到純正的客家人，所以她自己可能因閩南媳婦的身份而受到差別待遇，這樣的差別不平等在繼承權上特別明顯。

在其他的個案這樣的問題並不明顯，中壢地區與楊梅地區個案的客家家庭對於不同的族群差異包容度較大，族群差異並不造成閩南媳婦的主要困境。

(二)刻板印象：在個案訪談中，客家家庭的閩南媳婦普遍存在傳統客家婦女勤儉耐勞的刻板印象，她們認為這樣的個性差異成了她們困境中最深刻的部份。一般說來，客家婦女會給人較刻苦耐勞與勤儉持家的刻板印象，而客家家庭的閩南媳婦也會認為自己不如客家婦女的刻苦耐勞或勤儉持家，然而在老一輩的客家婆婆眼中，閩南女性的印象是比較懶惰的，這種心態，如果是在一個客家家庭中，同時有閩南媳婦與客家媳婦就會產生很強烈的對比，也會讓客家婆婆對客家媳婦大大的偏愛，這樣的偏愛讓閩南媳婦覺得是刻板印象造成的不平等之處，如個案 A1 小美和 B2 小珍，她們會認為是因為族群的不同，而使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在個案中客家村的客家婆婆，她們會習慣勤勞的傳統居家生活，也因此容易對媳婦有這樣的期待，因此在某些個案中，如個案 C1 小娟與 C3 小青，她們就必須適應客家家庭中節儉勤勞的生活。而嫁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 13 個個案中，大多認為傳統客家婦女給外界勤儉持家、刻苦

耐勞的形象，是造成她們適應困難的原因，但個案中的閩南婦女也會在個性上做自我調整，如楊梅地區的個案就會使自己盡可能符合他人對客家媳婦的期待。

其實個案中所發生的刻板印象問題，不僅是客家家庭的婆婆會對閩南女性存有比較懶惰的印象；閩南家庭的父母，也存有女兒嫁給客家家庭會比較辛苦的想法，認為客家家庭比較節儉吝嗇，在婚前閩南家庭的父母也比較不願意把女兒嫁到客家家庭，主要原因就是怕女兒吃苦。所以個案中閩客通婚的父母都存在著這種刻板印象，在客家家庭的一方認為閩南媳婦比較不夠勤勞，而閩南家庭的一方則認為客家家庭會讓自己的女兒生活比較辛苦，所以，對不同族群的刻板印象，在訪談的個案中，形成了一個必須要調適的困境。

(三)兩性家事觀念的差異：在兩性觀念差異的落差上，個案 B1 小融認為傳統的客家家庭的家事大部份是由女性來負責，所以客家男人比較不習慣共同做家事，這與傳統客家婦女習慣一手攬家事有關，因而客家男人理所當然的認為家事是屬於女性的事，這與小融在過去閩南家庭的認知有所不同，因為她閩南家庭的父親會主動幫忙母親做家事，但是她的客家丈夫認為家事是女人應該負責的，男人只是幫忙，所以造成夫妻在家事分擔上產生了溝通的問題。

(四)飲食習慣：在飲食習慣上，客家菜有獨特的風味，口味偏重，特別是在醃漬物上，嫁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認為，客家的鹹重口味與自己原本的飲食習慣差異很大，初期也會在烹調上形成困擾，個案中有些閩南婦女會學習做客家菜，特別是醃漬物，不過閩南婦女在飲食習慣的調適歷程中，會嘗試改變客家菜太鹹的口味，使家人能接受改變後的菜色與健康概念，如個案 B1 小融與 C2 小華等，她們都改變了原本客家家庭的客家菜鹹重口味觀念，變得更清淡或健康。

(五)價值觀念：在價值觀念上，個案中的閩南婦女大都會認為客家婦女在生活或金錢上比較節省，這樣節儉的價值觀念差異，如果無法彼此認同，也是造成困境的因

素，由於節儉與勤勞是客家婦女優良的傳統美德，不過這樣的傳統也很容易形成兩代價值觀念的差異，這些價值觀念的差異反應在兩代的溝通不良，而形成困境，例如客家家庭的父母因為節省常不願到餐廳消費吃飯，而希望在家自己烹調，而閩南媳婦則認為到餐廳較方便圍爐，這樣的狀況就會有價值觀的落差，如個案 B2 小珍與個案 B3 小惠等，不過楊梅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在嫁入客家家庭之後，她們會調適自己的價值觀念趨向於客家婦女的節省特質，在金錢或理財的觀念上會比較謹慎，也會變得比較節省。

(六)風俗習慣：在閩客的風俗習慣差異上，個案主要是反應在祖宗祭祀習慣的不同，個案認為由於傳統客家家庭在祭祀活動中往往要準備牲品，且要準備的東西很多，因此造成閩南女性的困擾，但是關於祭祀這樣的風俗習慣，雖然有的閩南婦女無法適應(如個案 B2 小珍)，有的則是持非常認同的態度(如個案 B1 小融)，她們會積極融入客家的風俗習慣之中。

(七)語言溝通：語言溝通是閩客通婚困境中重要的問題之一。它也是客家家庭閩南媳婦初期會發生的共同困擾，她們認為閩客族群之間存在最大的差異在於語言，因此大部份在客家村個案的閩南媳婦，她們能聽說客語的與否，會影響其在家庭與社區的融入程度，因為能說客語的閩南婦女，在外表上是很難去判斷其為閩南人或客家人。

所以，個案中的客家家庭中的閩南籍媳婦，常會感覺到語言溝通上的重要性，這些地區的個案包括了美濃、楊梅和竹東等鄉下地區，可見語言的溝通在傳統的客家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為她們除了客家家庭的成員，社區鄰里的成員也會是需要用客語溝通，所以客語溝通對嫁入美濃、楊梅和竹東地區的個案而言是有影響的，特別是影響她們融入於客家家庭與社區的程度，尤其是楊梅地區的個案會認為自己會客家語，就會更容易成為客家人的一份子，因此提高了她們學習客語的動力與意願。不過在中壢地區的客家家庭閩南媳婦，較沒有客家社區的外在壓力，使用客語的主要目的

只在於和家庭內的長輩溝通上的需要，因此在中壢地區的個案，她們並不受客語溝通能力的影響，另外，客語在中壢地區的使用率相對不高，影響力並不大，所以她們學習動力不大，

也因為影響力的不同，使個案學習客語的動力與意願有很大差異。有關閩南婦女的客語溝通困境與調適情況的分析比較如下：

表 4-2 客家家庭閩南婦女客語溝通困境與調適

編號	個案	地區	年齡	與公婆同住	語言溝通的困境(不會客語的影響)	調適情況(客語學習狀況)
A1	小美	美濃	57	同住	影響很大	有意願學習很快學會客語
A2	小英	美濃	42	同住	影響很大	有意願學習很快學會客語
B1	小融	中壢	41	同住	影響不大	因為教學需要而學習客語
B2	小珍	中壢 (原竹東)	35	曾同住	影響很大	排斥學習客語
B3	小惠	中壢	34	同住	影響不大	懂一點客語
B4	小淑	中壢	45	否	影響不大	不會客語
B5	小兆	中壢	43	已逝	沒影響	沒機會學習
B6	小婷	中壢	40	是	影響不大	不會客語
C1	小娟	楊梅	60	曾同住	有影響	有意願學習學會客語
C2	小華	楊梅	52	同住	有影響	有意願學習學會客語
C3	小青	楊梅	42	同住	有影響	有意願學習學會客語
C4	小絹	楊梅	41	是	有影響	原本就會一些客語
C5	小錦	楊梅	40	是	有影響	有意願學習學會客語

在美濃地區、楊梅地區個案客語的溝通相對來的重要，一方面也是因為環境的影響，所以閩南婦女大致都能完成客語的學習，在語言上突破客語溝通的障礙。而中壢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則因為較沒有溝通上的需要，在學習客語的成效上並不理想，這

主要是中壢地區的客語使用率並不高，個案的學習語言狀況來說，主要受到外在環境需求的影響很大。

從個案中發現，留在客家鄉村的閩南女性較容易完成客家語的學習，而個案 B2 小珍，因為無法完成客語學習，而容易產生強烈的困境感，因此選擇搬遷到中壢，因為中壢地區較不會有客語溝通的需求。

二、調適過程與方式的差異

由於個案在面對不同困境時，會有不同的面對態度與處理方式，以下整理出個案在面對上述困境的調適狀況：

表 4-3 個案困境的調適

編號	個案	年齡	婚齡	地區	個案困境的調適
A1	小美	57	25	美濃	學會客語與客家菜而融入家庭與社區。 靠著自我調適，轉變自己的念頭與心境。 努力克服族群、語言、烹飪等問題，透過各種方式與客家婆婆相處，希望贏得婆婆對她的認同。 最後由於細心耐心照顧病房中的婆婆而獲得肯定。
A2	小英	42	7	美濃	在決定做客家媳婦的意志下，經過了一段自我調適，也渡過初期壓力較大的階段，慢慢適應了客家村的生活，最後覺得自己有受到肯定，因而更進一步學習語言，完全融入客家文化。
B1	小融	41	12	中壢	小融較能融入於客家文化，與婆媳之間關係良好，但她也經歷了自己內在調適歷程，慢慢以”修”的觀念，不計較太多的態度去生活，也接受客家丈夫較大男人的自我意識。
B2	小珍	35	4	中壢	小珍在困境中的調適，產生很多困擾，因此搬離竹東。
B3	小	34	5	中	小惠在與上一代公婆因價值觀念的差異太大，也因為

	惠			壢	得不到肯定而產生失落感，間接影響其融入家家庭的意願。
B4	小淑	45	22	中壢	小淑在語言的部份，因為溝通機會不多，並沒有特別學會客語，在牲禮習俗上與飲食上是後來才慢慢習慣。
B5	小兆	43	18	中壢	小兆並沒有調適上的問題，倒是因為下一代的客家與閩南文化教育，而重新學習。
B6	小婷	40	10	中壢	在生活上的調適問題不大，她覺得要多學習，慢慢適應。
C1	小娟	60	39	楊梅	小娟因為嫁入客家家庭，所以在調適過程中，她把自己完全融合在客家家庭之中，以家庭為重心。
C2	小華	52	25	楊梅	小華覺得自己雖然有改變和努力調適自己更像客家人，但在本質和個性上，她仍然覺得自己比較有閩南人性格。在飲食上她慢慢改變家人的習慣，在家庭經濟上則是要求成員共同分擔家計。
C3	小青	42	18	楊梅	小青的方式是完全融入，以家庭為重的觀念，努力使自己成為標準客家媳婦，成為客家家庭的一員。
C4	小絹	41	14	楊梅	小絹從小在客家村長大，對客家人很瞭解的，並沒有不適應，她希望更進一步學習客家婦女的勤儉能幹。
C5	小錦	40	22	楊梅	小錦適應問題不大，但是自我改變很多，特別是節儉的個性，生活上的問題因為婆家規矩很多，因此婚後的生活圈變小，雖然她認為犧牲很多，但她選擇配合客家家庭。

在個案困境的調適過程中，除了個案 B2 小珍、B3 小惠在調適過程遇到挫折之外，其他的個案大部份都能夠透過自我轉變，來調適或克服所面臨的困境。從資料上，發現可以從年齡與區域的差異上來進行討論：

(一)年齡差異

個案的年齡超過 40 歲的閩南婦女，多半會傾向以家族為重心，她們比較願意為家庭而改變自己，也比較願意接受自己具有客家人的身份，持這樣想法與觀念，如

60歲的小娟，「我們這時代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給客家人，當然也算客家人了。……我原本是閩南人家庭出身，但是後半生都在客家家庭，所以也比較像客家人，……我當然是融入客家文化，因為我都已經嫁到客家村了，小孩子也都是在客家村長大啊！」

但年齡在40以下，比較傾向以自我為重心，她們認為時代的價值觀念已經改變，女性不再以夫家為重心，全盤接受他們的文化，而是應該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如34歲的小惠認為「我覺得閩客通婚對族群融合是有助益，不過這年代的觀念，現在不管是哪個文化的女人，感覺已不再像是過去嫁給什麼族群，全盤接受地就要做那個族群的標準媳婦；族群的味道不再那麼鮮明，而是看相互不同文化如何擦出不同的火花。」。因此她們仍然強烈的堅持自己的閩南人身份，不願意因為通婚而改變自己的族群身份，她們傾向認為族群文化應該是平等的交流，而不該是刻意改變自己去配合夫家，她們認為年代的觀念已經改變。另外如個案B2小珍在發生調適問題的時候，考慮以自我為中心，而選擇搬遷來改變環境，而不是自我改變，35歲的小珍覺得自己不需要為家族融合而犧牲，「為融合而犧牲，不需要吧！我不覺得要犧牲什麼，我也不會犧牲，我希望我的老公跟我一樣，但是他不可能跟我一樣，我們會協調出一個彼此共通的相處模式。」

不可否認，年齡的差異，會產生時代價值觀念的落差，因此在面對事件時，也會有不同的面對態度與處理方式。

(二)地區差異

在地區的差異上，可以發現偏向傳統客家鄉村的美濃地區與楊梅地區個案，在面對困境的態度與處理方式上，大都會傾向融入於客家家庭或社區中。但中壢地區的個案則比較有高度的自由與自主性，因此比較鄉村與都會的個案，發現她們在族群身份的認同態度上也有所不同。

第二節 抉擇與轉變

在研究中發現困境較高的個案中，如個案 A1 小美與個案 B2 小珍，其所產生的結果並不相同。在美濃地區的兩個個案中，她們所必須經歷的調適歷程包括：語言溝通、族群對立、族群個性差異等等問題，而她們都能順利的完成調適歷程，克服困境，並能融入於客家家庭與社區之中，她們本身不僅更能認同自己的客家媳婦身份，同時也努力爭取到外界對她們是客家媳婦的認同，在尋求客家認同的過程中，她們可能漸漸淡化過去閩南婦女的身份，而重新認識客家媳婦的角色期許，然後成為客家人心中的客家媳婦。如個案 A1 小美：「我想我應該已經成功的做到一個客家媳婦這樣一個角色，婆婆最後對我的認同我很感動。」

而楊梅地區的個案也全部選擇積極融入客家家庭，如個案 C1 小娟：「我當然是融入客家文化，因為我都已經嫁到客家村了，小孩子也都是在客家村長大啊!... 客家婦女就是比較勤儉持家，現在我就是傳統的客家婦女了。……我當然改變很多，像是勤勞、節儉、種菜、醃菜，其實要成為一個客家媳婦也不難，對了，我客語現在說得很好，其實我會說客語，別人會以為我是客家人，他們都忘記我是閩南人了，因為我已經在客家村那麼久了，別人也當我是客家人了。」

但未必每個個案都能順利的克服困境完成調適歷程，如個案 B2 小珍，並沒有順利完成自我改變的調適過程，在這樣的情況下，她選擇開放性的都會區如中壢地區，另外尋求獨立發展，小珍：「我從來沒想過要當客家媳婦，也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客家媳婦，標準的客家婦女或媳婦傳統的、刻板的印象就是感覺要很勤勞、很勤奮，要一直做一直做，所以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客家媳婦，我到目前為止一直都還沒有適應婆媳關係，到目前情況是互不干擾，……離開竹東已經很久了，竹東那裡算是客家鄉下，

說真的我很不適應，感覺自己很像外來人，不知不覺就會被孤立，……回去竹東老鄉，他們一定會用客家話，我呢？就變成聾子啞吧！那種感覺讓我很不是滋味，所以我無法調適，我也不會去勉強我自己去改變，去學，因為我已經沒有住在那裡了，我們最初是想到都市一點的地方發展，所以搬到中壢，而且中壢這裡比較沒有像鄉下，那裡感覺很有壓力。」

除了積極融入客家家庭或因為調適困難而離開客家家庭這兩種狀況之外，也有些個案採取較多元的認同，並積極向族群文化學習的態度，這些個案以中壢地區較多，如個案 B5 小兆：「我也沒有認同不認同的問題，如果環境是需要我配合的，要我成為客家人的一份子，我也可以接受啊！……我還是會告訴他們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閩南人，他們很習慣自己的雙重身份。」又如個案 B1 小融：「我覺得我剛好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說我是閩南人也 ok！說我是客家人也 ok！而且我覺得我可能兩種血統都有，我覺得這兩種族群很棒！……因為不論是什麼族群都應該要共融，我的想法是這樣的。……我會保留一些閩南人的特質，雖然我也接受客家文化，願意接受自己是客家媳婦，但我還是想保留閩南人的特質。」

根據以上個案的研究結果，發現了客家村閩南婦女的三種調適歷程的行為發展結果：第一種是努力完成調適歷程而定居於客家村，並積極融入客家家庭，成為客家家庭的一份子，她們傾向認同自己具有客家人的身份(如美濃與楊梅地區的個案)；第二種努力調適融入客家家庭，但仍然保有自己的閩南人身份，或是採取客家與閩南兩種身份的認同，基本上她們以多元族群身份認同的態度為主，並積極向族群文化學習，如中壢地區個案 B1 小融、B5 小兆等；第三種是無法順利完成調適歷程及客家身份認同，或是在觀念差異太多的情況下希望獨立的想法，而離開客家村，發展小家庭，並堅持自己閩南人身份，排斥客家人身份，如個案 B2 小珍。以下將這三種行為發展結果以圖示來說明：

(一)積極融入客家文化：以美濃地區與楊梅地區為例，大部份順利完成調適歷程，定居於客家村，積極融入客家家庭，一切以客家家庭為中心，她們有高度自我客家身份的認同，她們的調適過程模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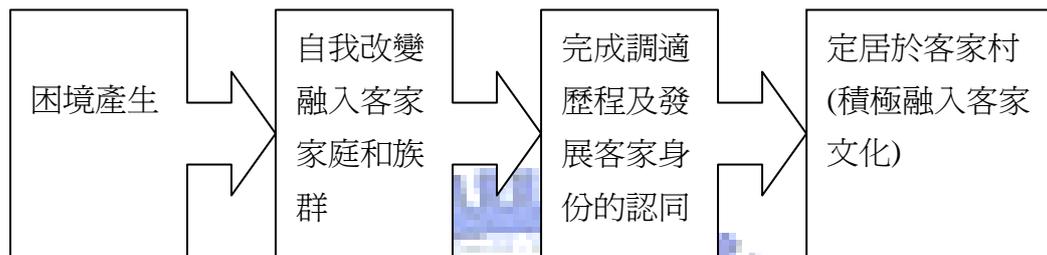


圖 4-1 調適過程與積極融入

(一)多元文化認同與學習：喜歡採取客家與閩南兩種身份認同，以多元族群身份認同為主，並積極向族群文化學習，希望以包容共存的觀念傳達給下一代，以中壢地區個案較多，她們的調適過程模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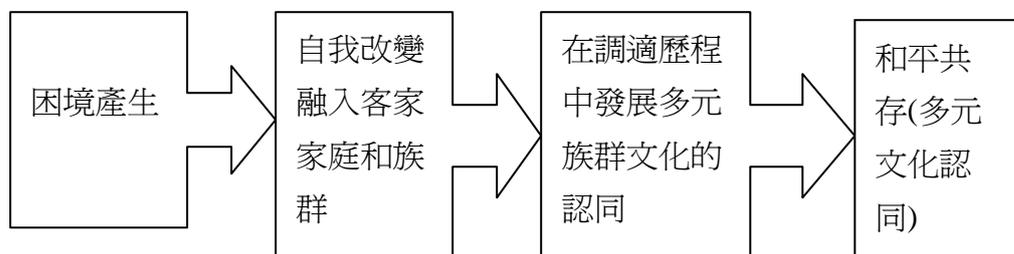


圖 4-2 調適過程與多元認同

(三)排斥現象：以個案 B2 小珍為例，無法順利完成自我改變的調適過程而離開客家村，而在其他地區發展小家庭，並堅持自己閩南人身份，其發展模式就會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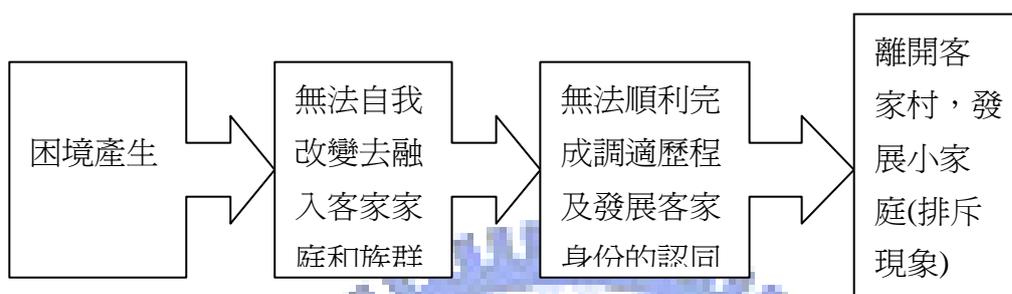


圖 4-3 調適過程與排斥現象

以上所發展的行爲模式，主要是從所有訪談個案歸類出來的結果。由於客家屬於弱勢族群，在他們的內部家族或村落，容易產生強烈的族群意識，與較高度的族群認同感，也因此對嫁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的個案而言，她們通常是要經過客家身份認同的調適階段，特別是在客家村的閩南婦女，就會積極學習語言去融入客家社區，她們認為學會客語會讓自己更像客家人，而不會被群體孤立，如個案 C3 小青：「我覺得學會客語之後，他們就會覺得你是客家的一份子，鄰居也會把你當客家人，我才有機會和她們聊更多的事，我覺得嫁到客家村，會不會客語還是有差，剛開始不懂客語，聽她們在說，就會覺得被排除在外，懂了之後，就比較能打成一片。」

不過在中壢都會區個案則不同於客家村，在中壢都會區閩客通婚的閩南婦女，無論是否有客家族群身份認同的問題，都不影響她們的處境，原因在於她們較具有自主性，她們多半可自由決定自己在兩種身份中的認同，對於客家文化她們抱持著多元開放的態度來吸收與學習，在中壢地區的個案，所表現的是多元的個人抉擇自由；但是

在傳統客家村個案的閩南婦女則比較須要融入與同化的歷程，但是在調適歷程發生困難時，也會發生像個案 B2 小珍，產生排斥現象，離開原本客家家庭尋求獨立發展。

在十三位受訪者中，大致都經歷過調適改變過程，並克服所面臨的困境。在調適過程改變較多的客家村的美濃地區與楊梅地區個案，她們在自我調適的改變過程中，比較容易發展出傾向於夫家一方的自我客家身份認同，由於中壢地區的閩南婦女自主性較高，她們容易發展出多元族群文化的觀念，其中個案 B2 小珍由竹東轉入中壢，則是因自我調適過程面臨無法突破的困擾，因此遷移至中壢地區，可見中壢地區可提供閩客通婚的閩南婦女更多元自主的空間，而留在客家村個案的閩南婦女需要較多的調適轉變，才比較容易融入客家村，所以較容易傾向發展出較高度的客家家族的歸屬感。



從面對困境的態度到調適過程的轉變，可以發現美濃與楊梅地區的個案在自我改變的過程中，會慢慢轉向對客家族群身份的認同，如個案 A1 小美：

我就自己改變，我要在這裡立足，我就要改變，就這麼簡單，如果我不改變，就無法在這裡立足，就是要離婚，可是離婚就沒有小孩，所以退回來，我只能配合她，她講再多難聽的話，就是把她當聖旨，這叫認命。

小美在獲得婆婆的肯定後，也慢慢發展出自己對客家媳婦這樣一個角色的認同感：

我到現在沒有說我婆婆不好，她人很好，也讓我盡了孝道，客家人說認命，只要認命就站得住腳，站久了，這個地方就是你的，我想我應該已經成功的做到一個客家媳婦這樣一個角色，婆婆最後對我的認同我很感動。

在訪談的個案中，可以發現一部份閩南婦女的族群身份認同，是會因為嫁入客家家庭而有所改變，閩南婦女在自我調適歷程中，她們會以學習語言、改變個性、調整飲食習慣等等方式，而使自己更融入客家家庭，成為客家家庭中的一份子，甚至完全接受自己具有客家人的身份，或者是她們在族群認同上會選擇多元的認同方式，也就是說可以是閩南人，也可以是客家人，例如在美濃與楊梅的客家村個案中，閩南婦女在嫁入客家家庭之後，在經過了生活價值觀的調適之後會慢慢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客家身份認同，她們會積極學會客家語，讓她們自己更能融入於客家社區的環境，以便得到外界或家族中對她們身為客家媳婦的認同，而她們的客家身份認同也會更因此強化，但是相反的，如果個案的客家身份認同無法形成，也很可能在家族融合過程中產生問題，而選擇離開原來的客家村，獨立發展為小家庭。

然而在都會中壢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對於族群認同有較高度的自主性，她們比較不需要改變自己原本的閩南女性立場，也不一定要接受自己具有客家人的身份，才能使自己進一步的融合於客家家庭中。所以都會區個案的閩客通婚女性，比較容易呈現出文化多元發展的特色，另一方面中壢地區個案的客家家庭在都會區頻繁的閩客通婚率下，客家家庭也較能接受文化多元的觀念，他們的思想也比較開放、自由與民主。

過去以「原生論/根基論」(primordialism)為族群論述主體的學者認為族群認同的基礎在於人類一出生時的根本賦予，特別是族群成員之間的原生連帶，如血緣、祖源、共同文化等是族群團體形成與凝聚的主要因素。不過研究者也認為這些傳統性、歸屬性的社會連帶是現代的障礙，1960年代以後研究學者逐漸轉向「情境論」

(situationalism)的論述方向來詮釋現代社會的族群關係，其中情境性的族群認同感 (situational ethnicity) 是很重要的因素，情境性的族群認同會受到族群關係互動的影響，行動者基於對族群差異的認知與瞭解而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認同，主要是依他個人主觀認知或情境詮釋，或外在的期待等等因素，族群成員在互動社會中產生區辨選擇，並隨新的文化或利益考量形成新的族群邊界(王甫昌 2002：1-2;王雯君 2005：122-123)。而 Joane Nagel (2003) 認為個人的族群認同是情境妥協下的狀態，決定在於個體所處的位置、個體自我的主觀認知、外在觀感等，個人擁有一個族群認同的組合選擇，在不同情境下顯現不同的族群認同，所以個人的族群身份是可以隨個人主觀或外在情境改變而有多重選擇(轉引自王雯君 2005：123-124)。情境論的認同認為族群認同不再只是固定不變的型態，而是會隨社會脈絡改變，在不同文化互動下的選擇與詮釋，因此對於閩客通婚的閩南婦女，是否可以發現族群邊界的移動或身份認同的轉變？她們的族群身份的自我認同又如何轉變與發展？她們採用怎樣的方式來詮釋自己的族群身份？

以下依地區個案的差異來討論閩南婦女的客家認同，首先從美濃地區個案來看：

表 4-4 美濃地區閩南婦女的客家身份認同

編號	個案	地區	年齡	(訪談資料)
A1	小美	美濃	57	只要認命就站得住腳，站久了，這個地方就是你的，我想我應該已經成功的做到一個客家媳婦這樣一個角色，婆婆最後對我的認同我很感動。
A2	小英	美濃	42	我要嫁過來的時候，我的貢寮師生都在笑我，睡那麼晚的人，怎麼會去那裡五點起床煮早餐，我有堅決的意志，我決定去做客家媳婦。

在這兩個美濃個案中，她們都努力爭取到外界對她們客家媳婦這樣一個角色的認

同與肯定，她們希望能透過融入客家家庭與客家社區來爭取到外界對於她們的肯定，她們傾向擁有客家身份角色(如客家媳婦)的認同。

而同是客家村的楊梅地區個案，也呈現傾向擁有客家身份的認同趨向，從訪談資料整理如下：

表 4-5 楊梅地區閩南婦女的客家身份認同

編號	個案	地區	年齡	(訪談資料)
C1	小娟	楊梅	60	<p>◎可以啊！我嫁到客家人的地方，也可以算客家人。</p> <p>◎我已經是客家媳婦了，而且算是標準的客家婦女了。</p> <p>◎我可以接受啊(接受自己是客家人)！我嫁到客家家庭已經很久了，所以也很像客家人了，應該說有客家人講話的地方，我就當自己是客家人，但是在閩南人的地方，我就是閩南人。</p> <p>◎我原本是閩南人家庭出身，但是後半生都在客家家庭，所以也比較像客家人。</p> <p>◎我覺得學會客語之後，他們就會覺得你是客家的一份子，鄰居也會把你當客家人，我才有機會和她們聊更多的事，我覺得嫁到客家村，會不會客語還是有差，剛開始不懂客語，聽她們在說，就會覺得被排除在外，懂了之後，就比較能打成一片。</p> <p>◎我們這時代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給客家人，當然也算客家人了。</p>
C2	小華	楊梅	52	<p>◎我有努力啊！讓自己成為標準的客家婦女，也認同自己是客家媳婦啊！標準的客家婦女就是要節儉要勤勞。</p> <p>◎接受啊！因為我已經嫁到客家家庭，我的人生歲月有一半以上要在客家村和客家家庭渡過，所以我也可以算是客家人，至少算客家媳婦吧！</p> <p>◎我的改變應該就是學會客家語，也學會了客家料</p>

				理，也算是一個客家媳婦。
C3	小青	楊梅	42	<p>◎我可以接受(接受自己是客家人)，客家人也沒什麼不好啊！努力、勤勞、節儉。</p> <p>◎其實我很努力達到這樣的標準，可能客家人心中對媳婦有一些標準，但是我就是想做到和客家媳婦一樣，也很想讓他們知道閩南人的優點，真誠、善良、好相處，我覺得娶閩南媳婦和客家媳婦是一樣的，客家媳婦可以做到的，我也一樣可以。</p> <p>◎既然已經嫁給了客家人，就應當瞭解如何做好客家人的媳婦，這才比較重要。</p> <p>◎我認同啊！因為嫁進來就是客家媳婦，應該融入家庭，客家媳婦和當閩南媳婦的差異不大，而且我也努力讓自己成為客家媳婦，盡自己所能對父母孝順。</p>
C4	小絹	楊梅	41	<p>◎我覺得兩者差異不大，我可以認同自己是客家媳婦，我希望自己能做好客家媳婦。</p> <p>◎可以的，我可以接受自己是客家人，因為我從小也在客家村長大，我並沒有因為我是閩南人而被排擠。</p> <p>◎我並沒有什麼難調適的問題，可能我一直和客家人相處，也會說客家話，說真的，除了不是特別勤儉的性格以外，我覺得自己跟客家人沒有什麼不一樣，要說我是客家媳婦也不為過，沒有人會特別注意我是閩南人或閩南媳婦。</p> <p>◎我覺得客家婦女的獨立性很高，我會希望有這樣的性格。所以我覺得自己也有一些改變，像是勤勞、獨立等等。</p>
C5	小錦	楊梅	40	<p>◎我也認同自己是客家媳婦啊！標準的客家婦女就是要節儉要勤勞。</p> <p>◎我接受啊(接受自己是客家人)！我覺得自己一半是客家人。</p> <p>◎我覺得學會客語之後，他們就會覺得你是客家的一份子，鄰居也會把你當客家人，我才有機會和她們聊更多的事，我覺得嫁到客家村，會不會客語還是有差，剛開始不懂客語，聽她們在說，就會覺得被排除在外，懂了之後，就比較能打成一片。</p>

在楊梅地區的個案中發現，她們因為閩客通婚，而發展出自己的客家身份的族群認同是非常明顯的，所以個案的客家身份認同很容易因為婚姻關係而產生，這主要原因是她們的態度是以夫家為重心，以融入家庭為目標，在這樣的過程中，她們會希望外界認定她們具有客家族群身份，如她們會客家語，使自己更接近客家婦女，而可以融入社區之中，成為客家社區的一份子，或是學習客家媳婦的勤勞節儉，使自己符合客家媳婦的標準，以獲得家族的肯定。

然而中壢地區的個案在族群身份認同的觀點上，並不同於客家村的美濃與楊梅地區個案，訪談資料整理如下：

表 4-6 中壢地區閩南婦女的客家身份認同

編號	個案	地區	年齡	(訪談資料)
B1	小融	中壢	41	<p>◎我認同自己是客家媳婦啊！而且我可能真的有客家血統，我覺得當客家媳婦和當閩南媳婦是有些差異，我喜歡當客家媳婦的原因是他們有分輩份。</p> <p>◎我覺得要成為標準的客家媳婦就是要勤勞，我覺得客家人有一些特質很好，很勤儉，應該說很儉樸，很勤勞，我也覺得這是做人的基本，一個人如果能克勤克儉，他就是一個成功的人，但是也不要太過了，虐待自己也不好。</p> <p>◎我覺得我剛好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說我是閩南人也ok！說我是客家人也ok！而且我覺得我可能兩種血統都有，我覺得這兩種族群很棒！是因為我沒有什麼樣族群的感覺，因為不論是什麼族群都應該要共融，我的想法是這樣的。</p>
B2	小珍	中壢 (竹東)	35	◎我從來沒想過要當客家媳婦，也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客家媳婦，標準的客家婦女或媳婦傳統的、刻板的印象就是感覺要很勤勞、很勤奮，要一直做一直做，所以我從

				<p>來不認為自己是客家媳婦。</p> <p>◎我沒有什麼族群認同的問題，但是如果有人問我是什麼人，我當然會說我是閩南人，我覺得認同問題要到第二代才會有，我的孩子才會出現認同的問題，因為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閩南人。</p> <p>◎我不接受我是客家人或客家媳婦這樣的說法，因為我不是客家人，也不是傳統客家媳婦，我就是閩南人啊！</p> <p>◎不，我不是客家人，本來就不是客家人，沒有為什麼啊！</p> <p>◎當然是閩南人啊！我就是閩南人啊！沒有為什麼。</p>
B3	小惠	中壢	34	<p>問：如果族群認同可以複選，您覺得您是什麼族群的人？為什麼？</p> <p>答：閩南人，因為習慣。</p> <p>問：如果有人說您是客家人，您接不接受？為什麼？</p> <p>答：不接受，因為我真的不是。</p> <p>問：您覺得您既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嗎？為什麼？</p> <p>答：不是，因為我不太會講客家話，較難認同自己是。</p> <p>◎我有接受客家文化，但不會想成為客家人心中標準的媳婦，是會保留自己就是閩南人的特質。</p>
B4	小淑	中壢	45	<p>◎閩南人客家人都一家親，都好。</p> <p>◎可以啊！我算客家媳婦，說我是客家人也可啊！</p> <p>◎是的，我覺得自己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為什麼喔！因為我也有努力吸收客家文化啊！而且我覺得自己蠻融入的，我跟我先生、公婆都處得不錯啊！是客家人也沒什麼不好啊！</p>
B5	小兆	中壢	43	<p>◎我沒有族群認同的問題，認同不認同自己是客家媳婦這問題，我覺得嫁給客家人就入境隨俗啊！</p> <p>◎所以我也沒有認同不認同的問題，如果環境是需要我配合的，要我成為客家人的一份子，我也可以接受啊！只是我們家庭很單純，公婆也不在世了，先生又不是很重視這方面，生意人總是交友廣闊，也不一定拘泥在自己的傳統觀念，所以應該說我很自由吧！</p> <p>◎我覺得閩南客家都可以，說我是客家人也可以，因為我隨先生那裡決定，只是我對客語也不熟。</p>

B6	小婷	中壢	40	<p>問：如果族群認同可以複選，您覺得您是什麼族群的人？爲什麼？</p> <p>答：閩南人。</p> <p>問：如果有人說您是客家人，您接不接受？爲什麼？</p> <p>答：沒辦法，我不是。</p> <p>問：您覺得您既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嗎？爲什麼？</p> <p>答：我是閩南人啊！</p> <p>◎我覺得多融入客家文化會比較好，雖然我懂得不多，但配合家族比較好，我覺得我應該多吸收客家文化。</p> <p>◎族群意識淡一點比較好，要有國際觀比較重要。</p>

中壢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呈現的族群認同較自主性，她們對於客家身份的認同度並不一致，這決定於她們個人的自由選擇，而呈現多元分歧性，一部份採取族群相互包容的態度，不希望特意區分；一部份會堅持自己原本的閩南人身份認同，她們的態度壁壘分明，特別是在調適歷程中發生問題的個案，更是無法產生客家身份的認同，因而更堅持自己原本的閩南人身份。

比較三個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的客家身份認同度，發現個案中閩南婦女的客家認同與調適歷程會呈現鄉村與都市的區域差別性，客家村的美濃地區個案中的閩南婦女在困境的調適過程中，都選擇認同自己的客家身份；楊梅地區個案中的閩南婦女也會在調適過程不斷轉向自己對客家身份的認同。

而自由度較高的中壢地區個案，閩南婦女的客家認同則是隨個人意志決定，他們對自己是否有客家人的身份認同，在態度上呈現比較分歧的狀態，一種是不希望特意區分族群的態度，一種則是很明確的堅持自己閩南人的身份。而個案 B2 小珍則因爲在竹東客家村調適過程發生困難，於是遷入較開放的中壢地區。

第四節 閩客通婚與族群融合的未來發展樣貌

在受訪個案中，閩客通婚的閩南婦女對客家身份認同程度也是影響族群融合與發展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個案中，愈傾向於融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愈容易發展出自我客家族群身份的認同，這些影響了她們對下一代教育是以客家文化或客家族群為重心，在之前的個案討論中，發現客家村的閩客通婚的閩南女性傾向於被客家文化所同化，美濃與楊梅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將自我身份認同，為了融入於夫家家庭，而有所調整與改變。

而中壢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則是在保有原本閩南族群身份下，再融入客家文化。中壢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表現出極高度的自主權，無論是選擇客家身份認同或是堅持原本的閩南認同，她們能夠依自己的觀點來發展族群融合的型態，特別是她們對文化的接受態度，表現出較多元宏觀的視野，她們覺得不須隱匿自己的閩南身份來配合夫家，但大部份仍然對客家文化表示接納與學習的態度，同時也認為下一代就應該接受兩種文化，她們認為多元的接收不同文化是有助於下一代的人際關係與族群融合的。如中壢地區的個案 B5 小兆：

現代人觀念都很 open，沒有什麼包袱。族群融合的貢獻嘛！大概下一代會有影響，他們會吸收到兩種文化的特色，會比較容易融合，至少我覺得我們給他們的比較多不同的東西。……我比較希望是多元的，現代的，豐富的，也不一定要認定客家人或閩南人，我覺得就是做好自己。……也許就是讓家庭的組合更多元更民主吧！我會希望小孩說他們是客家人也是閩南人，讓自己擁有雙重身份。……我會互相平衡，將兩種文化都保留給下一代，讓他們都去學都去認識

什麼是客家文化，什麼又是閩南文化，讓他們都能接收到多元性的文化內涵，這樣他們會懂得比別人多。

由於中壢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具有高度的族群認同自由，因此她們對下一代的教育也容易呈現文化多元的發展：

不知道有什麼影響，也許就是教育下一代的觀念，讓他們更多元，更懂得欣賞不同的文化，教他們要學習別人好的，態度要開放，接受不一樣的東西。最重要的是不要分你我，要一家人的感覺，也不要對立，說別人是不是臺灣人，哪裡人，我覺得就是教育下一代懂得多樣的接收，臺灣是很多元啊！很多族群啊！不管哪裡來，大家都要團結，和諧相處，打成一片，我希望給小孩的觀念就是這樣。(B5 小兆)

不要有分裂的感覺，以我來說，我就是接受臺灣有不同的族群，態度要開放，心胸要大，有包容力，不是說會說方言，會說台語客語等等，才叫台灣人，所以我給小孩的觀念很開放，很大就對了，反正就是這樣。(B5 小兆)

會啊，我都有讓他們學，客語、閩南語都有，還有我喜歡帶他們去看古厝，認識祖譜上面的故事。……我想我會強調每個族群的優點，讓他們都瞭解，也都學習。……我努力融入客家文化，當然也希望我的下一代都能瞭解客家文化與閩南文化都屬於他們的文化。(B1 小融)

在下一代的族群認同上，中壢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會讓下一代知道他們具有兩種

族群的融合，她們持以對等的立場：

「閩南人」或「客家人」我都沒有意見，他們應該都有吧！因為爸爸是客家人，媽媽是閩南人啊！所以他們才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啊！兩種身份！……我可以接受客家文化，但是我無法成為客家人心中標準的媳婦，我覺得對我而言太難了，我寧可放棄，我覺得我們自己的家庭就是應該要求閩南文化和客家文化，我覺得他們都可以學習，例如去外婆家也可以懂閩南語啊！看布袋戲啊！歌仔戲啊！也可以學客家歌啊！同時都接受兩種，……我想我會保留自己的閩南人的文化，但是我不會特別去強調，其實不管是客家文化或是閩南文化，我覺得就是自然嘛！讓小孩子自然去學習啊！（B2 小珍）

但是在個案中，筆者認為，族群身份認同會因為區域、情境而改變，個案中閩南婦女對族群認同身份的彈性與變異性都非常大：

如果我們是住在原來那個客家村落，我就會覺得他們是客家人，但是他們如果是被我父母他們帶大，我就會覺得他們是閩南人，我覺得這個跟從小生長的环境有很大的關係，生長的环境會決定他們的族群，但是若是我自己帶，我可能不會特別去說什麼族群，我可能就跟他們講說，我們就是臺灣人啊！臺灣人本來就有閩南跟客家族群啊！（B2 小珍）

然而不同於中壢都會地區，楊梅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她們對下一代的教育比較傾向於客家文化傳承與客家人身份認定，下一代的族群認同也大部份以客家族群為主，她們很可能在調適過程中慢慢隱匿原本閩南的族群身份，來配合客家家庭的傳承：

我有兩個女兒，她們覺得自己是客家人，我都告訴她們，自己就是客家人，長大之後，也讓她們知道如何當客家人的媳婦，最後她們都嫁給客家人，不過她們現在不像我們那個時候，公公婆婆沒要求那麼多，但是她們從小也是這樣辛苦過，所以嫁給客家人都能適應。……她們從小都在客家村長大，對客家文化都很瞭解，……我想她們就是接觸客家文化而已，她們對閩南文化不太瞭解。(C1 小娟)

他們是客家人，我會這樣告訴他們，我也很少提到我是閩南人的事，除了會說閩南語，不過我也會說客語，大部份他們會覺得我也是客家人，孩子沒有族群困擾，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就是客家人。……我主要會讓孩子承襲客家文化和美德，但是也會灌輸他們閩南人的優點。……孩子會以客家文化為主，但我會讓他們也欣賞或接受閩南文化。我覺得就是要包容力更大，更寬廣的心胸，所以我想他們會比較有接受和適應不同文化特色的能力。(C3 小青)

會以客家文化為主，他們爸爸會講客語給他們聽，然後翻譯，我先生很努力在教，公婆也會常常說。……都讓他們去瞭解吧！反正都是臺灣文化，又不一定要分那麼清楚。(C2 小華)

從閩客通婚後閩南婦女在調適歷程中的客家認同影響與族群融合的未來發展樣貌關係上，在客家村的楊梅、美濃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容易在調適歷程中同化於客家家庭文化，發展出較高度客家身份與文化的認同感，因此他們的下一代也比較傾向單一的客家文化傳承；而都會的中壠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她們容易發展出多重族群文化的認同觀，因此他們的下一代則容易發展出融合性的多元族群文化特色。其發展

關係可以大抵歸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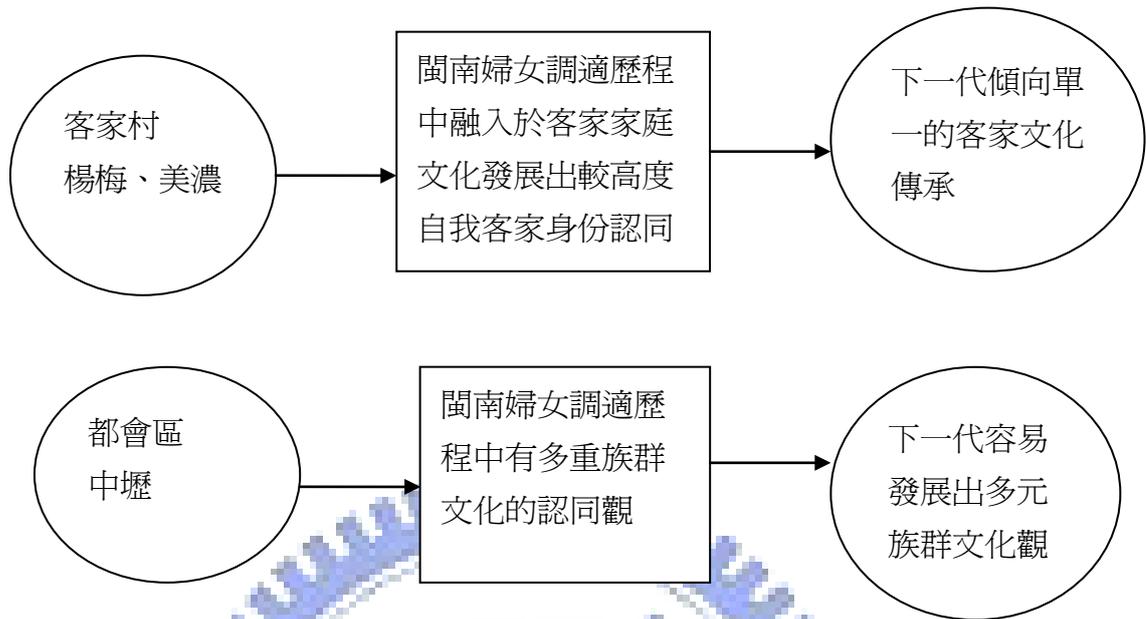


圖 4-5 閩客通婚後閩南婦女的客家身份認同與族群未來發展樣貌關係



第五章 結論

本章結論綜合個案探討中所發現的現象，包括影響個案面對困境的態度與處理方式、個案閩南婦女的态度與改變，以及其對下一代教育的影響是什麼。若從女性對家庭教育的影響層面來看未來客家文化的發展，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存在於閩南婦女對族群文化所持有的態度與看法。

從訪談資料的整理，歸納出以下觀點：一、個案所面對困境的態度與處理方式，會受時代觀念與城鄉差異因素而有不同。二、個案中的閩南婦女在自我改變與調適過程中，會選擇轉變內在自我心境，或改變外在環境。三、個案中的閩南婦女在改變與調適過程中容易發展出傾向夫家的族群身份認同，她們的族群身份自我認同容易受情境影響（如傳統性別差異的觀念容易使女性依夫家為重，這影響了她們對族群身份認同的態度）。四、個案中閩南婦女在族群身份認同上、客家家庭的融入程度上及對下一代的教育態度上，發現城市與鄉鎮的個案發展出不同的面貌。以下分別論述之：

一、個案所面對困境的態度與處理方式，會受時代觀念與城鄉差異因素而有不同：

在第四章個案分析與討論中，首先，在十三個個案當中，都發現她們有共同或不同的困境，針對個案的困境歸納出下列問題，其中包括：(一)歧視與排斥、(二)刻板印象、(三)兩性觀念差異、(四)飲食習慣、(五)價值觀念、(六)風俗習慣、(七)語言溝通。

在調適過程中，則發現個案在面對不同困境時，會有不同的面對態度與處理方式，而她們面對的態度與處理方式，在資料分析上，可以從年齡與區域的差異上來討論。

在十三個個案當中，除了個案 B2 小珍與 B3 小惠之外，其餘個案較能透過自我

改變的方式融入於家庭，同時年齡較輕的個案 B2 小珍與 B3 小惠，也比較強調她們的女性自主權，她們不認為通婚的女性應該全盤的改變自我去配合夫家，亦不用特別犧牲自我來成全家族的融合，對於兩種族群的融合她們持以平等的態度與立場，這與其他個案偏向夫家家族為重心的態度是不同的。

另外區域的差異上，鄉鎮地區的美濃與楊梅地區個案，她們考慮改變自己，如學習語言、客家菜，使自己變成更勤儉的客家婦女，她們較傾向於融入客家社區與客家家庭的態度，而在中壢地區的個案是比較分歧的，容易隨個人意願與態度來決定，較感受不到偏向夫家為主的一致性。

在語言溝通上，則明顯出現城鄉的差異性，在鄉鎮地區的美濃與楊梅地區個案，學習客語的動力與意願較強，效果也較好；在中壢地區的個案則因客語溝通影響較小，使得學習客語的動力與意願較弱，效果不顯著。

二、個案中的閩南婦女在自我改變與調適過程中，會選擇轉變內在自我心境，或改變外在環境：

在研究中發現困境較高的個案中，發展出兩種行為模式，第一種是以自我內在改變，努力完成調適過程而定居於客家村，她們是較傾向認同自己具有客家人身份的個案；第二種是無法順利完成調適過程，或是觀念差異太多的情況下，希望獨立發展小家庭的想法，而離開客家村，因此比較堅持自己原本的閩南人身份。

前者所發展出來的是以夫家族群歸屬為重心，以自我改變去配合或融入家庭，因此經歷內在自我改變，重視與家族的歸屬感；後者則是堅持自我原本的觀念與態度，在無法配合與融入的情況下，選擇外在環境的改變，也就是搬遷，從客家村遷出，移入自由度較高的都會地區。

三、個案中的閩南婦女在改變與調適過程中容易發展出傾向夫家的族群身份認同，她們的族群身份自我認同容易受情境影響（如傳統性別差異的觀念容易使女性以夫家為重，這影響了她們對族群身份認同的態度）：

從面對困境的態度到調適過程的轉變，可以發現美濃、楊梅地區與部份中壢地區的個案中，她們在自我改變的過程中，會慢慢轉向對客家族群身份的認同。在研究中發現，個案中的閩南婦女在嫁入客家家庭之後會容易改變自己的族群身份，而去融合在客家的傳統文化、信念、價值、風俗習慣及道德規範，並感覺自己是這個客家群體的一部份，隨著個人在族群的時間愈久，她們個人的生命歷程的逐漸改變，以趨近或同化於客家族群。事實上，族群的基礎建立在文化的相似性(在同一個族群的各個成員中)與文化相異性(介於這個群體和其他群體間)之上，當一群人為自己主張某個族群身份，且受別人認定具備那種身份時，就可以說這個族群存在著。在任何一個文化中，一個族群的成員具有一些共同的信念、價值、風俗習慣及道德規範，一個族群可能具有的各種標記包括了：一個集團的名稱、共同祖先的信念、一種凝聚感，與一塊特定土地的連結關係，例如故鄉，這是一群體可能擁有或已經失去的地方。族群身份指的是認同於一個被社會所認定的族群，並感覺自己是這個群體的一部份，人們依附於某個族群認同，其重要程度的改變，可能反映著許多社會變遷或是個人生命歷程的改變。(Kottak 2007：100-104)

即使在自主性較高的中壢地區，閩南婦女在保有自己閩南族群認同的同時，傾向於吸收與接納客家文化，她們以多元化或雙重身份的認定，在某程度上達到融合，這樣的融合過程，發展出較廣大的族群概念(如臺灣人或新臺灣人)，她們往往不喜歡被界定在狹隘的族群分界裡(如客家人、閩南人、本省人、外省人的區別)，而希望以更廣義的族群概念來發展，所以她們認為客家與閩南應該是一體的，一家親的概念。唯獨少數個案沒有發展出自我對客家身份的認同，但是她們並不排斥吸收客家文化，她

們可能是在調適歷程中出現了問題，因而無法突破困境，如語言、個性等等，在這樣的情況下她們會強烈的堅持自我原本的閩南身份認同，也對下一代強調自己是閩南人的身份。

訪談的結果認為個案的閩南婦女傾向男方的族群認同，她們容易隨情境改變自己的認同，更直接的說，族群分界並非她們所重視的，家庭的融合才是她們所關切的。

如個案 B6 小婷：

我會為家庭去改變或犧牲一些，我覺得我來改變比較單純也比較簡單，像我就會改變購物的方式，比較會精打細算啊！飲食習慣也會配合他們弄一些客家菜啊！融入很重要，家庭和諧比族群差別什麼的更重要。

個案的閩南婦女依環境情境的需求，容易接納自己為客家人，大部份嫁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會認為客家與閩南的差異不是很大，除非族群因素影響很大，例如公婆偏好客家媳婦，或排斥閩南人等特殊因素，不過在族群差異的困境中，有些閩南婦女會不斷調適自我去突破困境，爭取外界對她的認同，也就是她的客家媳婦身份。以美濃個案為例，兩位閩南婦女都是以不斷調適自我的方式，克服族群差異所產生的困境，最後讓外界或婆婆認同她們是理想的客家媳婦。而在楊梅地區的個案，閩南婦女努力學習語言及客家菜，或讓自己變得跟客家婦女一樣勤奮，她們認為自己一樣可以取代客家婦女，而且她們往往不特別強調自己的閩南族群身份，希望與客家村的社區鄰居打成一片，她們甚至認為會說客語、在客家村長期生活、生活習慣和客家文化融合之後，一樣可以有客家人的族群身份。

從閩南婦女的個案中，主觀自我認同的選擇是非常重要的，隨著生活情境的需要與改變，族群邊界的移動決定在不同文化互動下的選擇與詮釋，她們族群身份認同會

面臨改變與重組的過程。如個案 C1 小娟：

有幫助(指通婚對族群融合有幫助)，我們家人都互相學習改變啊！會去吸收對方優點，我的改變應該就是讓自己像一半的客家人，有些情況下，例如和先生客家親戚在一起，我就當自己是客家人啊！這樣不是比較融合嗎？回到娘家再回到閩南人啊！

有些個案中的閩南婦女對於族群包容度較廣，另一方面接受族群通婚的婦女，在族群的概念上，也傾向更廣義或包容的角度，特別是她們不喜歡被狹隘定義在某某族群的固定範疇之中，她們希望能擁有更多族群身份的認同或更廣義的詮釋。

不過，從傳統觀念中的性別差異，也可以瞭解到女性一般會以婚後的夫家為中心，所以通婚的情境，很容易改變女性對族群的認同態度，也就是說以女性的角色來看，她們多半是將自己依附於家庭或家族之中，正所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這樣傳統觀念仍然在部份個案中存在著，因此無論是怎樣的族群，女性在婚姻過程中，她們對族群認同態度的改變較大的原因就是「性別」上的差異，因為臺灣地區的男女婚姻觀，普遍仍然是以男方的家族為中心，所以女性自然會容易發展出傾向夫家的族群身份認同。故在探討女性對族群的認同態度改變時，我們必須在回到傳統性別觀念來思考，雖然這是一個講求男女平等的時代，但事實上在研究個案的婚姻過程中，傾向以男方為中心的個案還是比較多的。

四、個案中閩南婦女在族群身份認同上、客家家庭的融入程度上及對下一代的教育態度上，發現城市與鄉鎮的個案發展出不同的面貌。

在個案中，閩客通婚的閩南婦女對客家身份與客家文化認同程度也是影響族群

融合與發展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愈傾向於融入客家家庭的閩南婦女，愈容易發展出自我客家族群身份的認同，這些影響了她們對下一代的教育，容易以客家文化或客家族群為重心。而中壢地區個案的閩南婦女表現出極高度的自主權，無論什麼族群的身份認同，她們能夠依自己的觀點來發展族群融合型態，特別是她們對族群文化的態度，表現出較多元宏觀的視野，同時也認為下一代就應該接受兩種文化，她們認為多元的接收不同文化是有助於下一代的人際關係與族群融合的。¹⁶如個案B1 小融：

族群的融合本來就是要拋棄個人的成見，但是我覺得不是犧牲什麼，我覺得你選擇一個不同族群的對象，就要學著去欣賞去融入，將自己原有的特質再融入更好的，這就是貢獻啊！犧牲也許是必要，但是我不用這種想法，我一直抱持著互相欣賞學習的態度，同時我也覺得家族應該要有包容力，去吸收不同的文化，有一些新的文化帶來新的觀念。……閩客通婚對族群融合是有很大大助益的，因為透過長期相處的時間，才能真正瞭解彼此的點點滴滴，透過內化，彼此學習，非常有價值，如果有機會學習我會願意多吸收一些客家文化來教育下一代。

儘管在中壢地區以發展多元族群文化為特色，但是對某些閩南婦女而言，她們還是會努力去學習客家文化，使自己的下一代能擁有更多的文化資產，她們給下一代的觀念是更具融合性的族群觀：

¹⁶在族群多樣性的互動及共存狀態包括了同化(assimilation)與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模式，同化(assimilation)描述的是少數族群可能經歷的變遷過程，藉由同化，這個少數族群採借了這個主流文化的行為模式與規範，被整合到主流文化之中。而多元文化主義認為在一個區域之內維持文化多樣性，是一個可以追求的目標，而且是值得鼓勵的，多元文化與同化模型具有鮮明的對立關係，在同化觀點中，少數族群被期待融入主流之中，並放棄原先自己的傳統；多元文化則是為人類探尋彼此瞭解與互動的途徑，這並不是建立在相同的性質之上，而是對於多樣性的尊重，多元文化觀點強調了各族群之間的互動性，它認定每一個族群的貢獻，並且可以從其他族群學到一些東西(科塔克(Conrand Phillip Kottak) 2007：100-104)。

但是在此研究的少數族群是指閩南婦女在面對客家村文化的情境而論，在客家村的少數閩南婦女會同化或融合於客家文化或族群，這是本研究所採用的觀察角度。而且閩南婦女在嫁入客家村之後的同化可能性是很高的，她們大多會進行自我調適歷程，讓自己更符合客家族群的期待。

如果我真的能把客語學好，應該就會更融入，所以我還是會多聽多學客家語，改變方面，我就是學到很多的客家文化，這些我以前都不知道的習俗，我覺得能有這樣的生活學習機會很好呀！婚前我都不太注意客家習俗文化之類的，因為嫁給客家人，我常常會留意這些。(B4 小淑)

我覺得語言流失很可惜，但是現在社會太競爭了，要學的语言很多，英文日文等等，還要學那麼多鄉土語言，所以學校不是編成課程去教，既然是母語，就是要自然去學會呀！我鼓勵他(小孩)和老人家相處，和親戚互動，老人家自然的語言會教他們啊！我會希望這樣的語言學習很自然，是在人群互動中學會的，而不是透過教學課程，那樣太刻意很死板也很奇怪，語言是自然的，如果以尊敬大自然的態度來欣賞語言的美，也是很棒啊！(B1 小融)

個案中閩南婦女在嫁入客家家庭之後的困境與調適改變過程影響其在客家家庭的融合程度與下一代的教育，在田野調查的經驗中，筆者發現了客家村與都會區個案的困境與調適是具有程度上的差異，以美濃地區與中壢地區的田野調查經驗而言，發現受訪者可能因區域的差異，所以反應出的結果差異極大，在此極大的差異中，雖然年齡世代差異也是一種參考指標，不過在本研究的意義上，主要還是發現了地區性所形成的差異是比較鮮明的，於是後來選擇了介於美濃與中壢之間的楊梅，如果說美濃是一個傳統的客家村，那麼中壢就是一個現代化的客家都會區，介於傳統的客家村與現代化的客家都會區的就是楊梅客家村，它比美濃客家村開放，但又不如中壢那麼的都市化，也因此發現楊梅的閩南婦女的困境與調適狀態，也是比較介於美濃與中壢之間，它們沒有美濃來的保守，也沒有中壢來的自由開放。比較高度自由的中壢地區，

則是突顯了閩南婦女的自主性與對下一代教育的多元文化觀點，她們傾向尋找一個更廣大的族群視野來詮釋族群通婚後的融合現象，但以客家文化或閩南文化而言，都可能面臨式微消弱，但有可能發展出下一代更多元族群的認同觀點。

而在美濃地區與楊梅地區的閩南婦女會偏向夫家的客家認同，她們會選擇客家族群認同來融入家族之中，無論是學習語言或其他可能的改變，她們的族群認同會非常容易轉變，但她們不太強調自己原本的閩南族群，因此主要以融合而同化於家族為重心。

此外在中壢地區也發現了一個自竹東遷移的個案，由於竹東也是傳統的客家村，個案在無法適應客家村的生活時，亦會離開客家村尋求獨立發展，這個使筆者發現當閩南女性嫁入較傳統的客家村時，個體必須趨向同化的改變歷程，無論是自我調適或客家族群認同，都會影響其在客家家庭的融合程度。個案如果無法趨向自我改變歷程，就會期望在都會區尋求多元文化發展的空間。

而在下一代的族群文化教育中，傳統客家村的美濃地區與楊梅地區的閩客通婚的下一代會以客家認同為主。如：

我有兩個女兒，她們覺得自己是客家人，我都告訴她們，自己就是客家人，長大之後，也讓她們知道如何當客家人的媳婦，最後她們都嫁給客家人，不過她們現在不像我們那個時候，公公婆婆沒要求那麼多，但是她們從小也是這樣辛苦過，所以嫁給客家人都能適應。(C1 小娟)

然而在中壢地區閩客通婚的下一代，則可能出現雙重族群身份的認同，所以都會區的閩客通婚下一代的族群認同會比較多元：

我才發現我先生的台語竟然說的比客家語好，小孩子抱怨我說，我們到底是客家人還是閩南人，我說你們是新臺灣人啦!所以我覺得還是保留一些語言文化比較好。(B5 小兆)

由此可知，閩客通婚的文化在多元發展過程中，正如文化多元主義者主張：「對於社會上所存在的不同文化群體，應尊重其自主性，包容其差異性，使之並存而不相悖。因為，每個不同的群體所代表的文化，無論強弱興衰，均有其一定的價值，吾人如能彼此尊重、相互欣賞乃至學習，則人類文明必可迅速獲得擴展與提升。」(引自劉阿榮 2006：18)

總之，個案中的閩南婦女在自我改變與調適過程中，會選擇轉變內在自我心境，或改變外在環境，她們的族群身份自我認同容易受情境影響，容易發展出傾向夫家的族群身份認同，個案中閩南婦女所面對困境的態度與處理方式，受時代觀念與城鄉差異而有不同，影響她們在族群身份認同上、客家家庭的融入程度上及對下一代的教育態度上，城市與鄉鎮的個案發展出不同面貌，這些族群通婚所發展出的不同面貌，讓不同族群有更多深刻的互動，給彼此尊重、欣賞與學習的機會，豐富了社會文化更多樣的內涵。

參考書目

一、中文

Anderson, Benedict 著，吳叡人譯

2003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台北：時報出版。

Appleby, Joyce and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著，薛絢譯

1996 《歷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台北：正中出版。

Bartlett, Frederic C.著，黎煒譯

2003 《記憶：一個實驗的與社會的心理學研究》（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台北：昭明出版。

Giddens, Anthony 著，趙旭東、方文譯

2003 《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台北：左岸文化。

Howarth, Ken 著，陳瑛譯

2003 《口述歷史》（Oral History）。台北：播種者。

Kottak, Conrad Phillip 著，徐雨村譯

2007 《文化人類學：文化多樣性的探索》。台北：桂冠出版社。

Neuman, W. Lawrence 著，朱柔若譯

1997 《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台北：揚智出版。

Ritchie, Donald A.著，王芝芝譯

2003 《大家來作口述歷史》（Doing Oral History）。台北：遠流出版。

Strauss, Anselm and Juliet Corbin 著，徐宗國譯

- 2002 《質性研究概論》（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台北：巨流圖書。

王甫昌

- 1993a 光復後台灣漢人族群通婚的原因與形式初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集刊》，76: 43-96。
- 1993b 族群通婚的後果：省籍通婚對於族群同化的影響》，《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6(1)：231-267。
- 1998 〈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張茂桂等著）。台北：業強出版，頁 53-100。
- 2002 〈邁向臺灣族群關係的在地研究與理論：「族群與社會」專題導論〉，《臺灣社會學》第四期，頁 1-9。

- 2003 《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出版社。

王明珂

- 2001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

王雯君

- 2004 《閩客族群邊界的流動：通婚對女性族群記憶與認同的影響》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王雯君

- 2005 〈婚姻對女性族群認同的影響—以台灣閩客通婚為例〉《思與言》43 卷 2 期。頁 119-178。

李竹君

- 2002 《客家農村女性的勞動經驗與美德》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

房學嘉

- 2000 〈客家女性在宗族社會中的地位：以梅縣丙村溫氏仁厚祠為例〉，徐正光主編，《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 論文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 247-262。

林再復

- 1996 《閩南人》。台北，三民。

林素朱

- 2003 〈由閩客通婚的經驗看婦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兩性平等教育季刊，22，133-136。

林淑蕊

- 2005 《從三角關係看婆媳互動之調適歷程》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

林善垣

- 2005 《台灣客家婦女「族群女性觀」與社會的對話：一心客家歌謠合唱團的個案研究》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

林瑞珍

- 2004 《遠嫁似曾相識的他鄉－廣東梅州客家女子於台灣南部客家庄的生活》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林鶴玲、李香潔

- 1999 〈台灣閩、客、外省族群家庭中之性別資源配置〉，《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4)，頁 475-528。

胡幼慧

- 1996 《質性研究》。台北市：巨流圖書公司

徐正光

1994 〈臺灣的族群關係--以客家人爲主體的探討〉。客家文化研究通訊，69，1-25。

徐正光、鄭力軒

2002 〈當代台灣客家社會生活〉，《台灣客家族群史社會篇》。南投市：台灣省文獻會出版。頁 207-405。

徐兆泉編著

2001 《臺灣客家話辭典》。臺北：南天。

張典婉

2004 《台灣客家女性》，台北：玉山社。

張婷婷

2007 《外籍配偶與客家文化傳承》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張春興

1996 《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台北：東華。

張茂桂

1994 〈語言、族群與政治傾向：『閩南人』與『客家人』的比較〉，收錄於伊慶春編，《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頁 111-132。

張家碩

2004 《台灣族群接觸與其接納度之探討：以「接觸理論」爲研究途徑》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所。。

張維安

1994 〈客家婦女地位：以閩南族群爲對照的分析〉《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徐正光 彭欽清 羅肇錦主編。

張維安、王雯君

2005 〈客家意象：解構「嫁夫莫嫁客家郎」〉，《思與言》43（1）。台北：思與言雜誌社。

莊英章

1994 《家族與婚姻——台灣北部兩個閩客村落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莊英章、武雅士

1993 〈台灣北部閩、客婦女地位與生育率：一個理論假設的建構〉。收錄於莊英章、潘英海主編，《台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 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97-112。

莊慧君

2003 《婆媳衝突與調適心路歷程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

許泰悠

1997 《台灣的「閩客」關係——歷史、政治與人口區位之面向探討》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

許詩淇

2004 《婆媳關係之和諧類型與衝突轉化——以本土化動態模式為視角》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

陳秀琪

2001 〈客家母親稱謂的歷史背景及婦女角色〉《苗栗文獻》，2(16)，46-55。

陳明惠

2005 《美濃客家女性的性別角色與社會關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陳信木

- 2003 《台灣地區客家人口之婚配模式：世代、地理區域與社經地位比較分析》。
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陸緋雲

- 2002 〈性別與族群：客家婦女社會地位的反思與探討〉《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539-552。台北：行政院文建會。

彭尉榕

- 2004 《原客通婚的族群邊界與位階：地域、世代的比較分析》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黃佳蓉

- 2004 《從閩南歌謠探討台灣早期的婦女婚姻生活》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

楊文毅

- 2005 《尋找台灣客家的男性氣質—以桃園縣為例》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

溫美芳

- 2006 《客家族群認同感的經驗研究》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葉怡文

- 2004 《從女性主義看台灣客家婦女的社會地位》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葉桂玉

- 2004 《我與我的客家家庭-真實與理想》東吳大學心理學系。

廖秋娥

- 1989 《觀音鄉閩客村落的宗族組織與生活方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

劉阿榮



2006 《多元文化與族群關係》 台北：揚智。

劉還月

2000 《台灣的客家人》 台北：常民文化。

潘淑滿

2003 《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 台北：心理。

蔡沛婕

2001 《初為人媳角色轉換經驗之探討》 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

蔡淑鈴

1988 〈社會地位取得：山地、閩南及外省之比較〉《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專刊》
乙種之 20，1-44 頁。

鄭玉秀

2003 《從婆媳互動看台灣中產階層婦女覺知的家庭圖像》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
研究所碩士班。

鄧曉華

1995 〈閩客若干文化特徵的比較研究〉收錄於台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
265-283 頁。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蕭仁釗

2000 《負向生活事件因應歷程中性格與族群因素之影響——以客家族群為例》國
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博士。

賴碧華

1992 《客家已婚婦女家庭角色與生活滿意之研究》文化大學家政學系。

賴錦慧

1997 《族群通婚與族群觀--四季新村原住民婦女的經驗》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
與文化研究所。

謝淑玲

- 2005 《在臺客籍「印尼」與「大陸」配偶之客家認同比較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鍾易達

- 2006 《「家」裡尋「客」－閩南媽媽、客家爸爸與我》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顏錦珠

- 2002 《東南亞外籍新娘在台生活經驗與適應歷程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

蘇芳儀

- 2004 《一樣的婆婆 不一樣的媳婦 ～～台灣籍婆婆與其外籍媳婦的相處互動之研究》國立臺南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班。

二、西文

Barth, Fredrik (ed.)

-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Bonacich, Edna.

- 1973 "A Theory of Middleman Minor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547-559.

Constable, Nicole

- 2000 "Ethnicity and gender in Hakka studies."徐正光主編，第四屆國際客家

學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台北：365-396。

Hayes,E. Voice. In Hayes,E. & Plannery,D. D. (eds.)

2000 "Women as Learners : The Significance of Gender in Adult Learning"

p. 79-110. S.F. : Jossey-Bass.

Yinger, J. Milton

1981 "Toward a theory of assimilation and dissimilatio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4(3): 249-264.

五、網路

《臺灣原住民月刊》26期〈客家人在台灣的混血〉

<http://www.kgu.com.tw/minority/per/26/26-52.htm>(2008/2/12)



附錄一：訪談大綱

個案編號：

編號	個案	地區	年齡	婚齡	教育程度	職業	與公婆同住	小孩人數	配偶年齡	配偶職業

時間：

地點：

訪談次：第 次

基本資料：

問：戀愛或結婚的經過，如何認識與結婚？

戀愛或決定結婚時是否有考慮到閩客文化的差異？

閩南家庭的想法？

客家家庭的想法？

自己的想法？

一、生活差異的衝突

◎您在婚後覺得閩南與客家人最大的差異是什麼？這些對您生活上的有沒有形成困擾？例如：

- (1) 重大節日與祭祀儀式
- (2) 風俗禁忌
- (3) 飲食習慣
- (4) 價值觀念
- (5) 對族群的認同
- (6) 客家對閩南媳婦的角色觀感
- (7) 其他

請舉例說明：

二、語言的困境

◎您會客家語嗎？多久學會客家語言？

◎不會客家語時，與家人或鄰居相處，有遇到什麼問題嗎？

◎你在家中最常使用哪種語言溝通？（跟先生、跟小孩、跟公婆、娘家等）

◎您有沒有教您的小孩客語？有沒有教閩南語？爲什麼？小孩的語言能力如何？

◎您對客家話或閩南話流失的問題的看法爲何？

三、族群衝突

◎閩南家庭生活與客家家庭生活的差異爲何？能否適應？

◎您認爲客家人的性格跟原本自己閩南人的性格差異爲何？有沒有難以接受的地方？客家人的性格優缺點？閩南人的性格優缺點？

◎有被說過「河洛嬖」嗎？能接受嗎？你的感受是什麼？

◎會覺得客家人有客家人一定要娶客家人的觀念嘛？(會感受到客家人的排外嗎？)客家家族對於娶了閩南人的看法爲何？您認爲客家人對閩南媳婦的看法是？

◎是否曾經因爲族群意識與家人發生衝突，請說明舉例，您如何處理？

◎家人相處問題有哪些？是否曾經與家人發生衝突？如婆媳相處，您遇到了哪些問題？最無法適應的問題爲何？有覺得委屈的地方嗎？舉例說明。具體說明。

◎內心是否曾發生族群認同的問題？認同自己是客家媳婦嗎？您認爲當客家媳婦和當閩南媳婦的差異是在哪裡？如何才能成爲標準的客家婦女或媳婦，依您的觀點與看法？

◎如果族群認同可以複選，您覺得您是什麼族群的人？爲什麼？

◎如果有人說您是客家人，您接不接受？爲什麼？

四、改變和調適歷程？

◎您覺得自己嫁到客家家庭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關於前面所提到的不適應狀況如何調整？適應？多久後您覺得真正適應並融入客家家庭？

◎家人相處如何調適？多久後才適應婆媳關係？

◎您覺得嫁入客家家庭到現在最難調適的部份？您如何克服？

◎請說明您改變和調適歷程？

五、決擇

◎如果族群認同可以複選，您覺得您是什麼族群的人？爲什麼？

◎如果有人說您是客家人，您接不接受？爲什麼？

◎您覺得您既是閩南人也是客家人嗎？爲什麼？

◎您是否跟小孩講過「我們閩南人」或「我們客家人」這樣的話？什麼樣的情況？

◎您覺得自己應該完全接受客家文化成爲客家人心中標準的媳婦？還是保留自己就

是閩南人的特質，讓家人來瞭解閩南文化？

- ◎進入客家家庭之後，接受了兩種不同性格與文化的家庭，你希望是完全融入客家文化？還是保留自己的閩南文化給下一代？
- ◎客家婦女一直有很鮮明的性格？您覺得呢？您認為有哪些性格？您會希望自己具有客家婦女傳統的性格嗎？還是你喜歡原本閩南婦女的性格？
- ◎您覺得閩客通婚對族群融合是否有助益？對於閩客通婚，以您這樣一個身份，是否因為閩客通婚而經過一些內在改變的歷程？請分享您對這樣改變的看法為何？
- ◎您會為家庭的融合，族群的融合而犧牲嗎？你覺得自己是犧牲而成全家庭和諧，還是你改變的家庭成員的觀念來與你配合？你犧牲了什麼或改變了什麼？你為什麼做這樣的決定呢？您會認為自己的犧牲，對自己、對族群的融合有貢獻嗎？還是您有其他看法？

六、影響

- ◎您認為閩客通婚下，您的小孩是什麼族群的人？如果孩子問您，他自己是哪一個族群，你會如何回應？他們的反應如何？
- ◎您現在婚後對閩南與客家的族群概念與婚前有沒有差別？
- ◎您讓下一代如何認識自己的族群文化？只認識客家文化？或是閩客都有？您的做法是？
- ◎您教育下一代時，會強調客家文化嗎？還是強調閩南文化？或是淡化族群意識？您對此的想法是？
- ◎你覺得自己有影響原本的客家家庭的嗎？你影響了什麼？

附錄二

93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成果發表

單位(萬人)	總計(萬人)	多重認定為客家人 (萬人)	客家人口占總人口數 百分比(%)
臺閩地區	2,261.6	441.2	19.5
高雄縣	123.7	24.3	19.6
路竹鄉	5.4	0.5	8.9
桃源鄉	0.5	0.1	10.3
燕巢鄉	3.2	0.4	11.8
茂林鄉	0.2	0.0	12.1
梓官鄉	3.9	0.5	12.9
永安鄉	1.4	0.2	13.0
鳳山市	32.9	4.4	13.5
湖內鄉	2.8	0.4	14.0
岡山鎮	9.5	1.3	14.2
橋頭鄉	3.7	0.5	14.5
田寮鄉	0.9	0.1	15.2
彌陀鄉	2.1	0.3	15.4
大樹鄉	4.6	0.7	15.5
鳥松鄉	4.0	0.7	18.2
內門鄉	1.7	0.3	18.2
大寮鄉	11.4	2.2	19.6
茄萣鄉	3.3	0.6	19.6
大社鄉	3.2	0.7	20.1
甲仙鄉	0.9	0.2	20.5
仁武鄉	5.8	1.2	20.6
旗山鎮	4.3	0.9	20.7
阿蓮鄉	3.1	0.7	20.9
林園鄉	7.1	1.7	23.4
六龜鄉	1.6	0.5	32.7
三民鄉	0.3	0.1	35.8
杉林鄉	1.2	0.7	61.6
美濃鎮	4.6	4.2	92.7

單位(萬人)	總計(萬人)	多重認定為客家人 (萬人)	客家人口占總人口數 百分比(%)
臺閩地區	2,261.6	441.2	19.5
桃園縣	182.7	73.3	40.1
蘆竹鄉	11.4	1.6	14.2
復興鄉	1.1	0.2	17.4
八德市	16.9	3.1	18.1
大園鄉	7.9	1.6	20.9
桃園市	36.0	7.7	21.4
大溪鎮	8.5	2.2	26.5
龜山鄉	12.0	3.5	29.2
平鎮市	19.9	11.1	55.9
中壢市	34.0	19.3	56.8
龍潭鄉	11.0	6.4	57.9
觀音鄉	5.6	3.2	58.0
楊梅鎮	13.5	9.1	67.5
新屋鄉	5.0	4.1	83.4

93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成果發表

研究主辦單位：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研究受託單位：全國意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主持人：楊文山教授

(資料來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